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七〇册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荊川先生右編四十卷（一）

〔明〕唐順之輯　劉曰寧補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南京國子監刻本

右編序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撰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

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成敗愛惡利害情僞凶吉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處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

荊川先生右編序

明南京吏部右侍郎福唐葉向高撰

荊川先生之爲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關如所傳者多在于晚周先秦虞也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即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官倖幸奸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分門別類便于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公校焉問敘于余欽曰右編者

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為也論人之言辨別黑白指陳微慝搜抉社稷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為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嬰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

士不能為也上下二三千年間以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于茲編者僅僅如許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聯有合有過有不逮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進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

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謨之售于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曰論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于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

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則得失具存辨人則忠佞如見至于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雖黃尤深致意蓋微獨皁囊封事當奉為準繩即以備黼扆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于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庶

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効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

明主可與忠言蓋臣所宜平慮劉朱二先生之惓惓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余故因命敘而及之雖然吾有感于先生之自敘也宇宙棋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着而苦於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着而苦于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于譜者而用尚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余不佞請以茲編為息壤焉

荊川先生右編序

明翰林院修撰瑯琊焦竑撰

荊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為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轃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寍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為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蔵先生槀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余為

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黄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黄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亂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虞主人之奪稍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覽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迨勝國任士之所

勞謀臣之所畫凡為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衰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即有言未忠忠而未盡用者其留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遯蓋非特得進言之法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懵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奠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為嚆矢矣

刻右編敘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撰

右編者取右史紀言也余遊南雍之一年從太史焦公得抄本讀之知為毘陵未竟之業會太史居在秣陵而少司成朱公適來因略倣先生左編義例部勒銓補為四十卷其例起治道而君相而宮闈而方國而四夷而六官政事無不備載蓋宇宙一大機局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余謂謨訓亡然後奏議作漢去古未遠賈陸晁魏之流圖事揆策詞約事詳遠者僭秦為喻近則條上故事爾然匡衡劉向稍引經術陳寳諸人危言憤懟終漢之世蓋三變焉自是以降陸贄李德裕並以事理建赤

幟于唐然攜李賁皇之懇切終不足以當衡山之密語則所遇使然哉宋人連章累牘其指次何遂有加于漢之前箸而快以議論雜以援引斯又封事之一變矣蓋諸儒治江都之策而益譏其陋於是人人重于典要略于機宜陋其經德不回蓋亦有足多者斯亦歷代遞升降乎然余嘗臚列往事列次累黍一二而辨之大抵宣明通達之論極盛于開天大暢于中興至於久安之後恒落落焉此無它故人情晨起則振衣次則新治開天中興之際斯其時哉斯其時哉中才而涉世之小康愚者偷巧者諱迂濶之士好言無為人主亦習于豐亨而畏若曰當斯時也即有深慮知化之

言且謀以為無所當而不試不試則不表見故晏安無事之族治之終亂之始也曲突之計無功燎原之勢已極於是剖心流血解衣伏闕之徒譏切利害照耀天壤片言千古遂與謨訓争烈雖其言至今傳而終不收補天夬日之功由斯以談所謂一言九鼎豈虛語哉斯又猶季之明徵一代

之升降也劉子曰余讀右編輙撫卷太息云往余聞學士家言神明在人拘方者格泥法者窮嗟嗟是禍天下之旨也語不云乎前車不遠覆車繼軌是故兵之圖奕之譜醫之方治亂之鑑自三五而還其有能違之者否邪夫伸者引之緒也類者觸之機也奇正能生變而變不能出於于奇正

之外虛實縱橫道固相似即以為天下能事盡畢于此亦奚不可是故能者即異為同不能者執同成異泳曷病哉太學之教原本明德而推極于治平故指不足以析性命言不足以闡經濟則學官不列唐先生之為茲編與二三君子刪補考校發為義例蓋並以世局為經古人為緯思深哉

其有功于得失之林邪雖甚賢拾舍此何適焉即以列于學官可已編凡四十卷二千六百一十葉主校閱者丞武君紹祖博士董君應舉林君安都六館先生姚君光胄江君時中莊君毓慶陳君勳沈君琉李君諫陳君禹謨陳君繼芳石君雷董刻者簿張君本陳君桂林而別屬秣陵諸生沈

朝陽蒐遺臣謫歲乙巳長至書始成

右編序

明南京國子司業吳興朱國禎撰

謨訓誥命之辭爲至雅馴其臣精心以行與其君虛已以受咸三五之際于斯爲盛自情僞日闢變故日新議論日益熾闢者巧之實也新與熾者厭之媒也衰周之亮直無餘七國之滔滔莫救于是董江都賈

太傅以天人治安之說倡而後世豪傑之士敦誨之儒凡效忠于國者率以章奏進上下二三千年其人其言至不可枚舉荆川先生部分裁剪輯右編一書以資經世之局大司成劉公得其本賞之亟爲訂補勒成完書刻之監中不佞禎受而讀焉嘆曰此靖獻之準繩而學士大夫進退馳騁

之凋敝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先民
之事則于其燦然者矣凡人臣披肝瀝膽
觸佞批鱗慮人所不及慮譚人所不敢譚
當其時投契者十一齟齬者十九或獨與
衆違跡與親違甚者夫與人違迂濶狂悖
之誚無所不至迨夫事機已形徵驗不爽
如霜之必氷如雨之必溜又靡不咨嗟歎

息憐其忠而恨其朧此豈偶然之故哉天
下有聖人之人有聖人之心與言心之精
微非言之所能盡也而言之精微抉造化
之秘洩朕兆之萌肖心而出而人亦莫知
其然也天地間一種靈明之氣鍾于人人
得之而以舌與筆操國家得失理亂存亡
之數知者能言中庸者亦能言在位者能

言卑遠擯棄者亦能言有不言而悔無多
言而慙有言不必應而安無先憂過計而
反以為可恨至令一一按求之宇宙之局
面明指之精神躍然了然于心目之間得
者可失理者可亂存者可亡而所以得所
以救敗且亡者亦即在于擾攘艱危之際
謂其人而非聖人也則可謂其言而聖人

能易之則不可則是書之輯又豈偶然哉
書最詳于唐宋而宋家回伏朽蠹之狀尤
與
國朝相近不可不細讀嗟乎事出料外理
在圜中神明濬于巧心變化因乎方榮僭
先民之班班者坐而收之不出戶知天下
其視空談勦說白首窮年而無當實用者

竟何如也荅先生原以奕喻藥先生以傍
觀喻貨先生以醫喻而不佞又以地局喻
地之吉凶眞僞著書者最多舊讀一一可
晟雖有慧眼不曠覽原隰興衰之故取諸
家之書而繹之亦終歸于師心而杜撰奕
之譜也醫家形家之書也治天下之有章
奏也一也假如有謀王斷國之才而未睹
斯編其於學術竟何如矣

右編總目

卷一
治總一 漢
卷二
治總二 唐
卷三
治總三 宋
卷四
治總四 南宋 元
卷五
君一 修德
卷六
君二 務學 任賢
卷七
君三 求言 建都
卷八
相 相道 任相
卷九
將 爲將 用將
卷十

右編〈總目　四

右編總目終

右編〈總目　五

荊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一

治總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一

至言　賈山

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

此文大欲開[illegible]求有[illegible]氣而不用嚴罪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以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䬃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

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追厭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衞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陳政事疏　賈誼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誼時爲梁懷王太傅上疏陳時政

觀此文則同出有傳國湮不類矣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凡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

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

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頗挫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

右編 卷之一 九 李朝 四百八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總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
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彊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伍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

右編 卷之一 十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孼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胡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說文作櫌）毋
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
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
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
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
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
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
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
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
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今諸有作）禮義廉耻
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
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
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
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
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
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

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
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
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
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
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
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
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
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
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

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
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
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
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
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
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
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誡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
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
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
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
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
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
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
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以禮法對說教化）

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
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
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
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
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集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而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深納其言

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成功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德刑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
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
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
陰陽繆盭而妖孼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
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
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賢才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
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
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
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
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
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
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
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
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帝王務選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
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

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
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
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
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
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
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
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
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
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
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
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
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
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
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法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時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

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謬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

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

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賢良策　公孫弘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問治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

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受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物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言世務書　　嚴安

安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

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粮未見休息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弱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世務書　徐樂

武帝元朔初無終人徐樂上書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

者矣不安故易亂而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

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言得失疏　王吉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奏行便宜故事　魏相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減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灾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上言政事　貢禹

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人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於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亾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死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條災異封事　劉更生

更生後改名向元帝初即位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患若外戚許史放縱中書宦官恭顯弄權欲白罷之遂爲所譖下獄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冬地復震乃上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引詩書者當法此体）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
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右編　卷之一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
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
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
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
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
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
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
今賢不肖混淆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

右編　卷之一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
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
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
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
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
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
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
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
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
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
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
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
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
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
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
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
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

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
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
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
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
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

之甚者[illegible]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奏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政治得失疏　匡衡

（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右編　大卷之一　五十二　四百〇五　漢相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

右編　八卷之一　五十二　四百九　漢相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秪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脩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應詔策　谷永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飾身修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
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
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
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襃姒
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
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

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儀慎節游田之虞起居
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供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
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飾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襃姒周德降亡魯桓
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
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襃閻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阜交之類抑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堯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維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呈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

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

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民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

言時政疏　桓譚

譚沛國相人光武時爲議郎給事中上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

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日食疏陳三務　　馬融

融茂陵人安帝時爲議郎因日食求言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畏

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爭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限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莽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勤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

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
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
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
其遠則各相不大痰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
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
政不用良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
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
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

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
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
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
穡之艱又希遭陁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下弱以獲
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
以宣威踰溢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
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
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
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
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

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
人臣以爲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眞鎮守二方以
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論災異條便宜七事　　郎顗

順帝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
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
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
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方今時俗奢佚淺

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
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
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
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
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
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
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
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
苑脩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
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
邮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
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祗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
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旣解釋
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
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

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
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春之後
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
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
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
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
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
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
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擧牧守委任

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擧
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
綱數三公非臣之讐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
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鎖鼎鑊
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
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憖不識忌諱故出死忘
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

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
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
下此誠臣頭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
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
内傳曰人君奢侈修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

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微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淸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淸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

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

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二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

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
倖亦宜推臣之言以悟陛下盡善言古者合於今善
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遊臣言者臣當受苟
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
西方天兆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
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
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
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
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

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
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
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
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
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
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

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
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
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
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
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
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
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
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
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今值困之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
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
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
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
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
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
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
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

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復條陳便宜四事　郎　顗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
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從寬大之澤
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
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
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

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
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　陛下倦於萬
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
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收
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
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
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

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
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
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
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
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
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
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
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
明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
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
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
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
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
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予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爲政所宜對　李固

固漢中南鄭人順帝陽嘉初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因對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

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
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
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
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
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
外託謙黙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
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
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
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
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
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失得
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
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
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
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灾異陳時事疏　　劉陶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
灾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
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
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
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
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
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亾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
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

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妄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災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政論　崔寔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除爲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馬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馬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旣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

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條上七事　　　　蔡邕

請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歲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逆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黒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懐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謡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歳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歳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喩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減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虚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隠思慕情何縁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隠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虚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

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上青蛇封事　楊賜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之不建則有蛇龍之孼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

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復諫疏　楊賜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愼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槃游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影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愼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申鑒　荀悅

獻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奏之

大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

商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

治總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二

請更國制　傅奕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

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

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多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顚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武德言三事　孫伏伽

唐高祖武德初伏伽爲萬年縣法曹上表言三事其一

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淫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者不卻而受此

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胝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

論時政表　李綱

唐高祖武德間綱表論時事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進送道路不絕又斥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屬公主皆踰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喧籍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勑並行唯

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分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揉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畧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頹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懍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論創業傳祚諸事疏　馬周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周爲侍御史上疏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値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

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宴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論時政疏　　魏徵

太宗貞觀十一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論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强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

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

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當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怒神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陳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承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

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寘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
十思弘玆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
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
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
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論刑賞疏　魏徵

貞觀十一年五月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退上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
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
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
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
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
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
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
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
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
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
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
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
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
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
未弘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
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
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
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
措其手足以敝聖之聰明無微幽而不燭豈神有所
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

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
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
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
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
基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
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
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
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
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

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

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又論時政疏　魏徵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

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既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强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可怪强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金生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

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愼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

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君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上十漸疏　魏徵

貞觀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徵上疏極言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

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離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illegible]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白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敖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于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憂勤恐懼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而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仍賜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論治道疏

貞觀十四年上　　魏徵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也體不備為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

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朝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績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禮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

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於泉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無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

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
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
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
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
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
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
愛而知其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謂[illegible]
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
戰慄慄日愼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
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
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
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
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
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
所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
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
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

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爲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
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
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夫
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
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有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結
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踰况君臣契合寔同魚水
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
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

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
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
漢夫何足數焉

論時政書　柳澤

唐睿宗景雲間有詔言事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

項者因韋氏險詖之臣同惡賞罰紊施綱紀紛綸政
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
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
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

庶於將溺今龍髯飴背㰚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
聖朝之德音今陛下竊煩省循法明德與萬邦愷樂
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
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治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
慎之哉夫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
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

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
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
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
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
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
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
耳謬於心者無逮之以罰姑需之以道省于厥躬雖
木樸忌諱怨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
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思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
叶于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

陛下者遠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遠
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
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
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
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
遁末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
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忿書曰慎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
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

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
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
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
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
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
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
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
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
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

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誡頃者韋庶人樂安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
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
禍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
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
陛下何懲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所不免去其
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
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

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
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
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
服以勖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

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
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
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
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
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
亦當復談矣府宗善之

言十事　姚崇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
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觧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
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獻事表　元稹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以才識兼茂乃表獻事

臣稹言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叅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

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以直言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賢與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而不出進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幸之可也由是進見之者偏而不納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事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在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耳此而不亂其可得乎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

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切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

爲後嗣者豈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三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姿紹復前統卽位之日天下維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縣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清發承光之討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陵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弟脩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恩覃於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嵩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卽位以來旣周歲矣百辟卿士至

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爲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之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

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見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揚不及俄頃之間識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得陳理亂議教化哉其於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者言薄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致齒牙間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存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其者禀性駑鈍眛然無識然以當陛

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恒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恒品矣輒將月眛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之災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納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

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將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奏
表并事件以聞臣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罪死罪死
謹言

直諫書　劉允章

唐德宗建中初上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昌死上諫皇帝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
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
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
刳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

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
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
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胷放聲大哭殺身則
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登九五須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
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囹死深埋溝壑
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諭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
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昌死天庭

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織人以宰臣
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
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
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
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
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
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
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
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

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
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
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
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
税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
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
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

子不相救百姓有寃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𦵏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爵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欲臣之願畢矣臣懇擗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論奏當今切務狀　　陸贄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反帝幸奉天問贄以當今切務乃論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愼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冦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露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王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髪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温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忿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安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遥謹奏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其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偎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
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巳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
衷所懷承問輙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
鈇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替奏追
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
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慺
慺血誠復願披瀝頻煩黷冐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惓惓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
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
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巳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
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巳人必怨而叛上
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
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
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
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情乃固
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
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
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
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
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
敗莫若驗於巳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
在槩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
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
則曰稽于衆捨巳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
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巳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巳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巳行之跡鑑盛衰於巳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褫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于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以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

英斷之允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尋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昏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臣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懲德懲違觸類茲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煩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遂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頼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

前哲之耿光寖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機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倖亂朝忠義不違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佞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

遠慮者謂之迂誕警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關茸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讒禍機熾然熾然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讜之咈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假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

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

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于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見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

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與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監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廝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

惶怖死罪謹言

制策對　劉蕡

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上之右人莫敢言文宗改元太和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極言其禍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聽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

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

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
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
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
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𢿘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
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
俱非人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
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
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

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
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
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
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
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
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
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
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
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纖佞進股
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
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
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
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
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
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
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
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
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
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爲恨

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
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
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
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
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寺弑吴子餘祭不書
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
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
法正言履正道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
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
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

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
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
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
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
心之寄闕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
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
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
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
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

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
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
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
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
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繫天子征伐
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
袁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
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
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

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
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
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
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因其禍適足鉗
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
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
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
殿召當世賢相老成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
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于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虞舉
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
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
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
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
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
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
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
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

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畀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蔚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

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弁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罔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

庶歷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恵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已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已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

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

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

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

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棊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

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寃政可以移文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者罪在不

蔽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
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
臣不敢愛死者昔鼂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
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
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
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
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
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
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
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

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擧臣既
言之矣若迺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
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寔以臣親承聖問
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敎化之大端皇王之
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敎人恭奉宗廟以敎人孝
養高年以敎人悌長字百姓以敎人慈幼調元氣以
煦育扇太和于仁壽可以消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
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
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
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

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
天下敎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
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

是時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部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二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

治總三

荊川先生右編卷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三

論任人脩德之道各有五事 田錫

宋太宗端拱二年正月錫爲右拾遺直史館上言

陛下外任其人內脩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有五者內脩其德之道各有五焉謹列如左外任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有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則犬戎不能南下矣二曰伺邏邊事罷用小臣用小臣則邊情有隱而不盡知也臣伏見往來邊上者多闒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心而無愛君之實恐邊疆塗炭而不能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聞陛下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婦人任政荒淫不法陛下宜委邊上重募邊民諳練

番情者間諜番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番
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攻
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
腹陛下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
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
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陛
下首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虜旣
四海一統自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陛下之意皆
以貪其土地致犬戎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
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之矣然後得蕃人一

級者賜之帛得胡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
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脩其德者
五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竊以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寮屬漸廣秦併六
國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降及漢以至
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清介者止餘料俸貪濁者
又恣誅求是以約人命官斯爲中矣今百官之內三
班之中若備論冗食且恐迂廻有煩聽覽只如臣舊
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來聖朝命
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缺一事三年

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計之天下大
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
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
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重選舉伏自陛
下臨御以來力崇儒術親至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
備上自文士下及腐儒大則數十年之間便居富貴
小則數月之內便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
賜之數動踰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產抑亦耗三軍之
心臣亦其人固自言矣爾臣恐擐甲之士有使鶴之言
望陛下減儒官之賜均戰士之恩矣三曰信用大臣

參決機務蓋以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
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
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而來未之有此然而限以
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
列萬乘臨軒中書有平章之文密院有機務之奏三
司有出納之計歷階而進禮成而退爲定制也臣望
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
後行無容小臣間廁卽繫單于之頸斷匈奴之臂必
有人矣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臣以爲聖人無名
神人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旣喪功名始生

五帝之時不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討蠻夷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冊禍敗之本何莫由斯方今萬國駿奔四方康樂聖德被矣神功著矣唯玆北狄未服中原未靖以臣思之恐是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於大寶怠於萬機用廣聖謨以爲警戒陛下誠宜作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虜境竭蒼生之衆力矜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緩而圖也五曰禁止游手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產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民衆則土地闢土地闢則

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安矣方今雖務農桑尚多涼薄耕織者鮮矣衣食者衆矣加以飛芻輓粟之勞妨鑿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禦凶荒臣請陛下先問戶部則輸稅之家可見矣又問吏部則食祿之人可知矣又問兵部則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又問禮部則僧道蠹人者可明矣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其風俗務於田農則人力彊而邊民實也若輦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獨在外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

應詔論軍國大政五事　王禹偁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禹偁時爲刑部郎中上疏言五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

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邊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幷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

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

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人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脩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廕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

章伏望以舉揚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

猶月費三千斛歲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

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議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慼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務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覈選舉以塞其源禁僭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太公放 宜不結 襪足武 王事請 本並作 文近

答詔論時政

龐籍

仁宗天聖七年詔論時政籍時爲羣牧判官上疏

臣幸屬班聯獲當次對輙陳管見仰瀆纊旒內揣狂愚當從震殛臣聞服忠義者皆懷愛君之意被恩養者咸蓄報恩之心故有委幹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無故殞身而況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丁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韜默之秋實臣罄勵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倚祖宗之淳熙承慈聖之保祐積德彌盛涉道日深罄天咸寧而自謂未乂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招尊鯁臣虛受讜議不吝過舉恩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乖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近私而實公者祁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己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與羣臣之遜而不爲比周東漢之世立三互之法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若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者按驗無狀溫彥博奏其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元成奏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亡或未可知文皇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貞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憲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策語切直王涯是其舅時

為翰林學士任當復策不以舅甥之嫌而收之爲貴倖者所怒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親累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効也臣愚切窺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羣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羣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挾私狥情以致陛下之疑者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退之罪之可也未聞任之而疑疑之而任也書曰任賢勿二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宓子賤古之一

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況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茍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竭心仰酬倚屬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切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悉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其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推公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推至誠廣至公察情僞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機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總至廣必在乎立畫一

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權綱挈其要領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久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及廿七日宣傳聖旨令群牧司借支帶甲馬二匹并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巡檢都監楊懷愍本司爲准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僚及使臣脚下已有官馬因差遣并不得乞借官馬礙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進呈得旨只令賜馬一匹自備草料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却

令借帶甲馬二匹隨行十七日内爲一小事四降聖旨三令借馬二匹一令賜馬一匹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陛下樞密發令之司也得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須行之次陛下又以傳宣衝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進呈更改若踈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令不一尚有受其弊者況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茍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

蜀相諸葛亮有云宮中府中皆爲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矧今衆守之大成遵
一軌豈宜號令之發自啓多門歟一處置大事亦如
此比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旣往誠不當言臣
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臣又聞守文之體必遵於
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
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寬不赦有罪猛不及無辜釋
此二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爲國之
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
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

理安危之機乎夫祖宗垂憲軌迹具在固不可改也
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諭之夫藥所以攻疾也若疾證
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
則疾應而痊矣法所以禁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
守故法必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禁之則姦息而政
明矣其不可改者亦請以醫者諭之夫三部之脉四
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孰可變改也
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防踰僭塞僥倖雖
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之有改者遂
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恭

惟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
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
平況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
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
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
覆奏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啓倖門故也抑又先帝之
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冀陛下遵
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夫求丐之人
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背
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碍法而不可行故

須求傳宣內降期於必遂是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
傳降不已歲月寖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
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
夜爲朝廷惜之也臣願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
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從近
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
重哉夫左右之臣貴寵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況
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恣漸積諸葛亮所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
之心繼以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

矣過惡旣盈然後寘之亡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
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
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
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
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
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
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爲開
封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
保法當贖銅物敕勒任且仇保京府一走吏耳世融

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橫恣越法停官此實國家用
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右
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況此數
年事耳固未忘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官
被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
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爲美事
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
赦文稍加收敘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悛
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
切慼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屬

則彼親而此踈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
中外有或劾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寬
之是法憲廢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
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
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諭武帝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
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止且隆慮帝妹也
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不貸貴者蓋食言
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制以齊
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陛下體

仁聖之姿躬孝睦之德鑒照古昔包舉蒐文屏絕游
畋不邇聲樂獎用忠直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
知也然日月不能無薄蝕之過唐堯不能無哲惠之
難故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
塞明詔又云陳宰政之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在內銓
擇庶官在外安集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
漸盛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或濫夫官吏之體
奉公束手以爲要胥史之性舞文規利以爲資官吏
不嚴則胥史縱胥史縱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受弊
此必然之理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京

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任之官以寬縱法制爲大體以姑息胥吏爲美名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以公繩下者則羣胥百計而動搖之誠能動搖則來者爲戒雖有公心幹略安敢施爲乎伏見祥符縣令檢下稍峻羣胥相率逃去尋而罷其縣事是動搖之計行矣況近年來任京職者多徇其私便罕責於才實按局廢弛蠹弊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彼胥之陰計而戒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盡公操法束縛羣下乎百司覩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胥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而縱其下上危下

縱久而成風此爲胥史謀則得矣爲公家謀何有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願朝廷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羣黨動搖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令典舉行功罪不容隱私今內外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於察廉或徇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發摘則果挑成賊情在容掩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曆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其眞僞夫剛正之吏澀猾所以爲仇則孤立而多患貪贓之夫姦智足以自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即爲有過而降殿之典行矣誅剝害民而贓狀不露者考司即爲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辜既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勸能實由任選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臣願朝廷立嚴制去此弊風此乃銓擇之闕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爲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內雖逢災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之備則民無流離之悲今財賦益詘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增儲蓄寡備而荒沴之民屢困賙恤之恩不時此輔臣固當苦言陳諫罷土木削浮冗以存瀕之此乃安集之闕

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僞審號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既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官曹嚴整紀綱振張則詔旨所謂回邪朋比阿私恣橫請託貪殘宜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瀕矣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悼後害皆非人臣之節也敢効百慮冀補萬分幸當責言之辰罔避論輸之律賓祈英睿照其悃誠

答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特拜仲淹參知政事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臣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

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

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權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

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秖守本官不得更待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幹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

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并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鄉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

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奏聞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

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
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
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
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
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
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
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
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
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
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者朝中外非時賜一子

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
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
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
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并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
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
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
一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
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
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
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

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
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群書以待顧問
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幾
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
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
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
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
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
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
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

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晝時彈劾
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
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兩制列署人章仍上殿稱
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
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遴選矣三曰精貢
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
登於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
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
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

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
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
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久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
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
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
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
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
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
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
道則天下講學必與浮薄知勸最爲至要內歐陽脩

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
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
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
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
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
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
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
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
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
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

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
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
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
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
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韵中一字
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
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
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
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
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

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
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
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
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
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
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
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
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
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
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

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

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知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

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

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柰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眞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鎭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

縣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虜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且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

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脩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二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

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甲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

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甲濕積潦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渠決之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

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脩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嚚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

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并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

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

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権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俟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巳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十七人至十人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

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没家産至於寛賦歛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令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

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令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

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啟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氾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啟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氾行並從違

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泥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更相度別從更改詔上件奏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聞奏書出一例下

答詔論災異陳七事疏　張方平

仁宗寶元元年去冬十二月地震時又有彗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方平上疏

臣伏讀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搖先春而雷衆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

誕告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差失阿枉之黨蒙因爲姦欺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朕將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讀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裕之意敕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睿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祇畏罔自暇逸向若僕臣皆正股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美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敝欺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誅救沴氣成象變咎荐臻遑遑焉獨貽憂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疎陋猥逢詔旨詢於芻蕘誰敢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至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鑕之下免報讎於權彊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陛下少留神慮察臣狂言臣伏思詔書曰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天官之學謹按前志說春秋星隕如雨爲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況紫微垣太微垣上帝之座天子之廷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更相憑附懷貳苟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搖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爲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日蒙如塵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蒙失大溫也蒙日不見行善不

[illegible]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下專刑茲謂分
厥蒙二日不得明知其佞而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
則蒙大略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
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
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
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
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
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縱下爲阿比以蔽聰
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

也臣議雖鄙竊以爲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難尚
此矣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賤而廢其言天下幸甚
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
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
何謂密機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
以人臣造膝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
之謹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羣
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囊章容
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庶政得失之跡莫不

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指摘時病及諸治
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
其章緣是而蒙謗者有之矣此蓋陛下禮貌大臣篤
其誠於勿貳踈外羣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
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
察其情僞參諸理道辨其臧否言苟可行自當聽納
言之未善置而勿傷使下竭其忠各效所見則姦謀
僻行不萌於下嘉猷正論日聞於上致理之要何以
先此而今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爲怨府濯翰爲
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刻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

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爲
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聖心清問之言
姑謹於外泄念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
天下有心之人皆爲陛下用也其二曰用威斷何謂
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
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春
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摯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
賞與罰必賞必罰惟斷而已夫乾體以剛天行以健
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者
蓋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濬睿而濟之以斷

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親政華弊去蠹
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於下典刑立政樞極一新
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資如藝祖神畧如太宗萬世
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寬厚仁
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蓋怙
權之臣摟取邪柄故說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於
奉先志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
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於操紀律明賞
刑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
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

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
踐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
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
昔先王之作為爵祿賞刑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
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
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賢愚弛張用舍一
取諸例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
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蓋用事
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己才而例退

者歸怨於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
臣不悅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矣援
謬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以致今茲臺
閣混淆賢愚揉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於後執時柄
者便於引例之說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鼂
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違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
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
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
何曾之事誡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
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為上公

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
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諛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諫
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可獨長嘆於茲乎
臣愚伏願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
拔罔踈賤之隔大稽諸古小驗於今使天下之耳目
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
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
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譏大夫之專者今
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於貴臣願歸恩
之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歟得強貴之心者身不

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立求及安而已罹
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論陛下重違其意或勉從之
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
其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
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爲鈎黨使陛下腹心無
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
成孤立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
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
知禍變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
著司馬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

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隨入或
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皇致太平
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爲相邪慝不法懼爲人言因
請凡羣臣奏事皆先關諸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
上聞時顏眞卿奏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矯
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爲
條約以絕言路以爲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陛
下開延讜直虛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
[illegible]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
[illegible]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

[illegible]帝堯所歎以爲與己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
四鄰此帝舜所歎以爲在己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
也故春秋之義以爲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
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爲元首宰相乃
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
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
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關君聽者乎大臣疾病
君爲之軫憂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
厚矣若其偃息卧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
有也伏以台司爲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朝廷

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變荐作人心
恟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陛下爲宗社之大計
畧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愼厥相應謹告於上穹
示大公於天下且一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謙畏誕降
德音舉諸闕政致誠罪己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
安寵祿以妨賢路禮義廉恥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
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臣之明悉
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
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
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於

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郡有司各事其
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
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
關決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脩其職而猥侵羣有司
之事羣有司苟謀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爲
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爲方今國體所繫政
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乏匪躬之士蒲
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別絕
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
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召弊由來

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遊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
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楗莫若擇任三吏切磨
治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
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効盡其才而要其成
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於罰如此則陛
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
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爲重以信
爲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
此之謂爲國之要爲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尋

即衡改或俄復停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
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彰召
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
習者不能偏覩況郡縣承用者乎陷愚惷於無辜羅
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
因緣而爲市也臣請令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
覆勘會益加詳愼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
之端吏息侮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七曰
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

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
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
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
則以脩德而弭妖今茲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脩而
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
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
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齋用無小侈
費無微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於邊
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
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其槩矣夫脩省之方

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於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譴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爲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內斷於心明正其罰俾彝倫感敘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窮烝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迹踈而意忠有激訐之

咎但使臣言一經聖覽微悟主心幸以涓塵於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命亦不辭于冐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水災言三事　程珦

英宗治平二年八月京師大水[illegible]言珦時知磁州上言

臣伏覩詔敕以年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楮之祥高宗之時有鳴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驚畏特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詔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

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

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勢之不然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者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

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浸以成俗舉世以為當世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徭繁賦重剝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眾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睞而反之不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依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民不漸

善教思利則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姦雄一呼所在響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末如何

矣戎狄彊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脩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眾宿於邊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消窮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裕天地保持之

以至於今歷時既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暴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鬧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産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寬賦役也勤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以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指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

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

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舊
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
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
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
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
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
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
爲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
圖任之道以謹擇爲本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
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

重擇之謹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
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材禮之厚則體貌
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
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
和故當之者自知體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
以天下爲巳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
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見息其邪謀歸
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
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
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爾責之不重矣擇不謹

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
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
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
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
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
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
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
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
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
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

亦繫取之之道何如爾皐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
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
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巳來豈有履道之士孝
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
聖人之道其履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
者乎用是而爰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
卒敗於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
也大率一言一事合於巳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
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
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

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
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
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
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
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爲者可勉而能
爲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
懷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
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
下延召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
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

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
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
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
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
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
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
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
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
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伏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
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

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
百職羣寮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
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
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
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
之有道[illegible]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
取士也[illegible]取之之道何如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
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
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

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蓋自其中曾不
廣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
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
足自治而不乏耶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
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
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
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
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
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
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

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
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
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
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
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
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
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
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
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
達之力今朝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

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
以爲任已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
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
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
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
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
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
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
也然亦係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
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

推賢援能者脊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
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
援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
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
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
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
非設或拔一賢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
沸如眞廟擢种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
信寧免疑惑反自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
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

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
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
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
勢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
厥職則亦曰吾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
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
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
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
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
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

不以臣之跡賤而易其言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濟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者百世之下爲譏病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

十事疏　　程　顥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上疏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請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

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

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鄙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亦至則之理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illegible]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

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矜孤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極則將如之何此乃窮弊之極

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

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王霸疏　　程顥

神宗熙寧二年上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體要疏　　司馬光

神宗熙寧二年上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
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覩朕過失
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
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
章懷寶待唱而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
惡裁巽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朔制改法
救弊除害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覩朕過失與朝廷
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意言善而
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
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殞身
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
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
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
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
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
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内
外相制若綱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設方伯
州長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
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
之要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
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
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
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言君親細務臣不盡職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

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
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
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
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
慎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
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
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
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
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
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

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
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
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内則設中書樞密院御
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
州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
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
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
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

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
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内史必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
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
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
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于錢穀之不充條例之
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廉知錢穀憂公
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久使久
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掩實

僞不能亂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虞之有道用之有
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
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
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于其舊而徒紛
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
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
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
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
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
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
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
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
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
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
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
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
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
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
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

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

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娟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illegible]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

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輙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取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斷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

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
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
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
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
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邪陛下
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
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
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
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曩時
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
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
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
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
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
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
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
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
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

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
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
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
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
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
在已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
得其要也夫生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
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
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賞罰也若人君復
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有如面焉國

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
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
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
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
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
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
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
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
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常有好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

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

[illegible]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一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矣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

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論知道得賢脩法度疏　王安石

神宗時上

臣聞爲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脩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

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僞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爲中矣即易之乾曰利貞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性也無所往而不爲僞矣即孟軻所謂物交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巳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僞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謹擇也其始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

以養其氣養氣以克其體至誠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則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僞而五善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爲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爲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爲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爲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爲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吾心其任人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也舉天下之政

不得以鑒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邇之則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若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爲聖小者以爲賢或並世而以其身傳或易世而以其言示堯之於舜禹臯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

周公之於武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舍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爲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任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爲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而平水土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

蠹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其
無教而亂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皐陶以刑輔之
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
曰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巳憂知
其所以爲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爲堯舜哉
隋文帝毎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餐而食唐
文宗議政延英毎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
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
體不知其術然也皐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爲國而

不脩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爲方圓而聽
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之建國一事一政
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
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宮
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皆有節師田
學射皆有法冠婚喪祭皆有禮姦聲亂色者舉廢亂
名亂政者舉誅器服不中度者衆毁僞獸不中殺者
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
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
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與有楊雄者可謂法度之臣

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爲之主也而房杜之徒
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
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
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
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
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若此
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愚者皆謂黎民未
乂戎虜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爲
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克賢
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

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精選縉紳有道之臣
旁求巖穴篤行之士相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
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
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於州邑羣百辟之才以長育
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
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羣淵尹以副任官之責間用
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之寄自然
百司羣吏莫不任職則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
常以禮樂之士脩五教於部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
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

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述職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彊可使制梃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嚴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神宗熙寧元年安石爲翰林學士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悉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上疏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蒙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冐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折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

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横犯法其自重謹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竊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

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
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
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
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
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
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
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
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
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親事又
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

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
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
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
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
校養成之設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
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
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
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
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
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擇官以脩其水土
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
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
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
實而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
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
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
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
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
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
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輒廢

將順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
則天下之福也

論保守祖宗基業　曾鞏

神宗熙寧三年鞏時知滄州上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爲奕緐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蓄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閒入關遂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於今故於是時

□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愓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

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微與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縦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

税一然歳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與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

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歳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縦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鳬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紅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

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播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所以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荅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升

哲宗紹聖四年秋八月彗星見西方升承詔上論

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輿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覬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膀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

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諦以指斥先帝則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燾爲無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歛掊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於西按漢曆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光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

欲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歛如攘奪誅戮如仇讎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脩其德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皇咸平閒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御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於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爲恥況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

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干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宜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詔選后天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

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覩擧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閹宦嫉妬助言

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蹐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切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無過古人言投鼠

忌器元祐之改更爲形比先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霈應遠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

已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守各自有趨向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議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權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

為忮詾詾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否
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熄滅則
朝廷日尊人心恱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
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
宗有房杜為相有王魏善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
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
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
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悉父舜子重
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
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

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翰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
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
之要在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
為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
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
無二三人且以近年事言之王安石為相門下客常
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
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
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
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

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
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
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
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
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
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
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
上不報而不知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
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
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可諫郭知章乃

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
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
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
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
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
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
斂之臣復進閹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
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
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
見緣言事而出者俛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

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illegible]
容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illegible]
[illegible]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冲人十餘年開四海安靜
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
體今後不得輙有上言廣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
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覩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
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
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
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
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

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
取賢無方或取於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
聞取止於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
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
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
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
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
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詬善罵而擢之要
近如昨被責閹宦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
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

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
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攻
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
恥爲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
繹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
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
務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
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執之其[illegible]則戰之有名
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
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

後選忠厚政事習練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
一可當百兵懦馬饑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
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閹人李憲門客因緣得
官素好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
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
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
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
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
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
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遠元豐間陝

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洛築城有徐禧之敗
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
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
榮辱繫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戢則戰戰之
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必
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
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嚴空其巢穴列爲張
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
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
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

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乘與繼世襲領節
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
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於宗正至道復叛景德
中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
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眞宗慈仁寬厚不
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
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
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
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趙楊守素入朝納旌
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

懷敏等臣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
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
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
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
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
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
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
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
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爲
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

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
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
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始小毖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
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
而召公尚有不悅憂主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
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
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
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
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
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

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於民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爭伏閤不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

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蹇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機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論本原五事 李綱

上徽宗

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祼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纂神功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況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攜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

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庸儒疏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

孱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
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
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
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已以收人心者比
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
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斬乂民
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凡此數事特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

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
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
夕改所謂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脩已安人而比隆
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
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
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
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
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
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
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

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
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奬乃敢展盡況復摧抑
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
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
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
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
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
足爲者況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
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況以天下之
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乎
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
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
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
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
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
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
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
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
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

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況於用兵禦敵爲
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
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旣耗人心驚疑如居風
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
而足乎取之内帑而内帑有盡取之封椿而封椿已
無取之闔閭斂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横賦
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
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
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眞所謂無名之費不急
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

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讟紛然
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
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
賊環視而起豈不趨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
臣前之所陳旣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
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
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
重寘於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
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
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

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㪷及自御前撥降
錢用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
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
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
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
制萬邦役使羣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
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
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遲故人主之於號令必
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
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

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
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
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
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
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二三大臣或不
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
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
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爲
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
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

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和買有常平司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illegible]運可和糴名

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

方臘盜計十策

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擾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受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

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强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䘏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

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
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
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
奉使兵間甲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
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
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
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
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
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
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

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
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
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灞上棘門細
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
繞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
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
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
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
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
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眞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

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
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所以捍敵爲
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
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
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况欲合衆志協衆力使將帥
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
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

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
變故常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
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
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
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
時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
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
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
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
日臣願陛下萬幾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

累基構畀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枕前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涘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論彗星言四事　　　王襄

欽宗靖康元年上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舉故

事而率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凡有譴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餓夫之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貫規模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臣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日之邊鄙非祖宗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避童貫之施設而不除在廷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疎遠之人希榮利而不敢輒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爲相恣爲紛更祖宗熙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爲害者也若悉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徧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爲帝都者也財用之

出所恃以爲國者也陝西五路今日以爲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俾知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遣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

而不得顧代以閒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
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
之長者欲其子孫世世爲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
謂雖京師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
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思
遠慮爲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
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內
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爲相思復三代民兵
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
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

兵不知幾千萬人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
克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
鬻食於市强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
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
今爲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爲苑囿甲第矣
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
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攝四
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
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
追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

宜往來萬里戴星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憊者十
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
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
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略言養兵非祖宗之
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
可考矣唯宣武之爲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末就
糧而遷焉祖宗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
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
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
石其資以爲本者三船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六路

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
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
人船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後漸廢至章惇爲
相船秖四千而撥東河之船運西河之石每大石升
船一舟輙壞比及運畢壞者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
爲直達此船法壞也祖宗置眞陽泗倉名曰轉搬六
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淺冬月潮小水
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眞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
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儲於
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

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斂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藝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觀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備為六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克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

利於榷貨故中都豐足而三邊匱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巡門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騷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間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為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克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有所未

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裁省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強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略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

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丐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姑息苟且急於一時貪汙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斂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勝

其誅罰也編戶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之
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
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
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所謂財用非祖宗熙
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熙豐之
時又闢熙河蘭會州以爲熙河路阻河爲界設爲三
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有獻
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爲國家之外廐而不取也神宗
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居之
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

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
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爲率則
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强夷狄之勢
安得不弱自湟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
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
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
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旣皆不毛而湟鄯
諸州萬山堉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
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熙豐所空之
地建城而自以爲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

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入市
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
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
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爲忠順神宗皇帝特寵
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爲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寖
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大見邊兵之
凋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
未必及於東馬蓋不見其强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
之後耳陝西之財百萬爲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
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

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
常困竭陝西之諸路陝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
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爲京師恃河北
河東陝西以爲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
橫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榷也自蔡京竭其財榷
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今歲邊
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援救不足恃
之以爲强而陝西兵將尚爲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
之爲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
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此自見兩貴黨人棄地之罪

畏懼常膽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將言邊防非祖
宗之法度若也臣願陛下考徵臣言而詳思之則陛
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
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以其蠹賊
生靈蠹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
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
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脩弊起廢處之以中
制新邊之地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爲成若夫
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
法犬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於運漕如論

運漕則於鹽法如論財賦則於常平如論邊防則於
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
必有奇才大略能爲陛下處之者非臣疎遠之敢竊
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
愛莫助之況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減
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六十人常御便坐不奏音
樂雖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菲食不是過也而臨
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
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
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蒼

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
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昔禹惜寸
陰況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
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肉之
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傅說爲旱歲之雨劉先主
以諸葛亮爲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書
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
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
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
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

則廟堂敢措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
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
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離於樽俎而兩路
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
未便官吏之貪汙斂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
舉小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繁聖慮
哉臣年老多病待盡朝夕所欲一言而首丘耳干冒
冕旒惟陛下留神

荊川右編三卷終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四

治總四

荊川先生右編卷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四

論奏時政七弊　　　　　　　　　張　浚

宋高宗建炎三年上

臣幸蒙陛下不以臣愚不肖置諸宰輔顧懃篤下不足以奉承德意伏自惟念君臣相與莫過於誠一毫欺妄乖戾所生臣區區中懷淺陋之見爲日久矣儻畏縮隱默終不以言豈惟上負陛下亦非所以格天心召和氣也是用齋沐洗心百拜以獻惟明主詳酌而行焉臣竊惟方今政事施設數年以來更張非一夙夜以思多所未曉臣謹條列其大者用備乙夜之觀僭越之罪不可以逃臣嘗謂人主之職專在論相古之賢君留意於此殆不苟然考其素履詢之國人幸而得之遂足以濟一代之用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彼其精神會遇默運於一堂之上而中和之氣洋洋乎敷洽於宇宙矣後世創業中興之君如漢高祖世祖唐太宗最可稱者當

時風雲相際附翼之臣亦莫不始終展竭各効所長
豈無傷功害能之人陰肆間隙二三主者終不以是
而疑棄之知之深而用之專也陛下踐祚九年于茲
矣所倚以爲腹心共斷天下之事者果有之乎所藉
以振飭紀綱輔成一代之法者果有之乎爲陛下牧
養小民而久任其職者誰歟爲陛下經理財用而首
尾其事者誰歟則國勢安得而不衰治功安得而興
起也所幸陛下神聖之資長于駕御二三將帥任用
不惑不以人言而遽廢不以一敗而遂黜故雖中庸
之人各能盡力軍政可備使令不然臣未見宗廟血

食之所矣此臣之所以未曉者一也臣聞自昔人君
之命相也莫不相與講論天下之大計與夫脩德立
政之舉次第而施爲故日積月累成效可冀譬諸爲
室先度基址次第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成一有不
合安可輕委臣竊惟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
知責以何事大臣之進說于陛下亦未知何以奉詔
臣但見夫一相之入親舊之間不問賢否例切要職
而讎隙之人率多廢棄又見夫臺諫排擊多自堂除
大臣因之遂爲進退而陛下所以攘戎狄圖中興求
人才立法度理財用治軍政則漠然皆不及之朝庭

聚訟殆止私意乎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臣竊考祖
宗崇設臺諫之意將以輔治非以撓治也慮夫四方
萬里之遠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民情之利便廟
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臣故曰
將以輔治非以撓治也至於不幸而大臣之選非其
人又得以力爭明辨于前蓋非懷姦覬望伺候主意
而收拾細故於其後也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
於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
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才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
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

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
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數謂其人爲不可用
其材爲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
亦縮手不能爲矣曷亦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
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爲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
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爲紛張徒廢
歲月室何由成爲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厦風雨之所
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爲非焉方且
輟食興歎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人情失於斷大而樂於聞小每每如此今臺諫之間

事或類焉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風俗忠厚事皆可法當時臣寮廷論大臣者所言雖行旋亦補外所以隆體貌崇教化防邪僻破朋黨也使言事之人復居要職大臣疑似之過何自而明夫惟兩出事乃顯著公議既分復加召用其用意深矣比年以來爲中丞爲諫議多以抵毁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爲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爲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榻前之語往往豫聞覩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

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於人主治道了不相干此臣之所未曉者四也古者設官分職凡以爲民耳人主以一身而蒞天下捨百姓其何以有爲哉監司守宰奉行人主德意而推之以及民者也治兵之官所以救民之難理財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雖不同實皆加惠元元耳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有所不授自臺閣出爲貳守者十常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用是以內外均一百姓蒙福於執政之除則

又重其事爲郡守監司爲沿邊轉運使爲二路帥臣爲三司副使正使然後預簽書樞密之選今則不然事口語者可致言官弄文采者備陛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朝列視州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以至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政事所宜施行者況責之以天下之大計哉或十百爲朋更相汲引繼處華要不啻手拾彼爲州縣之官者自視流落不復有寸進之望因循苟且民受其苦此臣之所未曉者五也當熙豐之前天下未嘗聞某人材某時政事也蓋祖宗盛

時君臣立政惟以利民是則行之非則更之而已自是而後公道不明假借名號以行其私黜陟用捨更爲進退人材隨時各立門戶非爲國家計也夫天下之事要當惟其是而已何必曰此熙豐之失此元祐之得此紹聖之非取此去彼以彰先朝之未至乎此臣之所未曉者六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用禹古之聖人示天下以至公未嘗容私意于其間也今舊出蔡京王黼之門者不問賢不肖一切廢罷京黼秉政踰二十年天下士夫將何所適而可乎至于元祐子孫一切任用夫以賢德之後物色而獎借之則可也

謂其爲元祐之家槩褻進任此何理耶昔者有大功德于天下莫若堯舜禹湯未聞後世人君必求其子孫盡錄之也此臣之所未曉者七也臣愚無識知誤蒙陛下知慮每思慮所及必欲盡言無隱念臣而不以告陛下誰爲陛下力陳者惟是所學淺陋所見迂僻臣不敢自逃其罪惟陛下裁擇

論銳志中與上孝宗　楊萬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踈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

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覇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

宗豈眞成藩鎭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
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
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
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
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
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
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眞成宦
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
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飮恨而
没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

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
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
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
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
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
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
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瘇甚則雨冬窮則
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
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
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

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
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
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
何則天子卽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
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
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
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
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
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
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

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
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
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
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
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
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
於曹操奔丞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
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
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

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論治勢 上孝宗　　葉適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之相代若循環之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効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而不在物夫在己而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

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華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沉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

之者此甚可歎也臣嘗慨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
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歸大位
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大祖皇帝
踐祚十年之間不離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
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
缺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
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於流涕痛
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
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
而從巳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

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
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
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
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
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
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
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
則存斷則亡臣嘗考之於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
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
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應召上急務六事　朱熹

孝宗淳熙十五年六月以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十二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

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
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
深固有言所不能喻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牴觸忌
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
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
知所出也以是慙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
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
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

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
以徘徊前卻懇叩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
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
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盡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
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
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爲臣
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
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
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
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

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覲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冐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詆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

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而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輙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侍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
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
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
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
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
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
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
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
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
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
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
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

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
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
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
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
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
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
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
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
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

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
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
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
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
播于夷狄傳于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
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
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
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
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
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

至其納賄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
前日亦嘗輙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
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
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
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
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
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
罪又聞向者鄂帥贓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管赦遂
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
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决配此不惟行遺大

偏是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
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
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
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
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
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
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
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
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

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
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
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
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
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
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
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
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
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

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
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
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
有無外之所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
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
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得無私費於是
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
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
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
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

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

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

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深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

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當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

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
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
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
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
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
其戲嫚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
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
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
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
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

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
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
稍放六典親王之職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司
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
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
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廸凡古先聖王正心
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
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
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

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
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
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
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
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
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
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
人而不得肆是以掄選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
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

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
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
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
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
檜晩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
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
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
已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
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

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稟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賄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布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也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

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

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弊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頹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

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師嘗有以贓汚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典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

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誹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趣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

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鬻賣闕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御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細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淆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儧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

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賂則賂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

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盡

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施隨平言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

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脩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

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

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
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
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狥私情之厚
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
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
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
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
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
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
脩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

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
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
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
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
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
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踪跡詭秘故
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
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
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

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
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
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
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
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
蓋諸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
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
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
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
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

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
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
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
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
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
科買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
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
今乃不然則是擇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
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
然究其本則亦在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
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
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
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
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
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
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
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
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

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
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
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
寡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
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
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
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
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
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
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

如此則兩屯一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
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
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
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
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
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
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
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
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
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

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
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
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
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
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
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
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
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勵以有
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于委靡而已凡此
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

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
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
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
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
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
離于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
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
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于武公者臣
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
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

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
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狄虜内
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于耳目之所不加
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
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于後
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
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
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
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
倖于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于口是亦徒爲虛言
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
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
而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
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
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
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
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眞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
至于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

眞有志于恢復者果不在于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
又或以爲陛下深于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
妙于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
于世儒之常說死法而于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
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于
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
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
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
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
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

其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外中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

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

聞仁宗時有程顥程頤同受學于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緖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旣不足以窺其蘊奧奸人鄙夫又以其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于已之所爲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于此此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者亦在是矣伏惟留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旣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

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

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輙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

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頭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剝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裁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應策論當今事勢　眞德秀

寧宗嘉定四年德秀應策對

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于憂時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困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訏謨于其上羣尹百執圖議于其下亦既悉矣亦

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泛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定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倀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晝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曆閒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

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刕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宜毅所在驕横西陲兵數屈衂而軍律弗嚴師不肅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遂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䇿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以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搖財將焉用人心弗罔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于控御也雄淮之招難于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肄將不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爲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閫郎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

而氣先穨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讋慴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趍矣昔之良將有敺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爲功也而所向輒衄反甚于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酈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刕牧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貴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瑣闥而躐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考功實猥曰激勵頒行不容斬此抑弗思將帥亡功而冒能欲士卒之亡覬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其勢然也官資陛轉動逾萬數秪以塞一時之觖望而不計其窮告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爲

竦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欲修
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
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
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中命諸州發
徒隷召驍勇縣江湖福建來者囂囂隳突鷄犬一空
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撫以自衛
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氣陸
梁寖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
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潛臣急于增
戎創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捘之他軍厥費三倍冀

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
寖弱得以挂名尺籍問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增益
者無藝以十餘萬之衆而廪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
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
戒恣睢爲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雖然
起弊有源救弊有機夫列營分戍坐縻廩稍捐軀思
報孰無是心至于臨敵乃不效命是豈無其故乎登
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借以取辦推膺剥髓罔
恤怨恫平時無以繫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
宏開賄賂已絕而豐[illegible][illegible]有私猶前日也伊欲見藻相

鑑投石思奮則掊刻之禁曷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
有制閫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
寧委之糾察少或科斂細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
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大禮既難追咎供億寖
廣誠爲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略盡公私赤立毫縷
無羸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之初韓劉諸軍戎
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右隊他又可知仰窺聖慕不
過酌經費之常斷煩蠹之目儲蓄餘羨惟以賞功士
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行拘催誠能毋徇
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檢點諸庫本名給賞誠能

罷内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于宗藩戚畹
之好賜可損者損之掖庭上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
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
勇之驕固難駕馭側聞主將懲其桀驁浸懷疏忌之
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何以自安謂宜風
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
心然後其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
給比嘗顓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隷諸州所存尚半
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儻有一策蓋沿江諸
屯虛籍尚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怫人情未

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嚐敀
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隷正軍廩給不增
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爲此贍給之方也今之
議者慮餽糧之乏憫漕運之艱則欲講留屯之利復
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具爲計悉矣
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曾爲至要
然民狎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
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閑田俾之開墾計
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
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

效今欲祖其故智募民使耕固爲博利然須講求成
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原出
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
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曰
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于大家
坏銷于工技闌出于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
有冶戶毀錢爲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
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搜抉未見其可也和糴之
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
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尚繁

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
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
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爲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
曰財愚既熟數于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
藉之本厝火積薪懍焉可畏者其敢不爲執事陳之
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
之杌隉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
易之以恬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脈則
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充夷狄窺覦要索無已
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藹然其不振也自其

人心觀之則幾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
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
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
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
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
然獨運而後爲權歸于上也政令出于公朝而不使
有由中之漸耳目寄于言責而不撓于近倖之私則
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己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
爲權散于下也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
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

存人也廼者柄臣氣燄薰燎豈一旦所能爲哉漸瀆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優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北伐之舉童稚憂其必敗僨帥之遺奴僕知其非材而狠心自庸曾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謗不如勿爲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奸臣之首通國譁然以爲

不可而上之人月行弗顧何也語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爲得也軍興以來民病亟矣內地罷于轉餉邊氓斃于干戈民雖嗷嗷不忍怨畔者以權臣實爲之而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何爲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譸張爲幻盛世所不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止之果何異于偶語之禁耶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嘗

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嘗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寖將洗民瘼可蠲吁爲是說者偷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爲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喜偷樂爭厭其

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于戶庭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是也何謂亟之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勢之所易褻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己縱而弗制終至于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無此患獨嘗竊恠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其漸誠不可

長也閹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
庸䘏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
而不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奸倖尤非所望于更
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倖非爲身計爲朝廷
惜法度爲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少移讒諂面諛
乘之而入則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熒惑
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
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
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
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

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無所
制也惟夫外庭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欲熾之燄
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
梟狐獻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己則教以攻僞學
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禍
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
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既不
爲衆正之所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冀時報復之
念蓋已萌于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于不慮也元祐
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

不反噬于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爲今
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
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
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與時
報復爲言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
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于天亦可歎也然
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
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路凡二年矣
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朝廷以實意賑䘏有
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淛右圍田而

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于鹵莽而不諳
淛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
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恤之一
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賑給誠足見九重
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
千里莽爲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
無穀以播也小小賑給緣手而盡又將索之枯魚之
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耶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爲
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己之意充此念也
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爲巳之罪况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拯溺救焚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

螟蝗遺孽復出爲蟊良苗方新戕賊殆盡災異之兆未有稠于今日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爲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爲陰脅陽之證而雨雹于夏其應爲兵雖然此猶出于京房劉向之說也乃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于秋昭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畢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爲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竇憲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于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于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于他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于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爲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繇昭昭無與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得人心而解天意乎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于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

重莫逾于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爲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吏治一　　眞德秀

理宗紹定六年德秀爲禮部侍郎上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
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於舊迹
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爲
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
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
下躬親庶政内稟慈謨以時攷之甚似元祐而求之
於天則震雷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沴形於邇
曰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
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
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

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
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
孚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戮而不服然則今
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
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答哀公之問
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
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
時凡有大政必采群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
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
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者霅川之變所旨略同

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
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
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
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
洊頒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
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
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臣抑
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
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
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

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
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
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
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
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
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
厚者必其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
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

其重者必蹤迹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黜者不惟無怨而且思報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

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蕩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絕之意甚者及其物而罪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售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

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礪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而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群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巽懦成風精銳銷耎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於家朝有過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

而僅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寛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揚綸音章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愛君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

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爲嘘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巳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巳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吏治二　　眞德秀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至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蠱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寛厚傳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巳之論用險

膚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巳潔身以

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損亡耻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握寸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吏治三　眞德秀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强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韃人狡焉窺覦意在叵測而淮堧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揺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爲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内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强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綏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鋭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内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爲弗滿也陛下誠欲

汲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彦莪冠委珮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確事宜毋糜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浹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是而内之根本弗强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寛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鋭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懫日甚萬金之産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

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嬉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尅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後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爐藥局爲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衣絮者有月廩

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餙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救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如家崇飲氷食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强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若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爲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爲强之本惟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吏治四

眞德秀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

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熈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佞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佞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

助之伺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
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
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
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下胥
悅治效可期海内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及復愚臣之
言

極論時政上理宗　　文天祥

臣一介踈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

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
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
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
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輙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
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
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
元惡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
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
庶危言極論以有禆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
通於天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
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
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
下内負隱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
鉞輙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
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
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
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
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
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
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

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淵絶禮節繁多陛
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奏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
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
之猶懼不蔇謀王斷國之設施尊王芘民之蘊蓄豈
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服雖時出
内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
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
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
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

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先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鎮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棊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

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覬望其於國事夬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黄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

[illegible]令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

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斂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

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獘獘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

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

察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
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
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
其屬劘切講畫以治此冦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
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
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
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
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
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
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旨之擅制

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
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
而夷狄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
義士強兵猛將然各來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
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
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
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
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
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
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

僭制置江西已不可衡矣

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
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
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
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
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
陵宜春最當衝要韃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
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　兒謂有兵惟廬
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韃既以此爲得策
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

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
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
模何由截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
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
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
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
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
如其上供諸色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
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
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五符團結之外

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

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中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偶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

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偶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覩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

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
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
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
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
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
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
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
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
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

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
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
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
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
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
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
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
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蓋籌之審矣夫荊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
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

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
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
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
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
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
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
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
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
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
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
礙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
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患數年
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彷徨四顧弄印莫屬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
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
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
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
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

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内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决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

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

多其位漢唐法度疎濶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柰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

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用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繇繇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天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衂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

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疊章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

布編　卷之四　七十三　四百〇五　曹尚仁

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餌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徑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

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蓄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於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怨詈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燄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

布編　卷之四　七十四　四百〇六　曹尚仁

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艱難然調度方殷兵革

又不得息前日聚斂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弘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撝價西園以滋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北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強禦掊克之流必不得盜於緇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役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役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

江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异數等閑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閫之罪众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步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擠陛下之聰明塞爲游揚以關陛下之信厭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謫[illegible]僞士大夫之秉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

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今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揑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

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虜送死且任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夫卯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克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叅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

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其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棄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

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擬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踈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

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其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陳治要　劉秉忠

元世祖時秉忠自邢州服除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

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

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

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令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叫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數十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有身者榮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

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倍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令地廣民微

飭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産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産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制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刺中丞

拘榷鹽鐵諸産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施兌不辦已不爲輕與魯合鑾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科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宮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敎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

廣遠雖成吉思皇帝 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産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産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

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妄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慎於忠良小人

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說佞君子得位有咎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剣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権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産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令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

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眞國家之利也管籥之制宜會古酌令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

陳便宜新政十六事　上元世祖時爲翰林侍讀學士　郝　經

臣昨承和者思傳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爲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爲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向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變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於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

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撤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捲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分司以爲藩屛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數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

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
綱令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
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
若省部既立各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
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
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
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
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國生
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
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

人心從來宿弊可爲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
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
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
路打筴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筴以慰安元元
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
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
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
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
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
最爲急務如罷去此等此等都是好家門戶計補添

軍民氣力爲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
發宜課交鈔諸色粮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
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宜課
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
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
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爲黨與苦
刻良民縱橫爲害今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
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
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
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

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
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
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
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
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
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
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
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
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
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

此盛事也

陳五事疏　　許衡

元世祖至元三年以衡議事中書省衡上五事

其一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産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

心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初處朔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

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磨之持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

矣然尾大之勢訃聖謨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愚
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鍊
兵隨特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
篤信而堅行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
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
也其二曰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
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人之在首不以
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
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
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可直欲躬役庶務將

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
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
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且舉宰職總
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
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
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
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
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爲
能步歷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
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

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
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
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
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
古爲訴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
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
不可爲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
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
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
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

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
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
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
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宜續議之亦不可緩
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
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
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
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
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
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

任之非于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以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于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酧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

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

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

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
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
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
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
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
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寛囚罪止從
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
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

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
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
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
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
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
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
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
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
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苟不出
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

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
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
爲勢屈寘之周行而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
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
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召之
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
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
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
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以

取譏於天下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
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悦大抵樂聞人之過而
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
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
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
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
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
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
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

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諂爲恭
以訐爲直以佞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
故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
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
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
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
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
斥李林甫姤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
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
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
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
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
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
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
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
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

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
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旣出美言而普天
下矣旣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
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
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
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擧可以爲天下之法
一賞一罰擧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
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
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
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灾大則有亂亡之應

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
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
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
臣以爲爲君者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
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
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
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
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
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

忇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
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
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
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
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
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
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
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

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
之又思參之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
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
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
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
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
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
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
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
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校學以明父子君臣之

人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
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
比矣二者既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
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
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
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
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
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

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
中否則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
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
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
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
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
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
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
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焉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四終

卷五

君一

荊川先生右編卷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一

丹書對　師尚父

周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諫觀魚　臧僖伯

魯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諫夏濫淵　里革

宣公以夏月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

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帝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illegible]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illegible]
[illegible]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illegible]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illegible]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illegible]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illegible]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諫獵書　司馬相如

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時帝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illegible]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

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蓬蒿騁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亦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元帝永光五年衡爲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倖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後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

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之與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

原缺第七葉

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備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勸經學疏　臣衡

漢元帝崩成帝即位光祿勳御史大夫臣衡上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
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
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
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
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
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
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
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
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
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
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沉
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
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泰所以
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
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
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

夭生自婦人婕姉河間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
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
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治
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
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

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
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
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
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
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
陵損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
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
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
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
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
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
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
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
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
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
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

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
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
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
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
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
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
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
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
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

之吏久尸厚祿以次[illegible]省
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
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
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
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論微行宴飲　谷永

成帝元延元年谷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堅執
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
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
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
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
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

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
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
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
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
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
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
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
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

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
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
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
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
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
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
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
月已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

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天八乘三難之際會畜衆
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瞻彗星極異也土
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亂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
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
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
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
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
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

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
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脩後宮
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
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
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
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
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
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
兹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
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

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illegible][illegible]無以其求愁
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
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
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
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
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
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
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犧用度
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
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
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
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
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
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
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
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
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

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對奏夫子甚感其言

論神怪疏　谷永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費用甚多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上善其言

上書諫獵　東平王蒼

漢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上書諫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勸成風德疏　第五倫

倫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漢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
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
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致急不解務
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
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
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豫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
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
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
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諫獵　陳蕃

漢桓帝元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光祿勳
陳蕃上疏諫

臣聞人臣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皐陶戒舜無
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
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
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
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
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
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

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
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諫微行　楊秉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
大風拔樹晝昏秉上疏諫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
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
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

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綾蕩委女姿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織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諫馬射表　　孫伏伽

唐太宗貞觀元年上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是走馬射帖娛樂近臣此乃無急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秪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旣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不夜飲表　　褚遂良

唐太宗貞觀間上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爲限謂之無度書之雅誥其愼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爲太子成婚訖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迄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后酒敗其德昔陳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故不辭嚴誅輕敢聞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諫格猛獸表　　魏徵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上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誡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鼓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如宗廟社稷何馮河暴虎未至之誡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也臣伏

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僚黎庶則天下幸甚

諫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唐太宗貞觀中上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

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唐玄宗開元間上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慮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凶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令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

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
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燕
蘇莫爨糠覈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擁
兹艱險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
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
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
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奬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眷
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
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

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撤外廐場無蹴踘
之玩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運
惠恤惸嫠蠲薄傜賦去奇伎淫巧而損和璧隨珠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
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
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
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儆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
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
乏不足恤者則將齊氓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
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曾不

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illegible][illegible]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
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
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諫内宴至夜表　唐玄宗天寶間上　張説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
亦以順脩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
感通必矣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
不虧今月十七日亦未少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
至陰之氣臣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盈缺若過盛

逾時盈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誡耶伏惟
陛下深察孰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内宴夜深方
罷小臣無識抑所未安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此誠大樂
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惟
陛下宴樂之餘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
言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玄宗遣中人捕鵁鶄鸂鶒南方刺史倪若水上言　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
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

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備擔負飼之以魚
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覩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
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卽鵁鶄鷄鵝
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
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珎奇盈於內府
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
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
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諸
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諫服丹劑　　裴潾

唐穆宗喜方士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
御劑中躁病渴潾諫

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
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
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
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祆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
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
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
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
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
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誅

權賄僞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
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水火醯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
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
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
治積年包炎産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
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
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
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
眞僞則無不驗矣

諫惑方士　　張皐

唐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布衣
張皐上疏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
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
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
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
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于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
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
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于醫尚當重

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
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
覆延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葭
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
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論人君動倣天道　李德裕

唐敬宗時上

古以人君天之所子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
陛下當須戒愼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
說自秋以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殷勤儆

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
以順天意

論人君動法於日　李德裕

唐敬宗時上

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
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將旦清風發
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
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
夜

論星變宜謹天戒　韓琦

宋仁宗景祐四年右司諫韓琦上疏

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輒貢瞽言禳謝之理殆
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朴忠
而非惑上好訕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愚區區
御誠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
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請禱臣以謂陛
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爲之是亦違寅亮之深旨也
臣竊以天垂福象地見災異前日之君覩之感悟以
爲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大則至有下

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寢是以天意悅穆轉禍爲
福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
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
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爲
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
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
於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
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
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
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

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
別所安置臣親逢求諫之朝獲在可言之職宜推誠
無隱思所爲報願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
甚

論天久不雨宜日新聖德　劉敞

宋仁宗皇祐四年劉敞上疏

臣伏以古今之通議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
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天久不雨之故降服
徹膳躬自暴露夜輙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
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

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全測設復彌月連旬不
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爲羣臣代勞哉如
令萬一冒風寒霜霧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
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
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
天地之和至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
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亢
尤甚者臣之愚竊以今日政事所褒進所刑罰所施
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
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

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冒暴露涉風寒霜
霧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羣
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
之故深見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若不可謂
孝臣雖淺切不勝犬馬之心又以爲救旱之術在彼
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董吉燒煉上仁宗　趙抃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爲名因
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
爲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興妖造姦必僞稱

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內
爲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恩旣
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
殃延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爲英主亦以服餌
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
注託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
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爲寶不當務
此或謂合煉藥餌則前世爲藥餌所悞可以爲鑒左
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
初理如無害洎爲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

慈早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誡勵施行

諫獵　何郯

宋仁宗慶曆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

臣竊以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徒事遊戲而翫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巳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卽停罷忽茲載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

爲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眞宗皇帝卽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鷹鶻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聯之籍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

然歟而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橜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陲變故難測豈無姦僞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強寇而搏蓄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游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獸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

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罔逃嚴誅責少云補

論罷上元放燈　歐陽脩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上奏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俯狥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和歲豐民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

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酺獻之禮若至月末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脩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論人主廣聰明重尊威二事　趙抃

仁宗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驗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耳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傳之書青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寮臨文講誦無有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眞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宮官近戚之家碑石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祕奎壁之彩謹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廷中外莫大之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罪之至

論人君仁明武三德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中知諫院司馬光陳論三德劄子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

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
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
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
武由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
能種也三者兼備則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
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
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
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
位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

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
宣揚聖化抑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
歟臣聞春秋傳曰慶賞刑威曰君臣幸得以脩起居
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
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
失一一皆可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
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
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
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
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吕周召之臣以之求

治猶鑿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
恩以天授之至仁開日月之容光奮乾綱之威斷善
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
之有

論人主當不爲血氣所變　孫覺

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

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
人而無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者
孔子深見此理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
謂二物之交爭則人之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

之則至于違禮義而戕壽命矣又曰血氣方剛戒之
在鬬二物既盛則令人喜鬬衆人之鬬則尚氣好勝
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鬬則彊兵右
武拓土開邊以爭利於夷狄凡鬬皆所以傷神明而
悖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嗇
而貪血氣之衰自然及此故年彌高而德彌卲者謂
之孔子之徒此三者蓋論常人之情常人爲陰陽所
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
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至神則少之時不
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夷狄貪欲不足

以校勝負爭強弱則壯之時不悅於鬬少而嗜慾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貪陰陽爲之役而不得與之變故心閑而神明體佚而壽考陛下以睿明之質鼎盛之年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眞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愚竊獨私憂而過計願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爲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論戒耳目之欲　　王安石

神宗熙寧二年五月王安石遷參知政事上奏

臣切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切聞孔子論

爲邦先曰放鄭聲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己理能明於己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才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不爲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論買燈　　蘇軾

神宗熙寧二年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疏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

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令過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謗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求以

消讒慝之口而羣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竊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

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

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論人君在至誠至仁　　呂公著

神宗元豐七年資政殿學士知楊州呂公著上

臣聞人君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主人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將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慘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海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

此非書晁莊老者老之說曰儉曰慈曰不敢又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厚使厚歛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

曰人主當使威刑勝於恩愛如是則子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論人君正身同俗　　彭汝礪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於無所終始者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

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非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驕淫而不禁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屬者持其長而非所以法萬民也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

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寡寡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急於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嚬呻俛仰弄撫四海之外惟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

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濶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為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人以疏遠

妄及陛下之家事以至踐月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帝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巳塵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庶幾焉唯陛下念之

論宜取畫圖　陳師錫

徽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

臣伏聞今月八日有聖旨宣取祕書省畫圖進覽格入神妙可以悅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圖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唐以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龜鑑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國壽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愚夫之言智者擇焉願留聖懷無忽

論溺意詞翰　陳次升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諫議大夫陳次升上奏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傅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脩身治國之要雋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為而蘊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於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卉木之間極意於烟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出已右薛道衡被誅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又曰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騁此以為智能矣則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為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閔笑者臣聞陛下潛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來好為詩曲以賜親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

由大繼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
刓精竭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爲比且曰天下之政未
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爲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
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
使膠於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閲書史
取其關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成者莫之敗者反
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諫獵　　江公望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

臣聞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鷂鶻入後

死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御之中雖是近習之
人敢肆猖獗一至於此徐思之必偵得聖意然後敢
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後疑而不釋也陛下所
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
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
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恐負宗廟社
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暇逐禽獸爲
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祭祀之禮毀卵拆巢尤戒於
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顧於
生誕滋育可戒之時爲毀卵折巢之虐乎千金之子

尚有垂堂之戒萬乘之主豈無銜車之虞和鸞而節
清道而行猶意於銜橛之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
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
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禽則喧呼號讙分賜
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百性之膏血以重
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必不然也雖然以其
後事而引悔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萬死
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
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
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亡莊

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
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鳥托深林獸
育豐草魚鱉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
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
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翯翯之態魚
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死囿之牽數
畝之地蠢動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依陛下日月
之末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反
張喙橫翎延喘假息於馳騁噑噪之間碎首決心飛
毛灑血於猛鷙爪距之下數畝之地依陛下尚不得

保全其生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然
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遠
與人同一理也以強並弱以貴吞賤以其不能告訴
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
木果何理也嘗聞荆文公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
於雲夢三月不反聽葆申之諫受束矢之笞務治乎
荆兼國三十六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唐玄宗嘗獵苑
中必睞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非宰相
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
楊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旨遠詞婉而意迫孰

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
益於治祗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
疏詞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
過失者諫臣爾臣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
下蒼生何臣言縱不實亦足以為異日之鑒唐高祖
喜走馬射帖孫伏伽進諫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
既為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腐於俎得無害霸
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失從禽正少年諸
王務也陛下一日為之未足以害政第以天子為諸
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

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臣願陛下罷鶩
於仁義之場游觀於六經之囿網多士弋羣凶天宇
掃清王道砥平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干
天威自速誅戮陛下矜其以諫為職少貸狂易天下
幸甚

論人君要道有三　李朴

徽宗建中靖國二年上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則思
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
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

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政齊於上百獸舞
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
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
且隨其後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
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
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
不易覩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
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
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
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

寧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
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邊隙可虞莫
若以自治爲守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
儉爲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
執持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
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臣聞
昔周成王卽位召公爲之保周公爲之師同心輔導
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
儒十八人爲學士雖飲食遊宴十八人者未嘗不在
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夜分故

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
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陛下聰明仁
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
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
前世廢與治亂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
中燕見間召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
周立師保之官宜且近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
耆德使侍經幄萬幾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
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
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

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
間此二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
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
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
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歛爲其
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
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
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
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
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

擊斷或勝之以裒剝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佹離
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
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
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
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
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
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甚甚而
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
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
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

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彰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為功動之以回邪淫泆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稱天下必先

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思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

原缺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六

君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二

論學　閔子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乞令少主涉經學疏　竇憲

漢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嘗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皇太后疏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

漸敎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結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敎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請進儒雅講習疏　樊準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準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褒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誸誸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考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上勸學書　司馬師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要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尊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論知人在務學

宋神宗熙寧二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孫覺

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爲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睿聖之資而以知人爲難故四凶舜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爲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

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地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爲不學而獨恃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羣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逆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

論君道稽古正學

宋神宗熙寧二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　程顥

臣聞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澆澆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宋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皇后書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臨政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至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

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以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克前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以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

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足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之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況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

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

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傍立史官言出

輙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中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亦不可頻煩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照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

闕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進經筵三劄子　程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遜不蒙俞允臣輙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其一曰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則熟

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皿皆

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奏論講讀官上殿日期　程　頤

哲宗元祐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

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道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程　頤

哲宗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

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開修展邇英苟得寬凉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之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毋后臨朝有

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爲心孜孜爲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抑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乃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

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其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莫有重於此者臣

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
代明王光輝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
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
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
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
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
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
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
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
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

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
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
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
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漢明帝
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
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
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
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
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
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

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
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稽
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
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
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
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
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勸誡官稍思職業
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
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
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

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禮義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
鄙於聖世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奬風日
華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
切惶懼待罪之至

進勸學疏　范祖禹

哲宗元祐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開燕聖學日勤然
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裨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
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一

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
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
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
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
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
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
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
後世視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

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
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
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
爕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
傳其德義師道之敎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
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
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
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
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
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猶

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
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
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
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
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
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
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眞宗之
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
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

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
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毋臨天下陛下垂
拱無爲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陛
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
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
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
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
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
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

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請乞常觀圖史　范祖禹

哲宗元祐五年祖禹爲右諫議大夫上奏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常須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開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請乞進讀陸贄奏議　蘇軾

哲宗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等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明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

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心說

江公望

宋徽宗朝公望時爲左司諫進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嗅者有心爲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

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爲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爲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爲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存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君固有惟縱心故能不拘於天下能不拘於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暫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暫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瞬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方萬里以爲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爲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非空空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亦非空同一眞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爲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此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

絕矣言絕之處心境昭然心遍境亦遍攝萬物於一塵不爲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爲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豈心之處其可自狹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踈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踈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爲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理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木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爲無知而夭之以斧斤可乎以爲無別

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况掩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獺祭天蔡灌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而致然况其類自有相資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爲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蜣之丸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蜋之斧莎雞之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

扁之斲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权天地之成功斡四時之樞而摠二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令紛馳雨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龍見而雷聲四方赫怒冰凝而淵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囿用於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邇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也惟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爲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妙用耶陛下踐祚以來爲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

心之將矣陛下之心卽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卽一祖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卽堯舜三代之心也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以爲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考爲念卽當以一祖五宗爲念以一祖五宗爲念卽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卽當以桀紂幽厲爲念以桀紂幽厲爲念卽當以齊宣舉心動念爲念克此一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乎晝夜之爲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爲一此所以爲大時義奚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爲大棄湟鄯之屬郡陛下不以蹙國爲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下孰有爭也哉舜陶於海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

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鋭意於高麗得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土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卽我安安而不去卽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異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識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

常時有養疲癃老疾冬賜以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臣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

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恩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爲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寘此也陛下以旱乾爲災夕祀而朝雨以日蝕爲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心行賞賞不

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
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
其故何也陛下心卽天心天心卽民心是以一言之
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蔀屋之下日
月所不照而不敢爲陛下隱幽冈之間天地所不聞
而不敢爲陛下宪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嚴所以
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
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
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
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

緒靜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
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
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
養方則爭知制矣賞以虛養故精神外通虛以靜養
故純白內含養之旣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
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蒭夫不得睥睨鑄
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爲政故日新而人不
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
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牿於形骸之内見於
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爲妙道之得曾無異於鼓井淖

以議東海坐蚑蟯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
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
當出自胷襟無膠一偏之論無蹈於巳陳之迹故臣
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
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
爲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
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性說　江公望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曾有一言及正性正
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

愚不可以爲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爲愚狂者常狂不
可以爲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爲狂爲其空無自性也
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
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溉苗實豐美若其
不力稂莠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溉
之效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
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於
成不可移矣雖曰不可移又何嘗不移哉若有自性
則不移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狂與
聖天地遼邈豈特上智與下愚哉只在一念克與罔

爾克與罔習之謂也非性之有狂聖也亦非狂聖之
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有相貌無有聲味無有大
小無有廣狹以萬寶衆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而亦
無所措手而加飾也以糞穢而污染之而空亦不受
其污染而亦無所施其污染也是猶以智聖飾其性
而性不加增以狂愚污染其性而性亦不加損性如
水火水火之性偏一切處取之以陽燧見於照用烹
飪之功而火之名屬焉取之以方諸見於潤澤飲濯
之用而水之名繫焉水火之眞性豈嘗顯照用烹飪
之功潤澤飲濯之用然亦未嘗離水火之性而有也

方其語性智愚孰名狂聖何有敦兮若無名之樸湛
然如九淵之止水無有波流不見文采縱欲喪心狂
之名生行日見德日新由必在道縱不踰矩而聖之
名立分別淑慝沉幾先物是非了然不惑於心而智
之名見沉於嗜慾汨於利害梏其天眞茅塞其心終
身不靈而愚之名隨之豈其性哉亦未嘗離其性而
有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星辰得之而明
雷風雨雹得之而震蕩鼓舞披拂潤澤用而見於止
而名山見於流行而名川芸芸名物蠢蠢名鳥獸蟲
魚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也性無名見於事物然後

名生焉人莫不有性指一物一事名之則非性也仁
義禮智四端固出於性指愛而議仁仁當其名指仁
以爲性性不受也性無二名仁非全名禮義智亦然
擴而克之溥而大之所以爲智爲聖不能則爲愚爲
狂出於習也非止性也孟子指性善以謂人之生也
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今有赤子臥之空室饑則乳
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及其長也試問之孰爲汝親
孰爲汝兄汝愛其親否汝悌其兄否赤子終不能知
其爲兄親也亦不知所以愛其兄親也方其孩提乳

哺者教之呼其父兄教習旣久見之亦數親愛之心
生焉豈止性哉指性以善不可也易曰利貞者性情
也不曰情性者性之情動而正也則近善矣故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亦通乎故習
然後能見可欲之情謂之善可也新室因孺子十六
年而不能名馬牛馬牛非異畜長大而不能名者不
習知也況親出於天性不能知愛與悌者亦不習之
過也習之則孝悌之名生不習則賊天滅性矣荀子
之言性惡其善者僞也以人之性生而好利順是故
爭奪生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生而有耳目之欲

順是故淫亂生則人之性惡明矣不唯不知正性而
又不通故習以其自見而言之也黃帝生而神靈后
稷生而岐嶷堯舜之於仁性之也苟不通乎故習均
是人也天胡爲獨以神靈岐嶷畀黃帝后稷以仁之
性付堯舜羊舌鮒初生母知其必以賄死不通乎故
習均是人也天胡獨以不義賄死與羊舌鮒是不然
也性如珠在泥如白受采珠雖在泥今古一如未嘗
變也白之受采隨染而化無有定色性無古今習通
古今唯通於古今故羊舌鮒之以賄死豈一日之積
哉其來有自矣是以神靈岐嶷不獨私於黃帝后稷

仁之性不專畀於堯舜也荀子以性爲惡見於習性
者然也不通乎故習雖習性亦未能究之也楊子以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
人是知其習而不知其性非可以習名也以善惡之
相混言性如析竹然一以爲籌一以爲矢一以爲縛
一以爲編雖不離竹不可以編縛籌矢名竹也亦不
可離竹而名編縛籌矢也合之而爲竹則無編縛籌
矢之名離之而爲編縛籌矢而竹之名絕矣今以善
惡相混言性是以編縛籌矢而名竹也而竹亦不當
其名名體絕處正性方出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

品上者善中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
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上焉者之於五主於
一行於四中焉者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
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有見於上中下
則有自性矣有仁義禮智信則有當名者矣性如水
中鹹膠中清陰中影水中日決定是有而不可得鷹
之鷙不可以爲慈化而爲鳩則鷙心盡矣橘之甘不
可以爲苦變而爲枳而甘味忘矣若有自性鷙慈甘
苦不可移也因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正性有三品
不可也仁義禮智信固出於性不可以名性且以水

言之學者之言水則曰下孟子亦云性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今有圓物非具水性也遇上則逆遇平則
止遇下則順而疾趨以是物爲性下可乎洪範曰水
曰潤下蓋未嘗指潤下爲水性也下水之勢也潤水
之澤也濕不可作鹹惟澤故能作鹹蓋水之性濕而
已流而爲江河瀦而爲陂澤散而爲雨露千變萬態
不離乎濕以水之性爲下可乎以人之性爲善可乎
性若具濕火性不復存矣蓋二者之性各相偏也由
是觀之濕且非水之眞性見於功用之性也如見習
而言性也老師宿儒咸以孟子性善爲近亦如見水

之濕指以爲眞性而不知無性無性仁義禮智信亦
無不性亦在習焉然後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此孔
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無間言相近則疑若
有間矣有間非全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天之命人性於生氣之宇如以小大之器納虛
空以大小之形相疑若有間然所納無非全空人之
稟性生而通故以習言之或生而智或生而愚亦疑
若有間其具全性則一故曰性相近也習之又習率
之又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故曰習相遠也所謂不
移者見於窮年沒齒習之已成之爲言也若終不可

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得無戾哉聖人之
言各有所當故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非正性也
指習性而爲性也或曰誠或曰氣或曰心或曰神或
曰道或曰天或曰命與所謂性一耶二耶曰非一非
二如空與日光方其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既昇則空
光滅以謂全是日也非無空光以謂有空光也而不
可分七者之於性見於感天地通神明格萬物信豚
魚則謂之誠見於至大至剛舉天地生陰陽行四時
育萬物其存於中若嬰兒之息綿綿若存而未忘發
而見於外浩然不屈萬乘不畏三軍義之所在百死

不怖則名之曰氣潛天地宰萬物能久能近能玄能
黃能變能化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擴之彌滿八極攝
之不見蹤跡名之曰心鼓舞羣動莫知作上作下如
風無形舍於心而無所感之則通獨妙萬物名之爲
神無不由也無不通也立之以爲極得之以爲德流
通爲五行不易爲五常父天母地徹古該今強名之
曰道無爲也非自然也無作也非任之也仰之而蒼
蒼豈其色也哉天得之而爲天人得之而爲人馬牛
得之嚙草飲泉不得已而名之曰天天使我有是之
謂命所以告諭風動四方之謂命所以名萬物之謂

命名雖不同其體則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
性則濫析而言性則殊不合不殊正性之理方見子
貢孔門之高弟而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宜其諸
子各持其說不見折衷於聖人第未之思相近相遠
不移之語爾正性一毫不可以加損習而至於聖人
猶有習惡未除起惟性起無一事一物不起滅惟性
滅無一事一物不滅性非起滅也若有一毫不盡皆
習性也是以無功用者猶在半途全性之習了忘性
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非大聖人孰能與此

論聖學在正心　胡安國

宋欽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務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言載於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源澄靜聖度虛明蓋天佑大宋篤生眞主俾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誦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

之學也伏願陛下愼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陛下裁察

論帝王之學　朱熹

寧宗時上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

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

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緖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

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

復生所以敎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淸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裁幸

好士對　　淳于髡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致士對　　郭隗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諫逐客書　　李斯

秦王拜李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上聖主得賢臣頌　王襃

漢宣帝五鳳三年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襃有軼材乃徵襃既至詔襃爲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襃對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塲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積賢疏　李固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選舉作大匠上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求賢對　　李絳

唐憲宗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偶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興歎想其風采洎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非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兹獨泰納諸仁壽邊境庫將燧之警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爲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至是也學士李絳對

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鈞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祗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大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荅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墩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

伯夷太公出明王禮士而𠜱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
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
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奬之令
從諫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
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得其隙唯義所比
不論親疏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
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
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曼之奏則樂得其
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
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

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乎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
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
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効用
三傑成功於高祖四士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
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
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
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
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
至無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養賢疏　程顥

宋神宗時程顥上養賢疏

臣竊以論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
致賢人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
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
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
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
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
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

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
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
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
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
居切磨日益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
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
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
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
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
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

下矣

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心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爲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眞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爲相太公方召然後爲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

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霸功譬之創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輮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爲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爲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者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翻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樂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況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

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忠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遺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陛下偏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爲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偷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爲禍甚遠也易曰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論君臣相疑之敝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毎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

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訴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爲比周朋黨讒誣譖訴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爲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讒諸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獎優異其後則或厭棄疎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問堪任使類或爲人所間毀端一開則不得爲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黜陟惟

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鄭獬上

臣比因賜對諭及房玄齡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

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日之處幽約蒙蔾藿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邪願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己者思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饑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繇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避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蹉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援之故劉備以

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摧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求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顯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論人主臧否人物宜密　呂公著

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呂公著上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論自古治亂在進佞直　富弼

神宗熙寧五年弼以司徒使相致仕上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爲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於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歎不見有聞於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爲

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卽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於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奏上上謂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子厚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多小人子厚曰盡令分析孰爲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子厚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厚無以對

彗見言任人疏

呂公著

神宗熙寧八年知潁州呂公著上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書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厚恩陛下涖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陛下祗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厲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旣有恐懼脩省之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除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蓋乖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僅說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干和氣扶老攜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

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忠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天下紛紛玷黷聖慮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作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爲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之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戎狄桀驁彊場有事

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況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為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子產之為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宫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間

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皐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檢布新以荅天戒則轉災為福旋踵而應矣臣昨者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之苟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煩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聰至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輙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奇謀高策亦未易為也

論君道在知人　胡安國

欽宗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

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晦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晦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晦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晦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晦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强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

信任不疑大本旣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民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

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荊川先生右編六卷終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七

君三

荊川先生右編卷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三

諫監謗　召公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

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諫靈王　白公子張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廣言路疏　　陳忠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嚮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奏乞延訪詢納　　李胤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脩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使臣訊訪　詔從之

請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劉洎

唐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

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
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令長久胝由
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愼茲取捨毎事敦朴無非至公
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
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
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闕淡焉怡目固萬
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戸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飛上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唐德宗駕幸奉天翰林學士陸贄上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誠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奴爲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于
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甚多大抵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詞窮若有奇才
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
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于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者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
莫盛于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
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
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
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于茲勿以小虞而
妨大道也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愼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于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于巳而望盡于人衆必紿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于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于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于物不信于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巳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賛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巳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

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

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愼于徵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
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
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
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
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
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
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居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

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
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
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
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
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
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
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
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
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

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
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
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
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
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
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
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
知四子之用心必不相違所以至于忍害而捨絕者蓋
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

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
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
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
天下之情固多失望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
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
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于前黈纊于側
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

于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何罪衆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評也如水鏡之設無意于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隱情言不苟進君子之

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是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寬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于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

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葢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論章疏多留中不降出狀　孫抃

臣伏見近日臣僚所上章奏多有留中不曾降出者臣愚竊謂此一事於朝廷之體至要至重陛下宜深思而遠慮之可也帝王尊居九重總覽萬幾防謹之先在於壅塞銳心精力舉通其原尚或間有欺隱故作弛放弊將如何臣即不審是已經聖覽別有特旨使之然耶將權勢僥倖妄生希合而致然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結巧僞公爲稽秘果有警急事陛下不聞大臣不得知其如何吁可駭也且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堯舜所以成大聖今自溫成皇后薨逝以來忽然

生此節目臣恐四方聞之謂陛下不喜正論遂使讜臣端士噤口結舌默不敢吐非廟社朝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欲望陛下敕中書申明自來條約指揮通進銀臺司及內中經歷處所應文字並須立便批鑿投進或降出不得稍違時刻仍一一與大臣商確可行可止之狀以慰中外物議則陛下聖德不損於昔時陛下朝政愈新於今日臣不勝懇悃之至

乞容異同之論　　呂大防

宋仁宗時上

古者袞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害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並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異者

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通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

測為伏惟仰覩天心旁考古義紬奇論而用中道則
天下幸甚

乞令朝臣轉對　司馬光

宋英宗朝任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
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
訕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
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勅閤門令疾速進入
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
不唯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

宗時得寇準眞宗時得張知白皆上書言事驟加擢
用後為宰相俱著名跡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
肅等二十四人等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
召赴闕其後稍稍用進多為名臣此皆近事可法者
也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偏知欲乞依祖宗
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
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
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
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
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
道理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為數等各以貼黃節出
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善者特
令引對而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為施
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
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
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
不是過也不然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
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

乞復知州人上殿言事　呂誨

宋英宗時侍御史呂誨上

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
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
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
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
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
問中書不閱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
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
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
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
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

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遷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宋英宗時上　鄭獬

臣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足以爲辭玉體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論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機之變槩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後用以爲政耶則傅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邪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爲之耶不明爲之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爲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惟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爲生而秋之爲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

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忠雖不敢亂大法而爲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而已一旦有鯱庬誰可横身爲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姦人朋比叅厠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眡今日爲治耶亂耶必以爲亂則邊兵不試境內無跋扈强臣孰謂之亂必以爲治則威令淩削大綱解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右顧則爲治左視則爲亂蓋陛下一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于蒭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濶略者哉臣願陛下馳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矣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

乞施行封事　司馬光

宋神宗朝侍御史中丞司馬光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罄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聚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苟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

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精簡令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効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乞追還轉對官陳習誤罰　王安石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

臣竊聞轉對官陳習坐言人罪惡被紏監當習之爲人忠邪慝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爲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羣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慝不上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涉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爲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贓汙而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

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爲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實而陛下遂以爲大惡則今孰敢爲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則雖大臣復有贓汙狼藉者陛下亦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是非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人之惡則象恭滔天方命圮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以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

一切斥絶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嫉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爲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陛下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

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孝孫

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劉孝孫上

臣伏見陛下講脩衆務提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奧幽亥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爲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爲朝廷所知比之流輩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

乞下求言詔書　　　司馬光

哲宗初即位門下侍郎司馬光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謹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切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

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處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司馬光

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亟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所有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

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徇者狹伏望聖朝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乞通下情除壅蔽　蘇　軾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

臣聞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亾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亾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典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

知驕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始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于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別無利害而于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衷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唯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于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于爭而旁

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守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也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于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人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自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

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乞行臺諫封事

宋哲宗時上　蘇轍

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知親覽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風聞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托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

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輙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須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乞省覽農民封事

宋哲宗時上　　司馬光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嵓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與於側

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眞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眞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勑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

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忠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取進止

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賜對　曾肇

宋哲宗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上

臣聞自昔有爲之君欲以收覽威柄修立政事一新海内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爲無稽於後爲有弊者則绌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物之變故能所爲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綱更革時弊爲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事無有所諱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内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

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爲急又况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爲關防杜塞言路指讜言正論爲矯激以循默取容爲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爲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屛去

小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爲之志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論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

已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爲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哉苟畏其亂惑而遂廢諮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爲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輒因賜對首敢以是爲獻伏惟留神采擇

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鄒浩

宋徽宗卽位初中書舍人鄒浩上

臣准中書省刑房送到録黃一道爲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尋覩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況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

特從輕典又且追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爲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爲時大弊自陛下勸獎開導始克通達世以相賀獲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録黃臣未敢簽書行下

乞容納直言　江公望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

臣聞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爲寢一戇直之臣甚微而朝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去國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蓋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既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飈之振槁翩翩然徑逝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囁嚅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廣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

推平恕以假借恐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臣之直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黠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謇直之氣日益尊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度宏博出於天性群臣進諫涉狂未嘗誅戮復加優賚天下之士孰不爲陛下盡忠況在言責者乎傳曰與主賞諫臣逸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太宗正觀之時道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樂蓋受難堪之言常在於慷慨願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剛明之君也而卒有怠惰之失相去遠矣惟陛下覽焉

乞通下情防太察　江公望

宋徽宗時上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見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

以求瑕搜慝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京兆不爲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目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扶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識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王

孫權用呂壹董舉罪糾姦纖芥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隲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籍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偏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召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默默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

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昊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本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乞先恤公議而後謹獨斷　鄒浩

宋欽宗時上

臣嘗讀孟子見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人君之所急務尤在於此焉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意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夫公議之所在既已察矣必待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惟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之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

未有不出於此者也臣愚伏見朝廷之事竊疑近日以來頗有異於陛下即位之初者參聽人言往往有嗟歎不平之語非若前日之無不和悅者且今去陛下即位之初纔半年有餘耳然遽已如此不知自今以往又將如之何也況祔廟既畢普天之下莫不延頸拭目以俟初政而初政者乃人君謹始以正其本者也尤宜省察正在今日臣願陛下深思孟子之言務使公議先達于上然後斷以獨智庶幾有為悉協天下之望

乞開言路　眞德秀

宋寧宗時秘書郎眞德秀上

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自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衆天下之善唯所欲爲而忌人之言今陛下恭己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虛心無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群臣猶嘗莫敢盡言者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誣佞成風日以滋盛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泰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始病之人血氣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

既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衆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爲力誠如更化之初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氣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黜是疾方寸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沉痼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夫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觀昔斥逐言者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渝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眞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譊譊以賈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暗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禮從容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寞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遇兩班多從陛下既進復却或至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

臣願自今昕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闕遺仍詔宣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往往過爲祕密不暇參酌群言討慮固曰精詳本末豈無未究有如楮弊鹽鈔尤爲民命所關而更張獨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倘凡皆若此欲事無遺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爲心以漢廷雜議爲法俾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

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迄成中興之烈而宰臣裴垍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垍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爲聖君而裴垍爲賢相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擢李藩姦阿苟容者如裴垍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

論都關中　婁敬

漢高帝五年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而見帝賜食已而問敬所欲言便事敬上說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從都成周疏　翼奉

漢元帝時七廟問奉以爲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攻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人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事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都金陵議　張紘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吳孫權長史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上言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

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諫移都洛陽　孫綽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
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
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豈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憋不
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
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
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永革中
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且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
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

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
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
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
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
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
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
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
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劃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

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
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
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
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
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
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
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
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
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
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

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
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
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
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
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
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
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政去小惠
節游費㽞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
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趣

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火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諫營建中都表　韓覃

唐玄宗開元間翰林學士韓覃上

臣聞古者明王之制也史書過瞽誦詩公卿諫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者也陛下不以臣不肖忝在學士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氏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曩者韋氏稱制萬邦憂惶實賴陛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也賤珍寶禁奢華罷土功敦朴素革衆弊代天工垂拱無爲削疑心崇虛靜追蹤堯舜比德軒羲天下顒顒傾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哉之歌復聞於黎庶矣奈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建中都乎

蓄於閑厩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耽於遊畋不節乎營爲繕造衆多乎都邑課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風因循覆車之軌天下失望四海驚嗟朝野心知而懼罪鉗口以斯統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且自歷代之君皆欲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者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者哉子孫若覺所行必將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爲之矣以亡國之主自謂必不亡也然後至於敗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將亡也然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懼亡

獲堅固也管仲曰古之隳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有樂焉不知其陷于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于無形之始慎禍于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論思樂人而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下之大禁襲春秋之所譏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孝經曰理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

於士人乎今不恤庶人之擾而建都國不畏上天之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奢而欲永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已來水旱不節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輦洛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饑餒者衆加以東北有不賓之寇西凉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埸騷動近又胡羯逆命徵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建中都乎至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衆多矣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况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强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

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侵奪閭閻令其別創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莫知所從外迫威詔內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盈于途路達於鬼神老小孤惸泫然無訴憂悲苦惱不可勝說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意之言息匪德陽之殿魏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職非其位言發微細然聖主不以人廢言不以微賤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垂明詔深恤黎庶罷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論都洛陽　郭子儀

唐代宗時郭子儀構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罷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

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

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竊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皐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

討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永永無極矣願時遵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至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論修建北京　范仲淹

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

上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肝昊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備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

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此夾輔之策）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豕徒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鬭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

[illegible]濟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官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爲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

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

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輙建

謂比之秦春君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
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
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
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
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乞罷修京城

宋仁宗時上　余靖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
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
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以慮始人之常情

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望
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
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
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
之、豈不動搖、强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
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
諸路揀點鄉兵、是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
之賂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皆不可卒保咎落
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
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

肯謂其實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
趨、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議巡幸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乃上十事首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雖有變
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
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
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
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

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
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
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鎭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
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
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
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
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
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
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
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

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
川、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
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擾
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
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
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
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
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
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爲治守
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
宜先期降敕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
巡幸、擬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
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
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一劄子　　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
之議、上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
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
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
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
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
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
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
安危所繫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
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
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
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
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

而欲爲大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
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
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
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
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
以爲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
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
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
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
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

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所出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鶩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盗賊蠭起

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間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商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盗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

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推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

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所陳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

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毎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

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强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論經理建康以備巡幸　葉夢得

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爲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倚大江以爲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龍蜀不以爲意侯景長驅

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爲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爲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爲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爲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爲帥藩宿以重兵以爲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葺之分備也戍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願自竭以冀秋毫之補不敢以犯分爲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都建康策　王阮

宋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决王阮試禮部對策

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

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劒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

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日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恐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患不爲爾

中興論都建業巡武昌　陳亮

上孝宗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

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

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賢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柬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

而兵自强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固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闘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守與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

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壓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虚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間機而發

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宫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

[illegible]之勢分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指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椹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乘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犄角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

西之衆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誠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摇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衆之勢臣恐進取

未必行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野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八

相

荊川先生右編卷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相

論三不朽　叔孫豹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劾丞相匡衡等奏　王尊

漢成帝初即位中書謁者令石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前顯貴幸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顯不敢言至是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衡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論丞相薛宣奏　涓勳

（漢成帝時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係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並力逐捕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勳奏　翟方進

（漢成帝時丞相司直翟方進新視事涓勳亦初拜司隸校尉不肯謁丞相御史方進乃陰察勳事舉奏）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詔貶勳爲昌陵令）

諫丞相諸葛亮書　楊顒

（漢後主時顒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嘗自校簿書顒諫）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竟納之

規宰相魏元忠書　袁楚客

唐武后時元忠爲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楚客上書規之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傅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功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剖劍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吏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挾左道以惑主若而傑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陸贄

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愼大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涤自刻愼勉脩廉隅若盖由頁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愼太過斯

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遂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賤苟或違道且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赦宥下士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宗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惻恍惻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哷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常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

所以未敢奉詔冐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
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
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
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財上行則賞罰之柄失
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
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
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貫衆忍行剗剝者見謂公
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
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漁不懷愧心但逞
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

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
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
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
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求
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已興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
毫末既差丘山聚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
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
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
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

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
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
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
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
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嘗有
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
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
之人遐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
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

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
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
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
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
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
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且夫古之懷
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
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

原缺第十葉

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未然之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況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爲也且爲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言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自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

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望陛下清閑之晏召對執政大臣以堯舜君相戒敕之義丁寧宣諭今後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祖宗之制度或失先王之典禮並須再三執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爲限如此則諸妖不能勝德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廢太平可致臣以言事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扳援大臣者豈爲自安之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輕於事甚切惟陛下財擇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論二府當執奏傳宣內臣轉官　范　鎮

宋仁宗至和二年宰臣劉沆面奉德音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事賞罰外餘令二府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內副都知任守忠等九人並遷官知諫院范鎮奏

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

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之言出而爲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以示天下使人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至和二年三月宰臣劉沆面奉德音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事賞罰外餘令二府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內副都知任守忠等九人並遷官故鎮上此奏時知諫院

論宰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　孫　沔

宋仁宗慶曆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過闕上奏

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弊救時聖人之能

事古之士有頁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
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爲安逸之計而奚
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
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
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
踰年而已遷豈有若古之僨決流竄而殞絕其身者
歟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
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慟哭長歎息而後無
人爲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
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吏也皆

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聵罷軟制勑方
下人咸以爲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
以爲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邊
鄙久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
爲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
能進賢者朝廷失衆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
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姦
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
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備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
陛下默恭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廸蔡齊薛

奎以正直迭居兩府曹脩古李紘劉隨鞠詠孔道輔
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
然猶姦纖僥倖閹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爲害景祐
以後丞相呂夷簡進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
久連黜忠言幾廢直道洎爲使相出鎮許昌以王隨
陳堯佐代其任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
多士政事寢廢卽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非
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
含變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無慚愧尚得三師
居第自奉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

者爲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已者爲自固之計故陛下
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召自大名再秉鈞衡
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
將帥連敗北虜脅取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
守宰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
於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爲社稷大計也今夷簡
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卿之疾
在于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
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所請陛下無
不行終始顧遇而未嘗衰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已

原缺第十六葉

未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確誠篤信之恩也噫
肅常滿前誰階于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
下祇有夷簡而天下無其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
今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
也天下士大夫皆謂纖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
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
未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累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
貨殖之家有至寶之物猶當謹重扃鑰非博識者不
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騃吏終日戲玩不委諸地而
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

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營之策數十年間遂至太寧
何嘗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爲萬世業若屋之柱
石身之手足手足委墜心體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
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
方今北虜伺隙以致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
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僞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
民人疲弊政事𠈡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章華
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巳然之見
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
地之請未及境而司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

士之僉論歸大事而有守秉謙節而不回居外則有
撫民之譽在內則有諍臣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
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循資次補亦丞
相素爲之地安肯援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
之兒國家安危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爲陛下
如此言之也臣見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有談兵略
者謟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言者
之過也竊恐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押闔
之辭離間之說悉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
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于人不畏于後臣區區之忍

幸觀咫尺恥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爲傾邪所害
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
稷之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忠良而
去敗亂之敝事克復昇平在于此日則天下幸甚

辭賜金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
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
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
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無所

咨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敝袴猶不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爲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亦然故能馭駕英豪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金無功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

是人主知我之功者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皆懷怨望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狥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知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

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蠲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此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遺詔命堅辭賜物至于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

論宰臣辭免郊賜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

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爲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凡宜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

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

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依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

論述前後辭免恩命以辯讒謗　富弼

宋神宗熙寧二年同平章事富弼上

臣有不合自陳而須至冒犯誅殛陳於冕旒之前者蓋事不獲已也伏望聖慈寬其罪戾使得畢其誠不勝大幸臣近日方知有人聞于陛下曰富某本無病乃托疾避事又曰所患已愈必不復起自謂仁宗舊相不欲更在朝廷其詞意痛害深切大抵云云皆此

類也事是臣傳聞未知虛的假使的然有之臣仰認
陛下知臣之深終必不信然臣倉皇恐駭自無容措
之地或對案不食或通夕不寢不知身世之所在此
讒者固亦無他只因臣久患足疾累辭陛下恩寵不
喜臣者緣而造作謗毀必欲陷臣於不測之罪也臣
之有病無病及所患愈與未愈累曾披瀝更不叙述
今直具臣歷事三朝垂四十載前後皆有避恩辭寵
之迹不只今日輒敢昧死陳露上煩天聽此所謂不
合自陳而須至陳之蓋不獲已者也臣於仁宗天聖
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厠名試館職臣以不善作

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
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嫚書遣使欲復
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
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
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便議行賞臣累曾面
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
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
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即未是久
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
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

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
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
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
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
數人近侍臣寮妄指他事讒臣奉使不了乞斬於都
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
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
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曾上章直
携所降綸誥上殿又叙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
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

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臣亦欲携綸誥上殿面
懇是日適會西人朝辭已班于紫宸殿仁宗尚坐垂
拱急傳宣云只候卿入密院班即駕過紫宸累遣都
知御藥院及諸中使督迫推擁臣爲紫宸立班多時
及久滯聖駕不得已且赴密院班方俟西人辭訖班
退再求上殿求免傳宣不許遂徑詣中書復陳除授
未便之理宰相章得象晏殊謂臣曰曾看綸誥否臣
對以既不敢受此恩命即綸誥亦未敢覩覽得象等
復曰前日進入勅誥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
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illegible]

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
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
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
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
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
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
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
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
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
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

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
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
臣即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
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
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曾臣一相
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兖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
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
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
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
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

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
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
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
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
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曾安
卹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
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兩指揮兵謀叛欲應
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
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
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

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
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
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
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
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
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
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陽踰年陛下已即位臣又累
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
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
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允各許歸潘

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
叙述其不得允者即更不敢備載今朝廷諸司盡有
當時行遣照據臣私家亦有當時所上章表粗存不
敢輙有一語妄以增損上惑天聽也陛下試觀臣上
項所陳乃見臣前後垂叅辭免官職自有本末不獨
只於陛下今日意懷狂狷而屢有辭避煩瀆聖明也
夫富貴者人之所欲臣至爲膚淺木亦好富貴喜功
名其如事有無可柰何而須當辭者遂辭之即不是
樂處貧賤而甘在人下也所以前後辭免恩命不是
無名蓋各有所爲皆出於無可柰何或以已所不能

而辭或以夷夏事理不便恐誤國家大計而辭或避
讒解禍以出使爲名而辭或以幹本職公事不足爲
勞而辭或以丁憂去官不當起復而辭或以久病在
告不能供職而辭或以恩澤太厚而辭或以病守閑
郡不敢坐享高官重祿而辭或以所患未能趨朝及
於事體未安而辭皆出於無可柰何而必當辭之者
也在中外之人則謂臣所辭皆以爲允其如不喜臣
者盡以爲非又恐臣粗得虛名與時復用所以常自
有心及使其朋類依約影響架造讒謗大則欲臣陷
於死禍小則欲臣永廢不用臣每竊思生平未嘗有

一事復人之讐立朝惟務包容含忍且欲共成國家
之務而讒人所以不容臣者無他只是忌前好勝不
欲臣有寸長片善在已之上又臣爲相日憸佞險惡
小人多不得進以此臣所以常被陷而側目相視也
臣每觀書傳見從古以來君臣之間無不慮讒人之
爲患也尚書舜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謂驚動
我衆人也毛詩采葛篇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注謂
臣下懼讒一日不見君如三年也又采苓篇曰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注謂爲善者誹訕之人欲使捨而貶
退也又青蠅篇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注謂蠅之爲蟲汙白使黒汙黒使白喻讒人變
亂善惡也又巷伯篇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注謂曰北方沍寒而不毛跳謂欲凍死
之也又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注謂欲昊天制其罪
也又十月篇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外又有浸潤媒孽翕訾
交鬪鑠金銷骨投杼掇蜂如此等語極多不可悉數
以至周孔大聖荀孟大賢尚不能免臣本何人而望
免夫讒舌謗口之毀不亦難乎所頼者三朝聖人察
臣愚短本無他腸力賜主張而保全之也在陛下聖

耆老臣尤爲深篤臣所恨病患未能便就死地上報
聖恩萬分之一近日又蒙聖慈專遣中使抑賜國醫
診視調理恩寵專厚自此臣恐妬喜者愈生憎疾而
讒譖益至也雖陛下天縱明聖洞見忠邪老病孤危
之臣必保首領其如臣心自不安寧恐以憂死與其
驚憂而死不若死於國事又緣未能拾杖亦未免用
人扶策行步拜起尚甚艱梗所以未敢受京師差遣
如觀使者以此故也若陛下且欲驅策即乞一近下
路分扶病宣力所貴在外枉出處自便管事之餘不
妨將養衰體也昔孫臏刖足猶立戰功葛亮輿尸尚

能走敵臣之才力固不逮二子然且當竭盡駑蹇以
免避事之謗爾俟臣疾體平復路分中或無敗事即
別聽陛下任使亦未爲就犬馬之懇惟聖情裁照

論身疾簽朝政乞致仕疏　呂誨

宋神宗熙寧四年時呂誨提舉崇福宮以疾求致仕曰

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
實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
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
憚偏僻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
雖臣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

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俾因年而還政

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官均

宋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上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
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
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
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職弼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
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
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若
漢陳平爲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爲

當責廷尉內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
曰公爲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視訟牒日
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切見比年左右僕射每
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
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下臨御之
初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重正綱紀以
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于細

務臣切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謀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切為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共於謀王體斷國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為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類分輕重其事為關尚書其事為關二丞其事為關僕射尚書可以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必關僕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論執政自擇臺諫　蘇轍

宋哲宗時上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君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三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既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唯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顧避皆為鳳所不喜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

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唯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戊寅上丞相書　真德秀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江東轉運副使德秀上史彌遠

丞相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居古之人相業未可以遽數也于常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

漢以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諭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過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紬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拘軀効命而弗敢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

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況于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illegible]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副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于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于罔功刑不撓于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才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

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于君而君信之下不斬于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于州平見啟誨于元直受盡言于幼宰頻諫止于偉度退然自托于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知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古秉權用事者鮮不說人之贊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贊已者爲

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缺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于爲國而不以其私求于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說人之贊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與

又上丞相書　眞德秀

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覩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者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預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之官除職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強直自許者亦

右編　卷之八　三十四　三百九十三

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蹇忤不如柔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論辨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加以此名羣驅並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眞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眞僞不分而槩嫉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于此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情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后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于石金混于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琢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于過故趙中令有專權之毁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嵬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

右編　卷之八　三十五　四百五　張洪

所以彰三相之賢能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問可知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茆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易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畏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

賢良等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愬于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于此其后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才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

任卜相對　李克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諫以災眚切免公台　陳忠

漢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論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　劉洎

唐太宗貞觀間治書侍御史劉洎上

臣聞尚書萬機實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于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勑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

謗所以郎中丞尊惟事咨禀尚書依違不能斷决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爲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至昏既無益于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趍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右編　卷之八　二十八　三百七十八

乞委宰執抄錄言動送付史館　扈蒙

宋太祖時上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脩撰日曆所貴睿德神功歷千年而不朽嘉謨聖政垂萬世以爲光

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富弼

宋仁宗慶曆元年知諫院富弼上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令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况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覩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右編　卷之八　三十九　三百四十四　胡宗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宋仁宗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大副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王安石

宋仁宗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故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也臣等切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己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

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肯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核大臣改脩政事誠欲改脩政事則今月八日指揮爲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

受陛下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

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三年知制誥知諫院歐陽脩上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

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藉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蔡襄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蔡襄上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有密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卽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

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鄉戰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冇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

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既宜處于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居外　歐陽脩

宋仁宗時上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

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脩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論宰相當擇賢而久其任　何郯

仁宗皇祐四年殿中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

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爲日曠久不敗者豈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皐陶爲冠夏之賢臣伯益爲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

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爲輔不唯其身任之
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
之中興其相傅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闕一易人
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
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
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
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于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
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
矣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
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

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
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
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爲邪險害之所
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頻之功任
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
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黄裳裴度崔羣而致也任之不
能終以皇甫鎛程异間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玆
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
保其終未始不致亂而人君者必以是爲監則庶幾
凜凜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庾皆官之輕者

然而當善其吏久而至子孫者爲美況其任天下之
事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
理擇賢爲輔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數十
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
亟罷不能持久其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
不及之唯呂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
之李迪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
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爲然
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
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

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
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祿以溫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
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黄紙則以爲榮此尤可惟也
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
望者矣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不
累月而星變爲異以前世之事爲驗多詔于大臣不
利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
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爲言或以過有災異則固當
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
爲浮言所移諸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

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尚孳孳勞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于當年名號榮于後世爾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爲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苟且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于職焉既久矣必待

之以勿疑焉審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苟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強爲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論安危之機在命相　馬遵

仁宗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上

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歎以爲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爲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狩臣累懇求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別須求之以付大柄令山攉州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陛下擢臣冗職

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天聽唯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爲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乞聽兩府辭避遷官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惜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預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狥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後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吏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倖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

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他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損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惜其他惟陛下察之

論除拜大臣當密　富弼

神宗初立弼判河陽除左僕射上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郡爲上盡疑今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能

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
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
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
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令四
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那陛
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
惟必慮陛下微失防詳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
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
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

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
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
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況韓琦以下七人
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
以招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觀使優
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
比然郡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
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
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
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

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
政臣皆刺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
能使人不疑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
今兩府八人者還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
體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私
今乃使臣於閑宮觀中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
大臣一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
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徇從陛下私竊之
恩而輒便當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
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

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爲君之道治國之體寧無所損
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
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
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祥豈可目爲常事
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
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
如此謹重況用捨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欲用臣
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任則陛下豈宜遂
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
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

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來辭免卽却令歸河陽天下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卽衆心自安何必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諫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廻卽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

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為此也更望聖慈并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社稷生靈之幸也

論除授當經二府　蔡承禧

神宗熙寧九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上

臣伏覩近日命趙禼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illegible]之事或難盡信然若無其出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苟有聞見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徧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行所能已先參攷則日功日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為嫌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乖戾所為諂邪則敷告外廷去之可也至

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內計定而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決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祇使小臣開陳或患其宛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迫急而不暇詳閱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係國務何緣却關外司樂使疾於一時忘機微於後日一啟其漸浸難

改更況於邊庭休戚至重直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
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
有不預焉則大臣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
處夫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
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
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
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爲容身
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耶而又君逸臣勞勢自
當爾主憂辱臣是皆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
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

也臣不必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
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
之方矣太祖以王者醉於玉堂而悉逐御史此可謂
責彈劾之臣矣蓋平日不侵其所職則後日可責以
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
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
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
豈可相承上下如此則恐權綱一紊極之則難臣欲
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
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者
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
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
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乞優待文彦博而勿煩以事　呂陶

哲宗元祐元年詔起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陶上

臣聞三公者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表正萬邦儀刑四
海不必備其官不可名以職委任之重則以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爲事體貌之隆則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非若六卿庶尹分曹治事而有常責也漢世以來
典章因革與古不同乃以丞相兼三公之事至成帝

時始從何武之議特置此官光武中興孝明繼治皆
勵精以親庶政然而不知稽古建官之本意不明道
揆法守之事宜乃以吏事譴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
禮稍薄甚者有至罪斥誅辱之累君臣始終安得不
戒今太師文彦博弼亮四世位冠一品才業推高於
朝廷威名取敬於夷狄陛下渴見儀形特降褒詔供
饋許肯異數優密前代莫擬深合古先聖人尊崇元
老之義有大論議詢之而後可定也有大措置審之
而後可行也經筵講道接之則師範嚴矣虜使在廷
望之則國體重矣若乃居以一官責以庶事則臣愚

循以爲未安蓋三省之務參總萬目鉅至於命令機權細至於簿書期會紛紛坌集日交於前而丞輔之職無所不統有一闕失責亦隨之雖彥博康寧強健材力裕然猶若間暇而年過八十無預齋喪豈可處之以勞唯宜待之以佚且古之養老以祝噎祝鯁居其前後豈其所養之人皆至衰耄而設之蓋情之所恤者深則禮之所加者備安可因其康壯則必煩以事哉恭惟先帝考古作法更新官制以三省大臣執國之柄釐治萬務唯師傅之官久虛其位而有一人焉以四世輔弼之舊適居此職則固宜以論道經邦

責之不必累以官事庶幾上顯朝廷褒崇勳德之意不爭四海具瞻之心臣待罪言路不敢以輕賤自默陛下恕其狂瞽而裁之以義

乞許文彥博等辭避免拜　蘇軾

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令後入朝免拜詔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老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令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待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

乞加張方平恩禮　哲宗時上　蘇軾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又於熙寧之初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退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覬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
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

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曾肇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罷門下侍郎韓維肇上

臣前日輒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
謂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
豈不知從命順指爲得理逆命忤旨爲有罪然臣一
門之內世受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
澤深厚臣倘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
陛下聽決萬機二年于此辨別忠邪賞罰功罪無不
出當而獨於此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國罪何可逃
臣之報君義將安在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傾寫
肺肝冀有補於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
祿所爲不正非欲令維與百祿較是非止欲考覈維
之欺君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祿之病則是維
爲執政敢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之體雖
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
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
蓋執政大臣參預國論其於論議臧否人物不一一
須形文字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心服與
不服爾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唯是百官有司有
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
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
案牘爲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

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
而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也執政大臣自
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議論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
爲形迹恐非陛下赤心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
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之所禮
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謂人主之尊如堂羣
臣如陛陛廉遠地則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難犯乃
能使下夫二千石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去之況
陛下左右執政之臣有堂陛之勢臣受陛下厚恩食
朝廷重祿豈私一韓維以負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

已者爲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爾伏望陛下察臣心澄神熟慮倘蒙採錄乞如前奏施行所有誥辭未敢脩撰

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梁燾

哲宗元祐五年御史中丞梁燾上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真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

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嘗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振粟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于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乃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聲背其過咎終以跡絕朝廷雖以老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

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臣言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具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非獨以安大防

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爲計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競誚旱烈之謹銷厭愁怨之氣上欲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
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議本政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乃疏陳十事其八請政歸中書則朝廷尊故議本政因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乞復用李綱上欽宗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為邦彥等擠陷萘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
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豈足為辱
況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
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畫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為陛
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
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
臣不能以一家殉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
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
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
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
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
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
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
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
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
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其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

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
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
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
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寧肝邦彥等並當
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
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
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
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
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

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
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
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
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虜擒
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
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
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
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

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太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不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益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措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

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恐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

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援推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群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異日乃問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

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

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一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彦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

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

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彦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貴忍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非半面之雅與邦彦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彦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彦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

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八終

潁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九

將

三師謀伐秦師 原軫等

為將

求自効平羌疏 上漢順帝 皇甫規

上書自訟 上順帝 補 皇甫規

度遼將軍臨行陳時事疏 上桓帝 補 陳龜

論儒將 上宋眞宗 補 孫何

兵論論賢將 上光宗 周南

用將

論不用魏尚 上漢文帝 馮唐

薦用辛慶忌 上成帝 補 何武

論寇賊未平當須良將 上東晉元帝 補 虞預

論保全將帥 上唐太宗 補 岑文本

上命將用兵封事 上高宗 魏元忠

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上德宗 陸贄

論兩河淮西利害在得將狀 上德宗 陸贄

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上德宗 陸贄

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上德宗 陸贄

請許渾瑊李晟等自取機便狀 上德宗 陸贄

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上宋仁宗 韓琦

論延接將官 上仁宗 錢若水

論將權不可不專 上仁宗 補 文彥博

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 上仁宗 范仲淹

乞別議求將之法 上仁宗 歐陽修

論鄭戩不可爲四路招討 上仁宗 歐陽修

論郭承祐不可帥眞定 上仁宗 歐陽修

論狄青爲樞密使 上仁宗 龐籍

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上仁宗 歐陽修

乞令陝西主帥並帶押蕃部使 上仁宗 范仲淹

論祖宗不任武人爲大帥 上哲宗 劉摰

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 上徽宗 任伯雨

論四道置帥 上欽宗 胡安國

論任將 上高宗 補 李光

論馭將三法 上高宗 補 汪藻

荊川先生右編卷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將

三帥謀伐秦師　原軫等

秦師滅滑而還晋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求自効平羌疏　皇甫規

漢順帝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冠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訟　皇甫規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

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冐昧略上

度遼將軍臨行陳時事疏　陳龜

漢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

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召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隷掃除

吏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祈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論儒將

宋眞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　　孫何

臣遠祖武有言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攸寄黎民所賴其委任而尊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而授者有推轂分閫而遣者舉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穀於晉侯曰典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

能却敵非謂彎弧擊劍蒙輪拔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苻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離為二文者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

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倔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羣校鮮有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羽之勇敢或逗遛而玩愆或險果而輕敵黠虜假息事皆由此歷觀前代之備邊也或振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糧於敵境或以屯田周給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

敵亦有旁招小國近撫諸蕃或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而收其效不困已之士卒不竭已之饋餉計中術內使之挫衂晁錯有言曰用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因烏桓而郅支滅任延籍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旁午動息之間羸糧景從臣嘗竊算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已百倍於羌虜而兵戈屢動未能垂藁街之首輦運交馳未能撤榆塞之警其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故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

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羣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言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聳邊方唯祀與戎斯爲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

之租賦榷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陣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爲之仍令稟其節度果用是道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內皆爲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可以歸下此又膠柱之常談也夫爲國者患賢之不得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邊之不寧不患將之重苟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之事况疆埸之任乎苟非其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况貔貅之衆乎陛下若謂今之武臣宣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侯其員缺互以儒將代之統兵驕其前勞改授近地况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祖以不殺之略降巴蜀平昇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取并汾朝吳越來漳泉豐功厚利炳在信史其或者留此二虜啓發神武待陛下而盪平剪滅之不可稽誅如此之久也斯事機要非小臣所當議然備位諫列受詔讜言苟此際不能罄竭狂瞽即尸祿曠官甚矣瀝懇章奏惟陛下特達而行之

兵論論賢將　　周　南

宋光宗時周南進兵論

臣聞貪將以刻剝致怨已然之事舉世皆知之賢將以閱習而得謗則人或未諭臣請論之臣聞紹興罷兵之後御軍者豈必皆賢爲兵者豈盡知義良由立功以後隊伍多是崇資俸賜各各溫飽是以軍政不問寬嚴士氣無不和樂今兵不用又三十年一軍之中白身而經轉資者不能什一經轉資而得補授者不能百一日請百金而謂之行伍者四居其三口累衆多衣糧不足議者以爲若欲少振士氣必須先得其驩心然軍中犒賞務患無錢朝廷特支不可數得爲統制者方懼致怨何敢復問軍政之廢墮故以擊

刺則不必精騎射則不必習爲軍士者亦且利其放縱樂其安閑巧者治其工作技藝黠者蕭博鬻買下者鬻薪織屨以贍其寒餒怨有廉勤之將稍有撫循之意不過因其閱習計其才力賞以金錢以示優厚然官給之弓官授之矢損壞則有決罰請納則有糜費自爲而私置之則所得不足以償旬呈月試筋力以窮非時拍試豈能盡中往往相視怨尤以爲反不若偷墮之無事若更有繕修役使則怨且怒故昔以貪將而軍怨今以賢將而謗生蓋久遠而憚勞勢則然矣臣聞西陲若階成和鳳之兵有不曾得帛衣其

身者而壯兵之官未嘗不嚴亦未嘗敢怨則以其人習於麤糲之故也今三衙周衛長子育妻衣服浮脆無異都民視沿江諸屯尤爲驕惰故日給以錢月給以粟四口以上又特出補助之給往往其貧悴如故陛下若欲脩立軍政則所當講求者非止一事若欲增軍中公使之錢禁役使勞苦以優易其力亦足以少寬賢將之所憂矣

論不用魏尚　馮唐

漢文帝十四年帝輦過郎署時唐爲郎中署長問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何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怒讓唐唐對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

薦用辛慶忌　何武

漢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預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逎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

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預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論寇賊未平當須良將　虞預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上疏

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仗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非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而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狦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遠道湯獻之牛羊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望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

足令忘身昔英布見謾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

論保全將帥　岑文本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大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

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

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
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
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
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謹者寡貪求者
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
其死伏願録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
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
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
之時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

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
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
公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
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

上命將用兵封事　魏元忠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
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
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
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
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
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
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
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
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視此士之貧
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
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
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
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

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
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
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
事不如意十常八九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
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
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
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
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
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
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

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
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
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
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
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
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
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廷擢校爲
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
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
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勵其心罰重

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
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
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
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
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
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
之臣恐賚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
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稱不
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
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眞僞相錯臣以吏
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
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
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
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
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
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
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玄
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

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
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
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
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
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旗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
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
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
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有前盡死而後
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
法許敵能鬭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

殺敵橫屍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閫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弗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卽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翰林學士陸贄上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從因汴路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以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衛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凜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弊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恐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開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論兩河淮西利害在得將狀　陸贄

唐德宗時贄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曰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

恐其中或有傷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財用不過蹴鞠距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

英神志期平壹召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率殆窮於閭濮笞肉搥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脣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以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

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

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況及百物可謂繁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

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
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
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
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
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
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
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
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
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
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

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
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
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
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犴汾潞壓其腹雖欲放
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
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
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
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衂
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
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州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

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遐勁委
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用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
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
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
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
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勑諸鎭務使協
同督責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
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
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使懷光帥
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鎭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

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
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
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
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
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
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
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帥而已以
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
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
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

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賓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賓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覩豐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

又明矣留之則徒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陸贄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之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諭此事臣遂洗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幷若有幽贊二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陸贄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悉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惡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徵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是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奏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會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謹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請許渾瑊李晟等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共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進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威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克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覦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秖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固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敷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言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韓琦

宋仁宗寶元二年右司諫韓琦乞許邊臣過闕朝見狀

臣竊見朝廷近來每於外任就移臣寮往沿邊委寄任使內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陳乞朝見例各不蒙允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恩澤希求錫賜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令將所見入遞以聞臣竊以臣寮久在外任必有素蘊冀得一望清光開陳本末理既周盡事必易行陛下若因而勉之責其效命則必挺身忘死思有以報陛下寵遇之厚若或別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可否必不容其僥倖況今西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任臣寮自當詔令入對慰

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面天顔使其自陳猶行沮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之術也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寮因經過到京乞朝見者並賜恩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繫在朝廷斷在不行豈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兼聞見有新差知渭州張元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未見俞旨亦望特賜允可

論延接將官　錢若水

宋仁宗時上

伏聞西鄙用兵以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臣切詳所謂未見其宜謂之

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浼瀆則非所以御芻蕘而廣接納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今用兵要在開通壅塞非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時也謂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為奸人非宜鄙之也謂朝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聞達非以博究利病而剪除宄孽之意也以此四事求之臣故曰切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興陝西大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蓋亦分備他盜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間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於咫尺待以從容霽其威顔加之善誘使無懼懾盡日數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趣嚮之邪正可者則獎激而遣之不可者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自謂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有所分付不患邊奏不省不憂權臣害能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而去磬竭為期刻志夷凶立功報主局分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陛下勤勞之心豈不至哉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事豈不博哉今却其所求不與之見奏對之是非無由辨

趣嚮之邪正不得知彼又自謂朝廷雖然遣行官家未嘗識面但從職任罔察事情胷臆不伸括囊而去至則邊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機欲陳而不敢陳或慮聰明不聞或憂權臣見忌人皆懼禍誰肯盡心縱有既聞豈如面奏陛下勤勞之心則怠矣接納之禮則隙矣聞見之事則隘矣禍不滋蔓已為大幸如望寇之速平兵之速弭則不可得也議者又謂臣曰此非主上息於勤勞而疎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常慮獲罪不欲許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有陳兩府之罪䀠晤聖人聰明則非己之利也故但奏

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與遷補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欲徼望恩榮別希錫賜以此罔上上以爲然意欲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下耳目自以爲安身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惟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論將權不可不專　文彦博

宋仁宗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奏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所以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

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邊壘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帥之臣卽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鄰郡置獄取勘下法寺詳案定刑臣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復恐推劾之際據引枝蔓萌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衆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於宸算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於朝廷乎儻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令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歐億萬之衆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隳軍中之令矣議者

或曰今所遇之寇未有大敵所輿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臣以爲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儻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衆笑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爲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霸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奏裁此則施於平居無事之

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
薑有毒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
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偏
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
合該軍法者不須置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
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
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於廟堂之上與宰
輔大臣計之審矣豈容跡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
署職在司聰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
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
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采擇干冒
旒冕

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知延州范仲淹奏狀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纔亡人情頗
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
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
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
今諸軍諸班必有智勇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等
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
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
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
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
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
當連坐所責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
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况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
非細事乞國家常爲預備早加選擢

乞別議求將之法　歐陽修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屢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
征行禁衞諸軍全然寡小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
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内
虚朝廷勢衰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
人禁兵驕墮不可用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
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
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
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
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
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
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

夷遺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或與狂悖今年元昊妄
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效死奮
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
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
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
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
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
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
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泛濫
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

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
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
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
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
得則當多方用意蚤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
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
格以來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
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
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
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
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
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
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
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
以爲隊將此一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
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
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
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
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

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
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
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
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
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
於軍中自可求將者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
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
自定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
軍以備宿衞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
此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以補

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備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比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

論鄭戩不可爲四路招討　歐陽修

仁宗慶曆四年歐陽修上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兼陝西都部管自聞此

命外之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

五也今都部管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顧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巳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下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

體皆順處置合宜

論郭承祐不可帥眞定　歐陽修

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眞定部管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眞無人乎蓋不力求之

耳今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爲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燕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備北方人皆獻言願

契丹臣劉六符也

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意將臣先爲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勳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

論狄青爲樞密使　龐籍

仁宗皇祐五年狄青破儂智高廣南平召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以爲不可上論

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荊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

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歐陽修

仁宗皇祐五年歐陽修上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

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臣切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一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

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

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蚤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開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乞令陝西主帥並帶押蕃部使　范仲淹

仁宗時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奏

臣切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唯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鬬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喚便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將節度並帶押蕃部使

論祖宗不任武人爲大帥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論祖宗不任武人爲大帥以意深遠狀

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爲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爲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

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嘗伏念禦邊禦戎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已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强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爲大將林甫利其夷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

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爲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
能測之如昌詐人材未爲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
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内外文臣從官
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
幸後世有引此時爲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
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　　任伯雨

宋徽宗時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風聞外議皆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益以
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爲諫官敢不先慮萬一

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爲禍階此唐室方
鎭之患所由起也唐自開元以前諸邊帥多用儒將
緝綏懷附内外帖然及李林甫爲宰相欲久其位惡
儒臣有勞入爲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遂召祿
山之亂肅代以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已有功強
藩巨鎭以次分授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
甲兵重權在手脣齒相依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
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
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繫不得不然及至太
宗以後迤邐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

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鎭之弊以爲子孫萬世之
計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以後人人皆有
作帥之望苟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先後有得有不
得則内有怨心外有慚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已及
其臨事豈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傲然自大
有貪功臣之心則生事邀功有黷貨財之心則侵剝
夷漢跋扈驕蹇不循法度朝廷若不體問則養成其
惡爲禍愈深若便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
移徙非其所欲則脅衆留已以朝廷從之則損威違
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黨相芘伸縮進退莫不掣肘

誑習既久人人以爲當然則方鎭之患自此成矣況
朝廷闕帥自可於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
才望資序深者權試其才平時守邊若無大事萬一
不任亦止一時外患若用武臣漸成方鎭之勢則國
家内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謂朝廷盛強雖用
武臣未必爲患前此間有武臣爲帥矣臣謂不然且
前此雖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是以人不
僥倖且規事建議必圖萬世之固預防未然之禍方
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世有方鎭之患耶臣願
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之事遵祖宗之制審所處置

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

論四道置帥　胡安國

宋欽宗靖康元年中書舍人胡安國論四道置帥狀

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錄黃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付之一面爲衛王室禦狂虜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州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州操取兗事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

宗時黃巢入寇用高駢爲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強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觀前弊削奪藩鎮之權行至於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爲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再賜裁酌特降聖旨施行

論任將　李光

宋高宗時李光進

臣聞自古帝王欲創業中興未有不先收攬威權駕御英傑者故揚雄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故韓彭之流咸爲我用卒破秦項以有天下者盡駕御之

術也今陛下所與圖中興攘大敵者不在張韓劉岳吳玠等數大將乎陛下欲盡駕馭之術則於此數人者當使恩威並行其心悅服然後可以制其死命得其死力也臣觀諸將各有所長不可偏任如張劉之持重韓岳之驍勇政在陛下區處駕御之耳韓世忠岳飛其實未立尺寸之功寵任之專恩數之隆錫賚之厚莫與爲比而陰拱傍觀者惟幸其不成功其勢不得不重彼重而我輕一旦有急勢必偃蹇況張劉二軍士馬器甲實精銳犀利光世宜稍加任用與世忠相肘腋動則分路而進急則畫疆而守兵聲既廣

則勢張虜所備多則力分而我得勝算矣張俊雖若畏懦其實有謀陛下嘗委以宿衛矣今所謂中軍者獨臣師古數千人皆烏合之衆神器所在寡弱如此豈所謂防微杜漸折衝消萌者哉臣愚欲望陛下深詔大臣別議萬全之策使韓劉吳岳分諸路以守邊疆張俊擁全師以衛王室庶幾爪牙心膂各盡其用委任之際無偏重之患將出其恩使大逵過望此漢祖將將之術也

論馭將三法　　汪藻

宋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奏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不刪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御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郤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郤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郤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

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illegible]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illegible]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

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眞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坐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

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邇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

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始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

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蹙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衞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鎭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

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蔽斷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叅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

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illegible][illegible]普而從頫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愼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永窗坐覩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illegible]哉祖宗時武臣莫敢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愼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毋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

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邊寇蔑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illegible]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羣爲盜匿國家所[illegible]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背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而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買子至

是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内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泛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共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興將借補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寘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廪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權於憑凌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泛取臣竊視國家軍兵之俸百官之廪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户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横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亥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之惜也若内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

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

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

后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后

諫以翟女爲后　富辰

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諫立趙皇后　　劉輔

漢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諫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微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諫立后不決　　胡廣

漢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立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愛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立爲皇后

露布上書言立亳氏爲后　　李雲

漢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愼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戸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謟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諫立郭貴嬪爲后　　棧　潜

魏文帝黄初三年欲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潜上疏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

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宋人欒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請納王蘊女爲后　　桓　冲

晉武帝寧康三年將納后詔于公卿時王蘊女容德淑令衆以應選中軍將軍桓冲等奏

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敦降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冑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

諫立武氏爲后　　來　濟

唐高宗將以武氏爲后中書令來濟諫

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

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諫立武惠妃爲后疏　　潘好禮

唐玄宗欲立武惠妃爲后御史潘好禮上

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言廢后事　范仲淹

宋仁宗明道二年廢皇后郭氏右司諫范仲淹進諫論知睦州到任謝表上言廢后事

臣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聞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祈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撥鼇粉之禍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氏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咒咀之罪乃立飛鷰姊妹妬甚于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號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招反報之殃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也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於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朝終始之德

論廢后逐諫臣　富弼

宋仁宗明道二年將作監丞富弼上

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踴自太祖太宗眞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爲人子孫不能遵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柰天下何仲淹爲諫官所以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

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爲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獻不敢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謂廢一婦人爲甚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

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爲天子莊獻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慾之心廢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竊痛惜之莊獻太后臨朝劉從德死恩典大重諫官滕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獻纔徂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獎復處憲省修古雖死重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脩古等所陳修古等追

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莊憲時論冬伏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承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以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爲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爲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能幹是易爲也如仲淹者乃爲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

惜性命爲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爲易者而不爲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爲之事不知何人爲陛下爲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如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姦雄覩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喜以爲中

列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事臣一念及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滅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論爲穎王擇妃　韓維

宋英宗治平間右庶子韓維上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

姻爲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于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色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逮氏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勵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穎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志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

論選后四事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五年給事中范祖禹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伏竊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

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爲嫘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

於姜源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巳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盡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巳周之興也以姜源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

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巳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覽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未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

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illegible]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眾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

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彝禮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

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於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眾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眾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官　陳次升

哲宗紹聖三年九月廢皇后孟氏居瑤華宮次升上奏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
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
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
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咸
相與爲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
有司雖聞追驗證佐而事涉祕密朝臣爲不與聞士
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非若
臣下一言一責廢之逐之不足深惜自古推鞠獄訟
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
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爲天下

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官公
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
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
獄成閹宦此天下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施行

乞追停劉賢妃冊禮別選賢族　鄒浩

哲宗元符元年翰林學士鄒浩上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
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
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爲天下
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
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
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
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
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
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
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
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
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
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

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
必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
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
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
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
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
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
丘之會載書猶且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
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

妾爲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爲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霸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愉也臣觀

白麻內冊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吝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項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求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爲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

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省納不以一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公議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諫遜位武后 此疏重刻未附諫立后疏末　郝處俊

唐高宗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

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

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
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
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
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願陛下不疑帝遂沮

請則天皇后復位皇太子疏　蘇安恒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則天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武邑人蘇安恒先已上疏請禪位東宮太后慰諭遣之至是復上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
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

者先王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股肱令陛下兼知
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
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
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
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
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
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
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
旃鳳翔參野剗平寓縣龍踐宸極歃血爲盟指河爲
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
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
諭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
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
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
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
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
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
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太帝墳陵陛
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
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

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
如高揖機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
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
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
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
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書奏太后亦不之罪

諫皇后韋氏預政　桓彥範

唐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爲侍中時韋后復預政彥範上書

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

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
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
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
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
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
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於外朝深居宮掖
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上慈聖皇后乞益加慈愛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光上奏皇太后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
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
加之也故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之遠也
編戶之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
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帝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
貴人之子烜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
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
明帝殂太子卽位是爲明帝章帝亦孝性純篤恩性
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
談臣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
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
踐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
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聯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
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
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
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
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
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
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
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

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婿自童幼之歲殿
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
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
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
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
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
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
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
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
疾之禮也今陛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

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重賞無效則威之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懌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佑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而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淸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

乞母子之間恩信相接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光上疏慈聖皇太后

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爝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有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旣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

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以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

拊循愛育有恩無威今旣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
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
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
望不能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
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
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
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
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
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踈
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

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
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陛下母儀天
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
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
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
國誠不意閭巷之氏忽有今兹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疾之時宮省之内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
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倖求祿
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
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

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
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徤之
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
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
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肯卓
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
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
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與殿下之計也臣
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
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

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稱謝然後兩
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
以温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
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
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内外無
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
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譏謗之言流
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旣能以祖宗之
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同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

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
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能結以恩信猜而
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傾過盡其死力始終無二
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
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
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
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
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
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
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

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
留神幸察

上慈聖皇后乞歸符寶 呂誨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
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
而成翊輔之功廻形謙讓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
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
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
哉蓋一所司行遣之際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
益於聖躬亦恐前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
終之際不可不謹爾臣所以歷懇而言萬死無避惟
祈鑒照天下幸甚

論太后受冊文德殿 曾肇

宋哲宗時

臣伏聞已降勑命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
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太安殿發冊今大慶
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子
之誼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
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

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幾出於權宜垂簾
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
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
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
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
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
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

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爲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爲言者誠見太皇太后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爲己之欲臣愚故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爲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

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爲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尊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殿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爲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爲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

上宣仁皇后乞養帝德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二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宣仁皇后

臣伏以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愚以爲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

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爲美德修爲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爲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

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宮以輔
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覩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
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
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人少習儉約長猶侈
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
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
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
百姓困敝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

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
望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
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
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
爲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
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
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
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
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

之效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
靡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
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
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
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
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爲
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古之爭臣必諫其漸若事已
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爲象筯箕子歎曰爲象筯
必爲玉杯復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
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
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
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卽吉之始若一開後靡之端恐
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爲之防止於未然臣愚
不識忌諱唯陛下裁赦

上宣仁皇后乞保護聖體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昧爽聽朝覲斷萬
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
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亦憂勤天下

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蒼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聞嘗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

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爲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

左右前[illegible]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

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后爲法此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使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天下引領以望光輝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尊體康健德性成就以爲宗社無疆之

禍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參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贛之言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漢宣帝時膠東王太后數出遊獵敞爲膠東相奏書諫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諫專寵書　漢成帝　譙玄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論娶九女　杜欽

漢哀帝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

叱將軍常以爲憂

論收城詔取散失内人等狀　陸贄

唐德亮興元中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贄上奏

右德亮承旨并録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

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豈有擲棄宫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音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將何有夫以内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覩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内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

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必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

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賤禍機其利害亦去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論美人張氏宜裁損恩寵　歐陽修

宋仁宗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汚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楊氏尚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是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當常令謙儉不至驕溢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與衆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其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

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月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汚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

論臨幸温成祠廟　歐陽脩

仁宗至和二年上初貴妃張氏卒追册爲温成皇后至是欲幸祠廟脩奏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眞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爲正月八日

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惟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唯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論后妃封贈劄子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光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母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謹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

贈之典等而爲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闈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省愼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曰且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席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爲不可而犯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爲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爲不

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傅則乞自今以後惟宰相樞副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論諸宮女御不宜遷擢　范師道

仁宗時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知諫院范師道上疏

臣聞理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智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正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慢瀆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需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與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論內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奏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于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幹當人施行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一

儲

乞迎奉上皇第二狀 上欽宗　陳公輔

議迎還兩宮劄子 上高宗　李綱

請駕謁兩宮奏 上光宗　補　黃裳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上光宗　朱熹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儲

諫立少　仲山父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易太子疏　叔孫通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傅叔孫通諫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且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茂

漢武帝征和二年江充與太子有隙命充治巫蠱獄充持太子急太子捕斬充出武庫兵發長安言太子反帝詔捕斬反者太子南奔帝怒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諫易太子　史丹

漢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

忽忽不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親疾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動太子由是遂爲嗣

請冊立太子　李絳

唐憲宗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

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

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與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恐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先及於子孫朕甚惡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懼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冊命即惠昭太子也

乞早建儲闈　田錫

宋眞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

臣竊觀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棣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於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爲圖也

乞遴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

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爲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

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煥有章氣至而周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眞宗眞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寄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

擇宗親才而賢者與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嚮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水災疏論建儲

宋仁宗至和三年上　　歐陽脩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疏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

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櫬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惻生者旣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幾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咨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

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

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

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榮

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

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

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乞參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計　范鎮

仁宗嘉祐元年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奏

臣伏惟陛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於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爲宗廟社稷計以廣孝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以宗廟社稷爲憂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顧推向者之言而終行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宗後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係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眞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眞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之公心考眞宗皇帝時故事斷於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牘牘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

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

乞選立太子　歐陽修

仁宗嘉祐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上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異必然之聽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

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鼎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宫之中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才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皇雖曰至尊未嘗獨處者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宮妾在

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褻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日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虚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乞早建太子　張述

仁宗嘉祐五年張述上

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誠疑之夫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

世之患歷觀前世[illegible]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illegible]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illegible]恬不爲計豈不危哉

乞罷禱祠立副君　胡宿

仁宗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

臣被旨令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自開闢以來神武英斷未有如太祖皇帝陛下必待聖

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仁
可以爲副君者立之則儲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
欲望聖慈特賜睿斷臣不勝區區之情

乞檢會臣僚奏議早爲定斷　呂誨

仁宗嘉祐六年呂誨上

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精擇旁繼
指斥祖宗分别肴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憤
發於忠誠而深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室有親疏
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
機以萌非冀惟陛下思忠言奮剛斷遏未然之亂無

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近日奏彗星纏心宿
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
前爲太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賢之知
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
西北臣又聞自夏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
江河泛溢民户墊溺陰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
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
器承祧養德贊美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
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
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

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警駭
是亦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
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
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况宗枝
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
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緩
上心此最爲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
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
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
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

監成安覆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
之患早爲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

論皇嗣有屬宜宣示令行　韓琦

仁宗嘉祐六年首相韓琦上

臣竊見近歲以來内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海
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
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爲嗣陛下慈
仁崇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貺必生聖子以爲廟社
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
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

此篇乃叙事無深識

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謀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宜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置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

論建儲 仁宗嘉祐六年

韓琦

琦遷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

論教太子

申叔時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書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自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愼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論傅讙　胥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朦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

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朦瞍脩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太子官屬對　疏廣

漢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
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漢光武建武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司徒掾班彪上言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

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與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値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

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内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

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愼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愼終將安保

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冑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飭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陛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檛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

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安居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諫節愍太子書　姚班

唐武后時姚班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

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

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黯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翫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

後壘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聽
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
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奏講勸夫經所以立行
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司馬光

宋英宗初即位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
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
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
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

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
後道明而德成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
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
得見或見而遽退言語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
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
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
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理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
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愨難移然親近易習
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

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
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
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
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
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愨之人使所
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
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伴
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

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
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
評事趙彥若[illegible]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
易退國子監直講孫寔好學有文脩身謹行秘閣校
理孟恂清純豈弟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
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尤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
忠不敢避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乞令置王傅友官　呂大防

英宗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

八視皇子潁王以元子之重幼年盛德出閤開府

二年於玆雖陛下聖心謙遜未皇正位東宮而社稷之本天下之望實有繫焉至於師友寮寀宜用道德英俊一時之賢或以方嚴見憚或以行義可法庶可以行輔導之職發揮皇子聰明仁義之姿屢觀前古未嘗不謹於此故在虞則有夔周則有周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閎夭漢則有留侯四皓二䟽石奮丙吉韋元成鄧禹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故宣廣言於宣帝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雄張佚言於光武曰為天下立太子則宜用天下賢才此可見其遴選之意所以重國

本而尊宗廟也竊見近除頴王府記室陳薦侍御孫固道義無聞學問至淺初薦之被選已為時論所非而固之獲進重取識者之笑皆以為諂事公卿致身於此又安能儀刑藩邸輔翼元良也哉臣愚以為宜餝輔臣更選經行脩明可為師範者以備王府官屬為固之才量其所堪改授別職及乞保舊會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充其任則朝廷尊榮天下幸甚

諫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里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諫太子將下軍　　士蔿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

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

舋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
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
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論內禪乞留太子禦虜　李綱

宋徽宗宣和七年冬以皇子爲開封牧兵部侍郎李綱上奏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
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
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之
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

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悅人心堯
舜脩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
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
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
北以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
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
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
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趣
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
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

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
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厲兵躬臨訓練降詔開
罪涓日啓行以懾戎心以皷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
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
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
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
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
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師
出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

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
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皷破之
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
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皆知之臣亦疑聖意
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
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撥欄
淤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則以紓一時
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深計而
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官室百官萬民而
[illegible]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畀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

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胡可勝言哉陛
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
之愈也事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
今言之儻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
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
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
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
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
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閑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
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

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
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
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
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
已搖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
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
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
人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

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
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
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繫屬陛下
如釋重負耳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
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
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
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
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
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

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
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
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鉞俟死之至取
進止

論太子不當領臨安府尹　　王師愈

宋孝宗時信州守王師愈奏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以為
社稷宗廟永永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
故事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諭竊惟皇
太子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

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所以況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廣大也雖有至道故事臣猶以爲不然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況自藝祖已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眞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

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仍合添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眞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況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眞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啓迪從容議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稟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睿德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非所以況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爲駐蹕之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

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疎遠愚昧不知朝廷故事僭越狂妄罪死不赦伏惟陛下少加思慮寬假誅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論太子不當領中書樞密　趙天麟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趙天麟上

臣聞未宜輕舉者四海之宗不可常空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違析羽之招明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尚貫大經矧此國基係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而行孝奚暇乎他事哉今國家飾張治具整頓條綱內

焉三公九卿外焉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
下之員揆務分司嚴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
物不安务推惻隱之心迓續文明之治至於中書一
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逮旬累月望儲闈銅輦
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膝金屏之大坐事專歸於副
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
之鎖鑰挈四海蒼生之命掌萬眷皇闈之家任之而
當則奠枕磐石任之未當則瘝官病政此寔國家股
肱心膂之臣也樞密者疆埸之守衛熊虎之維綱武
臣效力而有所歸依殫忠寒心而潛消變故良才司

令則坐撫塵清脉者持衡則多生解事此寔國家爪
牙統領之臣也由此觀之軍民一柄治亂所關具其
員而非其才尚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
且太子正名之後雖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
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凡在臣民而咸仰但惟父母之
常尊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爲天
子之元子其貴無以尚矣任天下之副君其盛茂以
加矣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階宥府都堂占
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東宮之領此
職非臣之所獲知若謂藉其重以鎮之邪則朝臣政

事無不奏聞是天威以鎮之矣何煩太子鎮之哉若
謂他人不可爲此職耶則太師太保國王暨劉公爲
之矣太傅司徒亦有爲之者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
皆令異姓爲之何獨人不敢爲此職哉況耶律公已
嘗作中書令乎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
研磨往古之攸行爰証當今之急務龍樓問寢懸懃
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嶶柔爲
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進善之旌敢諫之鼓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胤祚長久者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所以周公示法
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以陛下之聖猶立保傅
在太子以奚疑伏望陛下慎選碩人輔導太子無令
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如此
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維新天地有長
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勿及巖穴舉大賢充令
使之官即聖主錫軍民之福也愚臣妄議實係亂言
但以詔文許陳朝廷得失故冒死以言之爾

論兩宮當相恃爲安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春英宗即位尊皇
后曹氏爲皇太后因帝疾權同聽政光上奏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於倉卒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

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全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鬪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疑內外相疑然後得肆其姦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睿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謹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

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關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懽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願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乞益致孝謹疏　　司馬光

仁宗嘉祐八年司馬光上奏英宗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恩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男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太半焉陛下自齠齓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况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言語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謬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脩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懽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歲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illegible]以聞乞留神采擇

乞謹奉養勤聽斷

英宗治平元年先上奏

司馬光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嚮[illegible]之道臣昨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illegible]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

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
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
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
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
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
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
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朞年
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
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皆以爲
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

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
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
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
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
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
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
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
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
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
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睿之德
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
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
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尙守所見
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嫌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
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
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
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

乞詣皇太后陳謝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降逐內侍任守忠光奏乞詣皇太后閤陳謝上言

臣伏見陛下嚮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

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
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
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
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
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
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
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除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忻悅
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
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
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

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今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于史冊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

乞寬讒間之黨以慰太后　　傅堯俞

宋英宗[illegible]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illegible]中外聞者罔不忻忭罰一勸百固可破姦猾之膽[illegible]憲失於彈劾聖慶囘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㑹怨枝詞蔓說往往寖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論究則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擅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需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衆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交鬭之語得行其間令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下交欣其為陛下之福臣言甚忠懇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太后罷聽政乞孝事疏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光上奏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朞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事小事非天下所

以望於陛下者也鼎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加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為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

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木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欣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

捨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竄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于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分明慈孝懽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昔侍衛之人猶有怠惰求須之物稍失其擬加以讒邪交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

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尊

居深宮自暇自逸感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綱紀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治要臣願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洶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乞再頒行明道詔書　上哲宗　范純仁

仁宗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莊獻皇太后夙承先顧保佑冲人一紀於茲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日雖機務之繁並用祖宗之憲永惟慈訓居極孝思而上封之人罔識大體務爲詆訐有拂聽聞其垂簾日除改所行詔命不得輒有上言咨爾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攬庶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口事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詔

臣近曾錄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陛下稽倣降詔以誡薄俗至今未蒙施行近聞有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已進御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須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今再錄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乞迎奉上皇駕篤其孝心　陳公輔

宋欽宗靖康元年檢書郎陳公輔上奏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離間陛下父

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夷狄作禍深厭萬幾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豈有異志耶縱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

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
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明睿智寬厚
豁達不防奸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
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
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攻過無以復加陛下
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
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
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
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

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内自后妃諸王
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
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託
之重戢兵遠邇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若
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非爲天子父尊之
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
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
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
節者分日請見上皇得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
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循不避哉夫堯舜
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陛
下貴爲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
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
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
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伊始豈
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
之間然有餘責唯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乞迎奉上皇第二狀　陳公輔

欽宗靖康元年公輔遷左司諫上

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

甘誅夷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示聽覽更蒙聖慈擢
爲諫官令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輒
當此選臣以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
盡者今輒敢冒然再爲陛下陳之臣初謂上皇之怒
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爲言及聞聖
語方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爲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
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皇之盛
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然後
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爲舜者亦難

堪矣終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
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
有天下之大與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聰明睿智之主
陛下苟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
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迎奉如李綱
固可委矣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而諭使
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陛下言之臣料上皇必無
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宮人拆苑囿減翫好之具
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官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
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二而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

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爲非乎上皇久之
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
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
罪己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
臣僚行移文字迴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奸人得以
借口而激怒也臣又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
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
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
中耶若果先還臣因當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
遜辭以理開諭皇后若當此禮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之
未盡或尚有蠧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
之事處之爲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
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
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
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
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
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
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
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議迎還兩宮劄子　宋高宗時上　李綱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
人弟之道而不可得總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
惟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
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
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
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
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
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

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於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至十年國勢初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剪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垂譽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於父母自古帝王稱爲大孝無如帝

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於上下神祇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總攬萬幾惟以何施何爲而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弟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祐助宜何如哉昔太公爲楚兵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臣能爲自治自彊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加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

請駕謁兩宮奏　黄裳

宋光宗紹熙三年帝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中書舍人黄裳奏

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

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

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
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
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
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
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将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
下則不疑小人将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
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
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
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
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朱熹

宋光宗時上

臣迂愚衰賤無以踰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
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
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
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供職到闕三獲進對每妄
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務詳封事不受賀表之
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爲庶可以披瀝肝胆畢
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録使令之意又竊惟
念服在内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
亦不敢輙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
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
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事
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
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
識文義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惟非陛
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
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
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有處服用且
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

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
之願以爲陛下必晢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脩葺
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
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
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
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
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
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
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
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宫室但以適已自奉爲事而

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
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
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
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
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
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
必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
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
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
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

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
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
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
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
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　其深
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
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
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

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燕
放遨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
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
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啚亦將有借
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
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
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
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
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
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

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
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
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
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
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
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
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
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
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
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

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
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
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
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且
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
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
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至于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
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祔思
諸陵之傍僣邪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
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
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
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于無窮
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
下深察愚言而反之于心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
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
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
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兩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

壽皇几筵之奉而進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小
窺覦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嘆此一事也
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
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
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
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
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
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
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
散而歡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

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
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
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
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
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
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
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
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
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可者稱制臨決則
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

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策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類煩聖聽亦望特宜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于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

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嘗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一終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二

宗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宗

諫以狄伐鄭　富辰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後徙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

起奇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古來少有此議見就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

右編　卷之十二　二

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冷而緊　超卓　又一段論淮南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大經畫

右編　卷之十二　三

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賈誼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上疏諫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顧留計

奏封皇子議　竇融等

漢光武即位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群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

論遣諸王就國疏　宋意

漢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遂上疏諫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夾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論封國　楊兆

晋武帝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建議上奏

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論封國世減疏　張普惠

後魏孝明帝時諮議究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

詩稱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册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强大分王罪犯墮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搆世截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俎幽顯同究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悉令始列璧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懸親疎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濟陰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克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邦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克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食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促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番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懃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

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并

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依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

論樹建藩屏　　于宣敏

隋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轍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之帝嘉納

請罷封建　　李百藥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帝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王元景等又封功臣廿四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駁奏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

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

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

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

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

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俊
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巳思治豈
若是乎内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
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
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須絛之貴
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獎布褁身
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揔而
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
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臧國弒君亂常
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雎咸秩遂用玉帛

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
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
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
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
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
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
弊未盡飭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寓縣
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呉楚懸隔
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
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

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
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
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
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
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
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内豎親嘗御膳文王之
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
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
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

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
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産竟
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
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虚聖情矜愍勤加惠
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唯藜藿樂撤簨簴言
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
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
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
茂實心切憂勞跡絶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
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

備盡所闕唯及政事更無與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
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
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
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非月之關鑰
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
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
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

論封建宗子　張方平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臣聞在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
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
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脤膰之賜及其衰也幽
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
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毘輔翼獎
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
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
起子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
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
權故其祚擬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
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鄄城武若任國
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根
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塗謀安後世配兵諸
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凡作自相屠刈過於血
仇離石肅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剗盡猶賴藩
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
干誅皆自上流然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險害
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于後劉氏二明昏迷悖
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朽兀然股肱悉
除但存胃領險慝之人以為利孩雄之臣以為福故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
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
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往討嵒廊謨
謀書勳是旌流於史牒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
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
疎間親天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
家德[illegible]流光慶基遼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秋
華既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
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于四方者矣至于爵德官才
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歎焉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

要敢僭論焉

論教勸宗室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張方平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冑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世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

而國子遂廢冑學之禮今諸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冑皆見貴驕生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爲愼擇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貞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道薫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爲令名嚴畏之爲吉德獎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誡懼之以遠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即爲除授凡選人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自謀爲進宦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爲

夫食荼蓼者不知薺苴居鱻博者必爲齊言紲緞隨染薰猶易器况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愼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

局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爲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率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雖居象魏之間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爲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脩志業四方

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緜緜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爲德化之徽邦家之光也

論封太祖後　劉攽

宋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奏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爲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論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爲兄弟相傳體猶商之諸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

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爲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宗厚始祖之子當必異於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藝祖顧聖慮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乞立宗子課試法　趙彥若

宋神宗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奏

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

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意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宁勤求之意而窒常拘俗取適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疏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雖或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論當世然取其稍近古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

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
稱謂宜具爲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
課試法每過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
頒示優與著爲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
何獨樸樕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
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
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並進布列中外以鎮安
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
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

論宗子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
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
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
若親戚爲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
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
之在是焉當時不以爲私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
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
而庇本根强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强既與
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戚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啚所
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羸異
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蔑而難制也
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親屬之在東都者席捲而
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
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疏屬卑秩不近畿甸幸
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係圖而
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
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
兵之職若以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

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
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
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
不敢肆矣昔仁宗朝富弼在樞府仁宗詔弼專管北
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
所以強本枝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
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强而中國
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
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
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

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内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值冠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嚮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内乂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論宜大用宗室　蔡戡

宋光宗時蔡戡上奏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才大夫大

者制禮作樂濟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畧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爲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爲長久豈非得周家强本支之道而然與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惇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得施用終亦汩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爲監司守臣内而爲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緣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拔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

子弟去宮掖而親州縣之勞捨膏粱而爲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爲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唯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革不若設爲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

者許其自陳試賦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師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有華國之文則使居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眞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之七國行事欲稍侵削數奏暴過惡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

臣聞此六朝文之濫觴也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對微物其詞如特比興之類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勝又具以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辭過禮疏　東平王蒼

漢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貴焉

論奏劉愷讓國　賈逵

漢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

劉般嗣子愷表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慶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 和帝納之

求通親親表　曹植

魏明帝太和五年植求通親親上表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承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於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歷語爾若
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
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
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
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

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之

言宗室令時之賢宜擢用　蘇軾

宋哲宗元祐七年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上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
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
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
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
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
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
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
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
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
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
大聳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令時事親篤孝內行
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
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
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
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
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
遂以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

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諫寵州吁　石碏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諫吳王書　　鄒陽

文帝時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事吳王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斥言故借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全是敎圖文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晩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

北文辭極健

叙漢攻取之勢是[illegible]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墜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奏吳王書　　枚乘

景帝時枚乘初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illegible]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

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
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
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
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
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
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
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復上吳王書　　　　枚　乘

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向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上書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
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
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
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
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
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
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齧利劍
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
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
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
願大王孰察焉

請勿治梁王疏　谷永

成帝時谷永上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
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
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

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
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
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
不治

論渤海王悝封事　史弼

漢桓帝弟渤海王悝素性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恣為亂乃上封事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
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
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

愓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
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傲愓之心
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
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
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
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
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
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
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

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
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廮陶王）

論魯王不當與太子齊衡　　顧譚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
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
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
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
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
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
太子而便魯王也

論魏王府料物有逾太子　　褚遂良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諫）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
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
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
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
超越嫡子止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

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
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
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
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
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言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
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
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巨萬
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
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
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

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帝深納其言

論皇二子禮秩當與潁王差遠　傅堯俞

宋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

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忠蔽于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潤惟推心于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詞畧則在理難悉語深則于事非便輙陳梗槩惟陛下思之臣竊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萬務則罔或不周及于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牽于内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位與潁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閤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炙聖訓友于雍睦固異于人臣獨恐異時年各長成左右使令迭至毀譽歲月寖久或有可念夫有始有卒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爲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顥等幼少便爲節制待顥以下恩意禮秩當與潁王差遠使限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但告外廷臣不敢遽献愚瞽今輙復諫露者望陛下黙留聖意

卷十三

主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湖陽公主請禁制貴戚　蔡茂

漢光武時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司徒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

臣聞興化致敎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宛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宜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光武納之

論安樂公主濫封營建疏　辛替否

唐中宗景龍元年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別築第侈譖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頫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媿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

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睿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憐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

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卹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贍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

眞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度乏惡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禳饑饉矣

論太平安樂公主立黨書　　武平一

中宗景龍中武平一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詆毀親貴難閱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

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迭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胥簷之伍苟輸譏計脅肩邸第之中禁順媪宦之側

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旣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　帝美其忠切

論金城公主請文籍　　于休烈

唐玄宗時吐蕃以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帝詔秘書寫賜正字于休烈上疏

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

善學不同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
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
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
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
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
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
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
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
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
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
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于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上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
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
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
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
公主下嫁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
之心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
苗積將一二十騎輕賫敕書先至嗢沒斯處令其轉
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嗢沒斯便受朝旨固表恭
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
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論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　胡宿

宋仁宗皇祐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

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竊
聞議行册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
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

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
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
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
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
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告
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
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册禮今施于兗
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
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
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于史册後世將有譏議

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閒文皇之聽尊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乞檢制兖國公主宅內臣等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口前管勾兖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

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藉藉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召還兖國公主宅內臣等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光上

臣光曾上言為前管幹兖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幹當外議喧嘩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兖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

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

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狥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惜㬥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後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以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禄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論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狀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上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惋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嗟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晏然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論駙馬都尉韓嘉彥之廢　彭汝礪

哲宗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

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爲美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

有所不敢違周之盛蓋始乎此夫夫婦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慎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爲政在房闥矣賞罰天之命也故雖朝廷之大人君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公而已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事至微者天猶監之況其大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內思所以致皇太妃之歡外思所以致

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臣聞以其道事其親之謂孝以其義而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冢其夫則人倫誖於上風俗壞于下必非皇太后所欲爲者也今雖能逐一嘉彥然使謗議歸于朝廷譏誚行于後世所謂愛之適所以傷之也夫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實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下有以釋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下欲拂于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拂陛下而順承之如此而欲安天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慎之毋忽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四

戚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霍氏封事　張敞

漢宣帝即位大將軍霍光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知大體之識）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

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敝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漢成帝時王氏專政災異數見劉向以宗室遺老上封事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於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

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
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
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
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
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
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
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

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
孫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
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
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
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
甚

論王氏書　梅　福

漢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
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寖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
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尹之佐也循高

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
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
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
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
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
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
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
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
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忘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

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䟽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

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毋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熱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論封拜丁傅書　　師丹

漢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大封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于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日食對論丁傅　　杜鄴

漢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除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應書昏
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
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
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
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
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
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
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

宏去藩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
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
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
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
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
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
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
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
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
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
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號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天變不空保佑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
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
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

漢哀帝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進董賢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
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饑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
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
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
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
也盜賊刼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
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
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
在營私家稱賔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
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
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
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
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賔客漿酒霍肉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
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
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
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
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
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
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
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
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
而已

賢良方正策論馮衛二外家　申屠剛

漢平帝時剛仕郡功曹于時王莽專政多
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

嘗疾之以宋賢良方正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

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空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

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

請抑損后族之權疏　第五倫

漢章帝初立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司空第五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

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

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論竇氏賓客疏　第五倫

漢章帝時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論竇憲封事　何敞

漢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爲車騎將軍侍御史何敞已上疏諫後又數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

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敢區區誠欲計策兩
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
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戚
獲之謀上安王父下存王母猶不免于嚴怒臣伏惟
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
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
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
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諫用外戚疏　翟酺

漢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酺上疏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疎其君時不可也臣繆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
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
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
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
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
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
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
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
同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
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
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
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
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
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

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斂百
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數定也
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
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
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
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
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

觀與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
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論許鄧騭以母憂乞身　　班昭

漢安帝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

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内未静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蝗之赤心

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

上書訟鄧騭　　朱寵

漢安帝時大司農朱寵上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爲宮人單

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奏誅外戚梁氏　　張綱

漢順帝漢安元年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讃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

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上書論梁冀　　袁著

漢桓帝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臣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
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奏讓專任門下事　裴頠

晉武帝太康中遷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頠而使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宗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
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
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
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
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

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
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
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
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
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
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

疏辭中書監　庾亮

史晉明帝卽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爲中書監上疏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
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
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
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
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
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禍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
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
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
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
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
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
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茍無大瑕猶或見容至
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既重矣大矣而
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
國爲之敝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
於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懇款朝士百僚熾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若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巳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請罷武氏諸王疏　敬暉

唐中宗神龍元年帝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中臺右丞敬暉上奏

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豈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三聖重光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躬覩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宽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寔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

歡欣鼓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又聞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誡自皇明反正天命維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鄉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寔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曆數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

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
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
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幽派恩貸
忝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何伏願陛下
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
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
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
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爲唐臣寔爲唐計伏乞
聖慈俯垂矜納

論贈韋后父爲王　賈虛已

唐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爲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巳上疏

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
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
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論外戚向氏恩命　楊繪

宋神宗時知諫院楊繪奏

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
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汎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
陛下爲后族也高氏之宗於陛下爲母族也曹氏之
宗於陛下爲祖母族也伏覩差防禦使向傳範知澶
州未行間外皆傳向傳範營康車之命于東平之守
臣獨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不轉觀察使果知鄆
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
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
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
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
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
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
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
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

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部兼安撫使凡
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據要藩
於理得爲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
肯自以爲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
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狥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
載之後幸甚

論向族子弟乞寢加訓敕　鄒浩

宋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鄒浩上奏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協濟
艱難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事惟慈聖光獻

皇后垂簾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辟今皇太后乃深自退託不敢引三后爲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不復與政既又不俟祔廟垂踐初言自古以來方冊所載母后之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皇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況忠義有識之士哉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陛下以此爲私而宮禁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歡心者無所

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陛下厚待母族之意往往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使腹心容致誠欵以欲因緣勢力以爲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暫來向族子弟所爲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人人畏懼惟務寡過而向宗回等又素以修飾見稱于時縱使士大夫切于自謀決不爲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爲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公議臣僚有以聞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至

念不唯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甚難也且陛下之立也大臣固有異議者賴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心斷然不搖大計以定而陛下既立之後天地協應人心自歸六合之間盡爲和氣故雖蠻夷戎狄遠在聲教之外亦莫不稽首而向內幸不世出之遭遇是則皇太后之功德又孰得而形容之耶功德如此皇太后乃委而弗居深自退託雖帝堯之克遜大禹之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含飴弄孫尊享太平之福與陛下同之如天長地久安可使難處之事輒有聞于天下乎臣愚伏願陛下于從容省侍之際密以此事稟

皇太后乞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皇太后密加訓敕以杜其漸庶幾外則不廢祖宗之法度內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孝咸仰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顯豈不美歟

論除邢煥孟忠厚官秩　汪藻

宋高宗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侍讀衛膚敏言非祖宗法煥換武職忠厚自若翰林學士汪藻上奏

臣近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邢煥

係朕之后父卽令換武職忠厚係隆祐大后之親兼前朝非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者右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茲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閧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彌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已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於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於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遜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

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捡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讀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謹錄奏聞

請官后族　曹勛

宋高宗時武義大夫曹勛上

臣竊以聖王御極總攬人群股肱之政固賴英賢其左右任使必援姻戚以居肺腑使之親跡相錯杜塞姦邪周漢之法雖不可全用而加恩戚屬俾與宿衛似猶勝四海之人且子毋之性天道至親毋以子貴自古皆爾陛下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使恩禮不得廣宣非所以安宗廟重社稷是德澤尊至親也今毋后之屬久廢不錄散在遐遠不得日望清光誠非慈愛承上之意況離亂日久人肆異謀威令不行叛逆僭號至或訛言倹行驚懼宿衛此誠可慮儻追召一二姻戚任以散官使奉朝請防未然之事察群下之端爲陛下肘腋之親豈不恩禮兩全聖孝俱至哉伏望斷自聖心幸甚

進故事論藩侯外戚　劉克莊

宋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

菽麥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僞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顧以藩侯不能撫養愚民爲憂識者爲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陛下覩邦選侯尤不輕畀偏州小壘亦必朝辭豈不欲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乎朝家調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如其當得

孰不謂宜苟二者之俱無忽一朝而萃游談聚議寧免紛紛曰某戚畹家也曰某貴介子也纔齒仕版卽登鵷序甫踰弱冠已佩虎符至有大馮代者昔人以四十專城爲榮今不待四十矣雖重侯累將之家固多英少然牧人御衆之任必屬老成臣嘗爲郎銓部見年三十人不許注三萬貫場務郡寄重於場務多矣奈何以千里之赤子付之四姓之小侯乎士大夫除在朝清望官外必三考宰邑兩任佐州歲月推移蒼顏白髮乃敢請麾幸而得之率三數人共守一闕遥指爪熟如俟河淸凡江浙近裏稍可屈指之郡

昔以待近臣之均佚名流之補外庶僚之賢勞者今多以處左戚動閥世胄爭趨便安寒門素族甘就遐遠風憲紀綱之地間有論執除擢臨遣之際中難幹囘臣謂乾德四年之詔萬世人主擇藩侯之法也紹興二十五年之詔萬世人主待外戚之法也陛下各書一通置之座右則岳牧之選不及私昵勳戚之恩有所限止矣臣謂陛下天性至仁已予者不可復奪繼是勿予可也已遣者不可復返繼是勿遣可也許大臣爭執有司論駁可也昔者聚賻番揭並列膴仕而周衰許史丁傅稍有聲聞而漢[illegible]本朝戚畹謙

下損挹異於前代祖宗但賦以祿不任以事乃所以深愛之也豈必使之與寒士爭進哉惟陛下垂聽

論張堯佐優異之恩　　王舉正

宋仁宗皇祐中御史中丞王舉正上

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𡖖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需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踈戚庸常之材過受寵渥

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竊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祇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塞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馭以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

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福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論連姻臣僚不得除授要任　何郯

宋仁宗皇祐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遂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為永制以絕後來非冀之人

論韓忠彥為尚書左丞其弟尚主未當　傅堯俞

宋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傅堯俞上

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籍籍以為未當臣不敏不能臆度其是非

臣切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漢朝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詞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弊將深且書於史冊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譏議顧不惜哉願陛下深思之陛下用臣輩為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五

宦官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宦

諫用趙高　李斯

秦二世皇帝時丞相李斯上疏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

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刼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諫縱宦官　張綱

漢順帝時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爲御史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除宦官疏　朱穆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奏去宦官侯覽等　楊秉

漢桓帝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

廷尉參惶恐道自殺兼因奏覽及中常侍曹瑗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門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盡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玆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

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歸送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

上書請誅十常侍　張鈞

漢靈帝時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酤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捕死獄中

上書請誅宦官　審忠

漢靈帝時郎中審忠上奏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寃與志清朝政

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

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曾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辭都鄉侯疏　　呂強

漢靈帝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

宦官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國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弭矣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又陳時事疏　　呂強

漢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為人清忠奉公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宦官祚薄品卑人賤讒謟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

下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昧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

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喩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唐代宗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叩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

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

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回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竪

雖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沉振首
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
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
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
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敢
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
不服請赤臣族以謝

論中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右欽溆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

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
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以卿等
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
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露暫御仁洽庶寮念隨難
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御恩膺旨淹詳復詢庸
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濟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疑譁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介時所宗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悕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焉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攀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覆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為論功勳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援劒擊柱偶語謀反諠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豈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諫任宦人為館驛使　裴　潾

唐憲宗時任宦人為館驛使特恩敕侶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左補闕裴潾諫

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誡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

論約束宦官　孫　沔

宋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竊聞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於典御五局兼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闈之政不使挾外庭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明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三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升於閤門引進之上累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況內殿起居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得輒用異數竊據橫行益因幹當局務之開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御自尊位號遂欲改華品秩僥冀寵榮誰啟

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勳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乞更不施行

宦者論　張方平

仁宗慶曆元年知諫院張方平上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閹人之職止於掌王宮中門之

禁譏出入時啟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總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存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鉤黨黎民獘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翻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超館於伊旦

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續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衘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管要務詣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羅思藝爲林甫之腹心外則吳璆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

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畜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貽慼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內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刺骨相仇故崔昌遐輩連結強帥鄉導全忠本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

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曰夫爲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於既留當其一統爲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密獻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略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微患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辟危窘斃滅勢不得長變倖奸孽旋亦夷

殊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
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
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柰
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
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御
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
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
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
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托命可以保全而不陷
於非道矣

乞禁止輒宮童幼

宋仁宗時上　孫抃

臣聞書云宮師祖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
仁之主爲執法吏輙原刑罰之本願効愚忠惟陛下
幸臨赦臣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
肌膚終身不忘以至屨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
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刖者不可復屬雖欲改
行爲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
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
之譽内實殺人景帝益寬之纔有存者祖宗覽既往
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
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
行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
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
嘗不申敕羣吏親覽庶獄而奏讞慶報罔不蒙生歷
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以純
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
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
一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
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

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
人除之所以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
之家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爵賞爲門戸之庇童幼
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其數夫有疾而夭
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者前王不忍況無
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
爾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
當世請以祖宗近事校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
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
見臣愚以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

是言人所難言雖論守忠逐宋英宗也

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渙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罷或謂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傳宣聖旨分幹職事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五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使令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使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

爲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論任守忠十罪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任守忠第三疏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憤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凌蔑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授奉祿賞賜亦不爲少而恣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擅權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惟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威輕蔑王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之被譴感憤成疾以至沒身

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之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

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鬬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
背面進退異辭使皇大后以父毋之慈不免投杼之
疑陛下以曾閔之孝乃有負恩之謗交鬬兩宮遂成
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頼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
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
體既安皇太后躬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
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猷而相時隨勢翻
異炎凉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
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
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快成疾守忠

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
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
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禀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
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
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
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
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
慢爲奸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
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
都市以懲姦慝

乞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擢　　司馬光

宋英宗時上

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内臣差遣並一切委
之都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内内侍
省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奔之者坐獲進
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
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頼陛下神斷
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
生一守忠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内
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幹當御藥院

内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
時差遣管幹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
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奸邪
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
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内臣而已雖外
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論修内司乞添文臣一員　　呂誨

宋英宗時上

臣伏以先帝臨御四十餘年未嘗崇宮室侈服玩事
宴游儉德之著天下共知臣切見修内一司居常取

索無度蓋三司逐急應副物色亦無由會計以此因緣積弊耗蠹滋深以事驗之後苑曾修龍船一隻費用不知紀極經今四年有餘尚未畢工先帝果為宴遊之備豈容數歲造一船不成事何其久非但費用直恐成一時奢侈之事貽譏後世有累先朝之全德誠可惜也臣欲乞朝廷差官點檢龍船修葺經今幾年會計所費錢物有無欺弊所有修内司自來係中官二人管幹伏乞減省一員以武官代之仍添文官一員委自三司保舉所貴拘轄官物不致枉有費用實自利便

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傅堯俞

宋英宗時上

臣聞近差内臣四人分為陝西四路鈐轄俾專安輯熟戶而理其寃結仍許每歲一人入奏事臣竊念之未以為得緣所以置安撫經畧使者正為此等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賊與無故為寇戎所刼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為則雖内臣何益豈有邊鄙藩籬為賊掠去廼無一人任其責也今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謂安輯之要當專督帥臣但寬其羈勒使得盡其才力儻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効可圖而威靈伸矣況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李若愚等奏苟不以為信與無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畧之權遂歸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諂奉之不暇又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若愚等審謹無過猶不足以為後法便著成効益有所可慮古人謂塞其涓涓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具存方冊臣不敢詳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乞盡罷寄資内臣令補外官　司馬光

宋神宗朝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内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輙令罷去者廼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頗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闒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廼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

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是職是又生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今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再論王中正及內臣采訪外事　司馬光

宋神宗初上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

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聽道塗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擢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

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光

神宗卽位初上

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

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使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愚憨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

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閭閻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負背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蠹出群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彰至公之道

乞定著内臣員數　孫　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風聞近日行遣内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内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宮甚肅内臣出入皆更相戒飭惴慄祗畏在仁宗朝入内内臣亦常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閤閤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隔使重為保任自非過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宮省之内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然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神宗熙寧九年侍御史周尹等上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内侍省押班

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實則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前未嘗有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為招討使雖有擒㓕醜虜之功而

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誅弊賦得罪以謝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

先王爲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後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常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謁其愚款

又論遣李憲措置熙河事　周尹等

臣等於十九日奏爲用李憲專措置熙河事宜乞寢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自此衰矣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爲不足道而甘安襲已敝之法重皿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適人君之嗜好作爲聰明以投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陛下宮中所指令皆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

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用憲羈絏銜勒必無任逸奔踶之憂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瑋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爲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陛下深念之攻

臣等以爲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爲八九世方乏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攙搶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息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與非臣所能規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陛下謀於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爲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揮寢罷以安物論

貼黃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如漸次衰息誠如此憲尤當早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生事幸如茂州之實方事之多惟與國家務求寧謐以惠天下臣等不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繫稍大得自聖斷寢罷尤允天下之議

奏彈四凶　劉摯

宋哲宗時御史中丞劉摯彈四宦官奏

臣竊伏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於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奸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惟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奸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抵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圖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時

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饋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拔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畧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

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
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使之也如奴隸瀕宮財用
聽其取與内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
漁斂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神鬼莫見
而一切不會於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逆戎約違會師
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洛之圍憲又
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
止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
智以事誅求摧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
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榷地之事傷

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
取悦事無不諂動書密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
昧貨財更無案藉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
痍蠹害至今潸然而莫能理然猶不失享禄於善地
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
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奸惡之隱匿者
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
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戸到以無爲有以虚爲實
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
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

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陵辱箠訊慘毒備至無
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
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
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
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餘焰震灼中外毒流於民
怨歸於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於上諫官御史懼
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
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
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
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未及肆其

誅於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
閲歳時尚未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喻也伏乞聖慈
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寘殛之以明國
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李憲王中正以罪降黜不當假以使名

宋哲宗朝上　蘇轍

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
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
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
普元勲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

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以諸宮使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嬿罷樞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敘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有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伏見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大極宮二人貪墨驕橫制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眞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

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論宦官劄子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八年十一月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中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剝割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逆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纂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此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

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弘志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之賊誅注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出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纂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

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推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雖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

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去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柰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

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愼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

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

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兹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論宦寺蠱惑人主　陳公輔

宋欽宗靖康元年右司諫陳公輔上

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胤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温因之唐遂以

亡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内擴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庭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横恩濫賞覃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爲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門獻書因而喧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於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

陛下今日固當上奉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絶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决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閒則觀書史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爲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

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决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巇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爲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六

倖

上仁宗　范鎮

論不宜給麥允言鹵簿上仁宗　司馬光

論干求內降乞降召止絕上仁宗　韓琦

乞止絕內降進用悉與大臣議上仁宗　傅堯俞

乞執奏干求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上仁宗　歐陽修

論內官梁舉直事封回內降上仁宗　歐陽修

乞罷近臣恩命劄子上英宗　司馬光

論不當賜王廣淵章服職名上神宗　司馬光

佞倖

論梁丘據　晏嬰

論佞倖疏上曹魏齊王　杜恕

論用人當遠佞人上宋仁宗　孫覺

論禁止無名子詩傷毀近臣上仁宗　歐陽修

論當杜邪佞之臣上仁宗　歐陽修

論用人當先察毀譽之人上仁宗　歐陽修

論採聽當防奸佞上神宗　富弼

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上神宗　孫覺

請乞致仕言有獻佞者上神宗　范鎮

上太平金鏡策論讒佞上元世祖　趙天麟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論幸臣亡國　莊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

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

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論董賢封事　王嘉

漢哀帝時帝寵幸侍中董賢至封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丞相王嘉因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慾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漢文皇帝儉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議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愛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哀帝寵董賢嘉上封事帝寖不悅而愈愛賢會祖母傅太后崩帝因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等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

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董賢書 漢哀帝時上 鮑宣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昃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

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毋將隆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上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挈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諫寵乳母王聖疏　楊震

漢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誡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復諫濫封疏　楊震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讙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爲阿母脩第　楊震

安帝時詔遣使者代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爲太尉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抄掠三邊震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言近倖　楊震

安帝時嬖倖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抑中使負寵疏　陳忠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

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軸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偫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

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封乳母宋娥

漢順帝時上

左雄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自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

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論倖臣鄧萬封事

爰延

漢桓帝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

豐宗室加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至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以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

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潎積善日煕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請減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唐武后時上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于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于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于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

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豎鼎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至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

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請受不得輙自徵催則
必免僥濫人冀蘇息

論無功不當賜第

宋仁宗時上　蘇舜欽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
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楙堯卿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
勳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
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

煩瀆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駈
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
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
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楙
堯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
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
以絕覬倖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
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
任懇禱之至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　歐陽修

仁宗慶曆四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監勅差張子
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
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
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
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
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
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
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
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

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
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
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
奭為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
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
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
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
差一權部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
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每今後
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

之行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効勞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有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今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護葬温成官妄冀改遷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上

臣伏見前月六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主爵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而欲陛下謹爵祿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温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温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奉温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為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事為無益也

論石全斌等護葬温成妄冀恩澤　范鎮

宋仁宗至和元年上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温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祿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廷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温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係全斌輩之冒濫也緣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觀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全斌告勑以塞衆議

論不宜給麥允言鹵簿　司馬光

仁宗嘉祐二年帝以麥允言有軍功特給一品鹵簿光上奏

臣聞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差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蓄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喪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笙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人切議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論干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韓琦

宋仁宗時上

臣竊以國家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府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批指揮皆是出于宸衷只自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上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為治惟此久弊沿而未除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書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送有司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

乞止絕內降進用悉與大臣議　傅堯俞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近日內降指揮樞密院除何誠用帶御器械尋有臣僚上言遂罷誠用事有不便諫臣輸忠天高聽卑遽行追寢上下之分交得中外之心相慶然臣

徇有所未喻者伏以內降之名古今以爲非是陛下不窒其源乃制防檢付之有司既而輒復違之須人言而後止在納諫之美則曠古無並於剛一之德固未爲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陛下者乞從睿斷根逐嚴加貶責果陛下所欲進用者不必從中降旨於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則行之不可則罷之不使如誠用事數暴於人聽則陛下日月之明無分毫之累矣臣孤拙無狀荷陛下任使思以塵露粗裨海嶽幸不以人廢其言深留聖慮則不勝幸甚

乞執奏干求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歐陽修

仁宗嘉祐二年上

臣伏見諫官陳升之奏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升之所謂恩賞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宫院姨媼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內降不已至于婢母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闒宦小臣自圖免過以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劾下府勘鞫重行責罰如本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下亂公朝敗紊綱紀

論內官梁舉直事封回內降　歐陽修

宋仁宗嘉祐二年上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官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准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內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皆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從

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進納

乞罷近臣恩命劄子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上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賜如泥土將無以

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他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他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切聞入內內侍省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切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切惜之凡制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論不當賜王廣淵章服職名　　司馬光

宋神宗治平四年上

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鼎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一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

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材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氾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心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効廣淵所爲

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所賜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

論梁丘據　晏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佞倖疏　杜　恕

曹魏齊王嘉平元年求安康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

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

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開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

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

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羡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

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審行自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迕者也適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

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贖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論用人當遠佞人　宋仁宗時上　孫覺

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陛下之言未盡於理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撥萬

事之理治亂安危之機未能兆于四海而見之堂上訴詭譎怪若不可以用于時而收采据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于物用人而不爲人用者王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俎豆鐏罍之爲器輪輹棟宇之爲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于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知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

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爲君役誰爲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馭馬若夫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清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

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
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
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
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宣王與孝友之
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外主左右而可處乎內
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
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
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與太平以盡華

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獎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
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
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其言
似忠信其行似正直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
焉爲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
能勝故雖若顏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
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爲有以虛爲盈隨其所用
大小各以見效至于無常之人雖巫醫亦不得爲之
爲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
欲尊寵孔子之所以遠而棄忽周公之所用無乃非

致化之美歟陛下聖質高明絕出羣臣之上羣臣未
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超越不羈之士與之有
爲臣謂此蓋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
不可以爲侍從而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
曹輩征墻進充滿于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爲患
獨尚可以一二而言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
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于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
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乞禁止無名子詩傷毀近臣　歐陽脩

仁宗慶曆二年上

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
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
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
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
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
恐此詩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
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爲論列以杜姦讒況自
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
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
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

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玆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

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只喧然務勝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陛下今後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賜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訐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論當杜邪佞之臣　歐陽脩

仁宗至和二年上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其理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以激其君之怒心而

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之臣又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併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

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

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來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為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謟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

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用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官搖甚者則詆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

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謟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

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事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豁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

論用人在先察毀譽之人　歐陽脩

仁宗嘉祐元年上

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爲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可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爲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中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咸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

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

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
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
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
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
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
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
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
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
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採聽當防奸佞　宋神宗時上　富弼

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採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
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爲臣
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
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采聽之
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
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徇情阿旨變
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
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
財事至如此則人君采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
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采聽
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奸事常不
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
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
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
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
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
既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
之肯爲哉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
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
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列於朝實所難辨蓋辨小

人外則文飾其辭所說理道不減于君子而其心及
其所爲跡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之註云帝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
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
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爲皂隸宗社廢
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
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
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
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
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

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故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授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旣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忠人不諂奉而容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

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俊果沉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内行不守素履非嘉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訴以寃抑妄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深察究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奬羣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祿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爲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爲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華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爲勸奬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爲貴而反恥之爲不足勸也陛下

凡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惜之以爲勸奬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説塵浼天聽者實恃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

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宋神宗時上　孫覺

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闕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聽一人之言以爲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荅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

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爲人主不可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請致仕言有獻佞者　　范　鎮

神宗熙寧三年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

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報可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已乎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捃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

可以逃聖鑒乎惟審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曰有效矣夫所謂見效者豈非歲得緡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不已則數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裕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擢爲轉運判官擢爲提點刑獄急進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百姓乎但知趨賞爾臣恐陛下百姓相濡于涸轍中矣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此時而無一言則負陛下多矣臣知言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皇帝仁皇帝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皇帝英皇帝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不以所事二帝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爲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今而後歸伏田閭雖有忠言嘉猷不復得聞朝廷矣所以上之决然不疑惟陛下裁赦乞早賜除臣一致仕

上太平金鏡策論讒佞　趙天麟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

臣聞凌雲直木日中無屈曲之陰貯水圓盤痕際有團圓之狀是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菸菸之槖籥吹噓浩浩之鑪錘鼓鑄天人一致愚哲同源因欲引以或遷守公中而自正柰有清濁交互動盪不停謂其愚騃則曲盡於聰明謂之聰明則不循於轍軌白衣蒼狗身世多端覆雨翻雲心君靡定斯蓋溺意於澆漓有才而無德者也以之平天下天下難平以之治國國不治以之齊家家不齊施之於口謂之讒發之於心謂之諂蘧篨不鮮邪遁爲先曲說以易人主之

意反間以成國家之隙或謂賢臣可鎮何處而疎之於外或謂糾彈恐益訐風而塞之於中或誣忠諫爲謗君而請加其誅或贊玩兵爲振威而請勤於遠順已意者榮之忤已意者構之其榮人也雖周公聽其言亦謂當加厚賞其構人也雖咎繇勘其狀亦謂死有餘辜蘇張之捭闔爲宗弘石之詭辨是效蒼蠅白黑南箕哆侈是皆讒臣之甚者也乃有足恭其志便僻其容逢君之過而邀以成之疾君之善而抑以行之有水害則曰不當農時也有賊寇則曰鼠竊狗偷不足畏也蝗螽蜚則曰不食嘉穀也孛星夜見則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秋後而開春花隕霜不殺草則曰陽德盛而獲天瑞也日食地震山崩水湧則曰數運之當然也以鹿爲馬以野鳥爲鸞又嘗諛無礙之小事以照其忠拜黃扉之路塵以求其助裴延齡之譎詭蘇味道之摸稜尸位素餐偷安竊位是皆諂臣之甚者也讒臣得志則抵掌以成天下之災諂臣在中則安身以養天下之禍有避一者而欲治臣未之聞也今國家屢下賢良之詔明行讒諂之誅加之以聖教流通汗俗浸變朝廷之上穆穆鏘鏘臺閣之中岩岩赫赫軍民得所動植安生縱有讒諂之人亦皆

畋遊以恩公嚮風而樹直矣臣尚念原頭星火能燃萬頃之荒牕隙微風能作一人之病羣僕左右日侍天顏搢紳官員並承天寵委無讒諂咸秉堅貞設有其人恐將難救有則疾之無則防之伏望陛下精加裁察每事再思無以先入之言爲主而但核其實則讒者自絕矣無以側媚之態爲良而但舉大體則諂者自絕矣讒諂既絕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上下無一毫之私欲而太平之化勃然興矣聖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說者謂巧言讒也令色諂也鮮矣者聖人辭不迫切而明其無也仁者天理之公也言讒諂之人無天理之公也既無天理之公惡可與之治天下哉臣所以謂有則絕之無則防之慎之至也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十七

奸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奸

論鄭子華之奸　管仲

秋盟于甯母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授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

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圖也齊侯辭馬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論四貴用事　范雎

秦昭王以范雎爲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殺湣王李兌管趙而四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君芈戎高陵君出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爲丞相封應侯

論應天言忌夫躬之奸　王嘉

漢哀帝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説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言爲主

上不聽遂詔將軍與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由是惡躬等

論夏陽侯竇瓌之奸　周紆

漢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王者嘗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紂遷司隸校尉

論袁紹姦罪狀

公孫瓚

漢獻帝時太尉公孫瓚怒袁紹殺其從弟越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

臣聞羲皇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冦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帝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將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

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應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標狀形勢

中書擅權疏　蔣濟

魏明帝即位特中書監令寵爲事任關內侯蔣濟上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

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當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議蕭正德叛降表　蕭寶夤

後魏孝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夤表奏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

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華化無思不韙質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效質至如

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
因彭宋寔丁公而獲免異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
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狠子野心既不
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
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群后肬包此凶醜寘
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鬱結禍深痛纏肝髓
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
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
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
刺遄死有歸無令申叔受笑於荀存曾閔淪名於盛

世

論元乂奸惡　韓子熙

後魏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韓子熙初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爲懌所眷遇及乂害懌子熙誓王若不復封還葬終身不仕至是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

竊惟故王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
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
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
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
求榮利共結同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潰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
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郡刑賞
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爲計豈得全其身命
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
逾厲去其本宅移在殿西閨門静守親賓阻絶於時
吏部諮禀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爲王
所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
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
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
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

貞非但蘊蔵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
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爲
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藉寵姻戚恃握
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
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
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
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
爲亂荆蠻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

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緋成禍之末良由騰乂而今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斵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覩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吏居衛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

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譬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

論張昌宗　桓彥範

唐武后時桓彥範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討不軌宋璟請窮治其罪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上言

昌宗謬橫恩苞禍心憶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竊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

論裴延齡奸蠹　陸贄

唐德宗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薦李巽帝既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

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

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蝨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悖傷善之孽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

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
掊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
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
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願因
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視斯人戶部侍郎裴延
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
敗亂無耻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

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
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
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黜其方鳩
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
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
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
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
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
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與衆例公卿擬臣所言覬
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

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
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
覚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
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
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
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羸餘之資稍弘心
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
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
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
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

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
所百工比於幽囚衆詛連羣遮訴盈路持剛者莫敢
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
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
上斂怨于人欺天罔君遂迴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
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
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
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
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

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去左藏庫司各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覈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罔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

奏辨明度支言大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貯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

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奸贓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欺歘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逬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谷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

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買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蹤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阻於四方憸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殍既彰怨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

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
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宜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獨夫
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户充斗微於蒼旻而延齡以
冐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嬴利所謂失人心而
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
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折財豈能從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冲控帶靈夏芟夷榛葳
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幾畢地猶磽絶勢頗孤危
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危資賙恤俾漸安估頻勑度支
令貯軍食常使平凉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

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絶糧陛下
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顔宣旨質問延齡確言儹運
不絶儲蓄殊多歲内以來必無闕乏希顔懼其推互
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
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
迹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
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
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内綜轄於庶
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

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
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
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
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
國忠僻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
之儀從曹郎于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
饍填街持簿領之書彼有諸郡奏辭四方申請決遣
咨其判署去就候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
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
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貧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

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闤闠衢巷列屠
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斁法求之
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
繁是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
之以均平涖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
下無亂絲鑒照之内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
威不厲而姦吏懲術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
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愎且驕事何由
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吏胥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
支應徵者受賄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

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紏鞫其奸
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非止於苞苴威
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
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貞百度
内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
王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
暴侵刻軍鎭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輙加毁
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
其心志邪悖詞旨醜嫉事悉加諸正夫見變猶或生
慝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

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
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
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
蔑彼彛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隷蓄郎吏時有履道
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務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
或辱兼祖父或毁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
不堪紀其爲摧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
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包然禮義之
府鐵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官牛驢
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備邊軍既有番

遞之倫又無升配之撥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
其葺修减其芻秣車破畜耗畧無孑遺每須載運軍
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
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
奸人不堪命所减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狥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内及諸司使芻
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
備舊例每至秋獲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遂便和
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
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减剩利及

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轂
坐官厨蕭然告闕頻煩於聖聽徵催絡繹於省署崎
嶇求買何暇計量麋損官錢不啻累倍聯翩狼狽率
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紕
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
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
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
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輙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
不爲自非跡狀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
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

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
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
謂之孤貞可托腹心以其好進讒謏而謂之盡誠可
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奸欺以其
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
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
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
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
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
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

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
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
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
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
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
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
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
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奸回大雅云流
言以對寇攘式內據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

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
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以求過
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
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
姦欺卒至顛覆諮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
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
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
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
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訝

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
者良有所切也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
徵求寖廣權臣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及與賊衆相從
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未
洽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
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
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
嘗欲發一徒使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至竟憫然而遣之又嘗宮壼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脩帶之金貲以給在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黄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烝饑凍内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肬喋呻吟凌風飈冐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使之不離陳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與旋屬蠢賊内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内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内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

之貴海内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廢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致矣然而遽能靖汨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厲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

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盗言墮其姦計以爲摶噬挐攫怨集有司聚散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愼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楀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

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伻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絶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

下當繩其傷善以厲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邪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猜之疑下之於上絶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蔵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覩時附會定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若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内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荷恩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陋觀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斆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以煩黷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頻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廢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論丁謂　　陳琰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疏

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令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論王安石　　司馬光

神宗熙寧四年光知許州上

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

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擯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寮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

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奏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頑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論呂惠卿　蘇軾

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上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

驕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飾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爲僞辨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踊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當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

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邊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洛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託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懼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或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illegible]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illegible]又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

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怵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莊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爲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

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其孝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未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

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臣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於鄧

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事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汚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論蔡確十罪　劉摯

哲宗時御史中丞劉摯上

右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

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
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
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照於天下至今稱之
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
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
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遣陛下敕命不赴神
宗發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
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
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
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

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先門下陰使言
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
承勘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
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
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
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
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
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牵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
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
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懼實由確奸邪所召況位居上

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
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僞變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
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
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
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
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反將歸曲先
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
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
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
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

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忠
於陛下也哉此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
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
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
同列賴陛下至仁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
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
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
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
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
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

之夫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
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効而確猶在位誰敢
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
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政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
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
安皆由大姦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
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
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論蔡京不當留　任伯雨

宋徽宗時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
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
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
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
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
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
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
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
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
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

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
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
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
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
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
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
兄弟同朝塤箎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出一留
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
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
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

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
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
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
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
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劍子携劍入內欲
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衛宣仁京亦有
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惇之貶
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
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
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

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
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
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
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
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
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
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
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
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
初以姊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

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抑
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
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
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
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
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
意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
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變故
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
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

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
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
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
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
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
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
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
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出是明皇悅林甫
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今忠彥
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覬望

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
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
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
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
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
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
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
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
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
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

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屯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

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乃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說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

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昪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出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

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
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
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煖猶恐氣衰
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
伏望陛下愼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
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論章惇罪狀　任伯雨

徽宗朝伯雨首擊章惇至是又上論

臣聞人臣之功罪不論則不明朝廷之威罰不斷則
不行陛下臨御以來於羣臣之功罪論之明矣然於

有罪之人未有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
之靜也今躬攬之初當示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
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方哲宗大
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爲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
倒尋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
優禮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
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尋私史則至於薄
神考矜伐已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
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搬運
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

怒爲當爾謂天之譴戒爲偶然斥公論爲流俗以獻
忠爲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成鄒浩之獄以
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朝廷不虞
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
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
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
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爲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
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
皆稟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
其在誰乎恐爲此言重可傷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否假有不售忠
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已又況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
惇之所謀多不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
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
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
意不爲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
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
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爲已甚故也今事出哲
宗者則託於繼贊而掠爲已功已之所行則託於稟
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

帝為承相石顯用事不能救正乃於成帝既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論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為事不當將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動感戚之意形於挽章篤於天倫實出聖性

厚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於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強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卞為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為其累宣仁也惇負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義永無愆矣伏望陛下躬攬之初先正惇罪雖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又論章惇　任伯雨

臣聞國體無安不宜輕動公論可畏在所當恤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動考之公論必無間言若徇區區之小嫌而玩機不密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叙復則元豐策之事邢恕鑿空之言所十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且前年彗星之變過九月三日而後沒者天之垂象豈無意乎宣仁功德甚大自三代以後無有倫比而用事之臣讐毀僭陵無所不至乃以僭贈厚賞追

報遵裕彼遵裕小言何益於國念小忘大理實乖倒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順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寃何足道哉臣恐鑿空矜誕之徒隱心日慮用奇救過為國生事方且憂之又聞何大正被賞而外議詾詾皆有璿華復位之言臣實過慮方寢方食未嘗頃刻而忘此也夫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故劍而人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仇怨皆喜古之明君凡作一事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令未出而所示之意先使人疑臣以為過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

臣謂今日補過之術莫若早去蔡卞而速遂章惇之請無使玩機而起悔養姦而生事也且二人雖留陛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爲朝廷之體乎唐德宗時陸贄趙憬皆爲宰相德宗使人謂陸贄曰重要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陸贄不以爲然上疏諫曰是於心膂之內而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蓋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都俞吁咈無不僉同祖宗任人以此爲法疑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既不偏下不爲黨我太宗之議靈州也張洎請別爲一疏

陳利害而呂端執奏以爲不可蓋德宗之所以語陸贄者有形迹之拘而呂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僉同之義也蓋謀及腹心則貴於當密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改用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評國事一信一疑能無彼此厚薄之間乎是則大邪不果反累國體所全者小所傷者大寧若可去者使之速去革其乖爭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行僉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兩可下必同心又陛下即政之初人有向背聖意之所欲行大臣莫肯丕應不免從中批出庶下不敢異同此足以濟一時之權未可爲永久之法

臣願陛下速示睿斷早去惇卞然後慎擇可信之人共講日新之政勿求近效示乃遠猷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稟慈闈議其當否臣愚妄論事幾惟陛下裁赦幸甚

又論章惇蔡卞六罪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追罪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毀謗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傅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奸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

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

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充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

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寮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

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
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内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右編　八卷之十七　四十七　三百九十四　斷明

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要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奸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月可到愚弄朝廷僅得見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奸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白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朱勔　　李光

宋欽宗時侍御史李光再論

臣嘗論列朱勔將東南財用假託應奉脅制州縣盡入私家合依祖宗故事罝司驅磨未蒙施行必朝廷

右編　八卷之十七　四十七　三百七十四　尚希本

見官吏人數頗多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近亦報勔止從竄斥此於公議實爲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爲害日久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戶曳綺羅者列屋衣金紫者充庭展南宅以奪司理院拆北倉以爲養種園監司經由郡官朔望例於門外下馬謂之朝謁其葬汝翼毋福國夫人通判許操權府率郡官朝服步從三十餘里衆所駭聞近者上皇南巡勔自知罪惡貫盈與童貫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室宇潛謀異圖率斂豪民幾至生變幸[illegible]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

車駕還歸迹其姦蹟理難容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
將動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典刑仍
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
府等置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
彥措揮施行

論朱勝非　胡寅

宋高宗紹興間中書舍人胡寅上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
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

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塾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
陰黨也自其爲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爲人所傳笑在
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請時相主之雖力猶
且提携不行出爲南京副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
後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
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
非爲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覩事至其母家
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移則經由南
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貢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
私爲之羽翼遂急檄勝非勒上日六不可污張巡許
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爲大元帥二帝北去主
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
而於邦昌蹤跡如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
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叨與政事戊甲
之冬虜騎已破澶淵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嚮勝非
不恤國步之將危方且宴安於寵祿略無一語上動
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
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爲大臣者當正色
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
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

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
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
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
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顏岐張徵聲罪
致討誡之親詔謂不如歐陽修所稱斷臂之婦人天
下傳誦以爲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爲勝非計尚以何
顏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拔拭付以宣撫之權於
江州置司勝非嘗爲宰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
而乃逡巡退匿謬爲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
江洲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狥國

者頗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謂
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怒星文
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
所決白而實則奸儉私事俱辦惟陛下少覚臣喋喋
之罪使臣梗槩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
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僞命臣寮又爲黄
潜善中傷邦昌之死潜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
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
時綱爲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
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

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嘗謂人曰李綱向子
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静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
子諲深懼遭其窺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
爲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黄唐傳
掌瑣闥黄龜年司制命劉棐爲諫官王祚爲左史汲
引親黨虞澐陳楠葺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爲時
議所與乃用劉棐黄龜年章疏詆秦檜大植朋黨有
龍戰於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
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鹽宋暁爲提舉坑冶而
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戰不亦大乎蓋勝

非外寛内忌陽爲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
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
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南壁守禦官恨
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乃傲然端坐
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爲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
勝非所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
善則導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黄潜善是聚
賍亂政偷盗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彦建節
白麻極意稱獎之人顔岐是同黨潜善阿諛誤國之
人張徵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

中是諂事梁師成遂逐童貫收復燕雲爲國産禍之
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忠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毀帝
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門不宜勝非乃以
爲失職之士星象所繇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
下聞之莫不大駭頼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妄力疏
寖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爲者乎康執權闕昔
汚賤廢罷累年勝非以其曾撃異己者必欲收召再
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日謂諫憤不可專權
而布列内外皆其親厚陳鵠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
紿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

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
陷害其姪此藹爲人大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
爲宣撫使即辟爲幕屬凡江西謬政多藹之謀及再
爲相遂差藹監吉州権貨務倫盜官錢歲時賂遺入
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
猶諷吏部詐供藹曾任提點鼎澧刀弩手藹雖曾有
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爲任字
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靜江通判値勝非遣
子迎毋自賓州過桂陽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
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前後起居

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
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爲湖北鹽香以爲未足又薦
之對又降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擬奉常劉
式者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
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
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於提刑馬居中仍厚
賂居中遂使劉式謝與婁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
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
心又爲湖南土豪姓劉人以八千緡買給使恩澤奏
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除與郴寇交通據

有數縣民田奪自姓牛以耕之名爲贍軍實則入已
以充賄賂之費大爲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
非毋由茶陵而東韓京許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
其供待然後以兵衞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爲誠然
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
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與兵
徑趨荊南朝廷就除京南鎮撫不肯受命移兵至鼎
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凶殘不能
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
而東者人人滿意爲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剝日甚

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
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
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
以告命而密諷李堯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
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爲勝非子夏卿行
媒議王羲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顛術者嘗
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爲之博販米糧遂爲江西
宣撫屬官後値湖南擾攘権知道州很藉不法爲提
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
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忠愛於已亦爲宣撫

屬官千里受降賊賂賄引爲宣司使臣廣以金帛交
納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爲監丞盧宗訓者以盧
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汚穢苟賤不爲士人所齒
得淮西提舉爲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
岳飛使辟爲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
飛大鄙宗訓之爲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
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
遂擢爲桂陽知監奸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
穀者常爲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
郴州每請俸米穀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

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汚不法嘗以妾奉唐卿二人
皆蒙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
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
軍沿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
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至賓州過郴州懇太守
趙不羣批書四考關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
承直郎再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
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爲任改官凡勝非
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
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

也自庚戌年[illegible]以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三
四年間虜不[illegible]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
諛陛下於忘[illegible]忘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啓
寵納侮果致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
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在其任
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
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爲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
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爲如前所奏則又關通內侍諂
奉將帥牢籠堂吏徼幸小事以軟熟無忤持祿取
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

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忝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
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
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爲
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
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
者豈宜寵以秘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祿賞刑失
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禮貌大臣國之令典
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爲榮施之
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爲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
替矣駃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廄櫪豐其

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絕足
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為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
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
天討出臣此章深治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
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
叛賊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
聽苟利於國九隕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論耿南仲父子主和誤國罪　鄧肅

高宗時右正言鄧肅上

臣竊聞人臣之事君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

君之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
聰明睿智卓絕今古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
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見陛下臨御以
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
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為
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議者耿南仲與
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濟沮渡河萬全之
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黃河自謂
和議可必無悲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
慈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蓍龜數奏之
詞諾未嘗不從也及虜人借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
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
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
陛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為南仲
父子所諫以為和議已成不可輕壞是則南仲父子
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
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為兩府
以宮觀居閑延禧尚為兩制以名邦自奉雖南仲自
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
仲等惡如此其恕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

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羣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
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疎之間乎淵聖不忍輒棄南
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於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
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
孤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為陛下
惜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
天下之公

論孫覿奸貪　李光

高宗時吏部侍郎李光上

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

查祖宗舊制應贓吏決杖配諸州牢城甚謂軍興之
際不免時有利案若更容縱贓吏並緣爲奸則民力
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
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
爲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爲空文臣竊病憤伏自艱難
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剝生靈無所
忌憚況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
孫覿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
則爲已害不敢按發覿之爲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
論列罪大惡稔至辱詈君父甚於讐敵有臣子所不

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覿恩德厚
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爲名拘九
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五千緡名曰助軍不
附文曆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爲都監文林郎毛
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
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
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
其家富厚覿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司至帖
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
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

將帶實庫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
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
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
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
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特發乾剛出自府斷送
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証分明
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
等迫於威勢者贓非入已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
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

體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
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掄
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
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
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
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賞推誠
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爲
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

林甫盧杞皆爲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常衮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蕃戍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私交諸侯潛蘊譖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孰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用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討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攻擊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論史浩八罪　王十朋

孝宗時侍御史王十朋上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左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姦昔爲士人以椎酤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姦贓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寅緣遭際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躐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隆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爲也浩爲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爲固寵之身謀此懷姦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

逆亮之渝盟曾[illegible]戎之失策以疆埸之事付爪牙之
臣大將吳璘等[illegible]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
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牽制虜人南牧
浩既主和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唱浮議妄謂虜
與西夏協力攻璘遂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
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
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背
由浩欲售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
大罪二也浩涉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
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爲一已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

爲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爲之沸騰至有嫡子嫡
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
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
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
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爲人此植黨
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
待同僚爲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
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已出自爲右揆益肆其奸
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已倚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
陛下察其姦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

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
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
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依已者則以免解咨之春闈
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已也
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
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憸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
陛下不避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
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
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
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爲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

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
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
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
志等密加詆毀指爲許靖房琯有識爲之不平此蔽
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
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
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行浩之欺君
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爲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
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姦浩挾欽
若之姦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

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教
養之久竝與竟解浩乃收爲己恩務在籠絡已而閧
諸生譏已遂深疾之彼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太學
有風波臣對以子産不毀鄉校浩曰果因無他但上
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宫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
士子塡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歎浩乃作威以逞
爲士子所嘲旣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
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己過則歸君皆此類
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
遇堯舜主而懷共鯀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

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
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爲羣
臣之戒

論史浩乞加竄殛　王十朋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
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
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
八凱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
十二牧之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
書右僕射史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令日已罷之
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于
廷乃以觀文殿太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爲疑謂
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
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
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
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姦棄德順而貪寵嘗可
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
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諫而浩
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
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

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
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巨藩大
職而賞姦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
興密邇王都最爲大府浩昔嘗爲屬吏奸贓著聞亦
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
褫職名罷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
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韓侂胄北征之禍　華岳

宋寧宗時韓侂胄當國武學生華岳上

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

裴子隱哭合悲者將驛之水火鬪閫籍籍欲語復禁
駭於傳劇莫曉所謂臣嘗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
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
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狩也侂胄以后
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形所勝貪婪無藉吏
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罪恥神器謀危宗社日
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
以庸瑣之資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便佞之資
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恥貪不知止
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

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
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
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
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
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剝膏刻
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
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
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
求知或以侍妹入府或以獻妾入閤賀之貢子爲
郎宮官之庸辭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
旦以穢吏冒飾鉞牙僭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
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
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
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
是吾有二中國也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
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眞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
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
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
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

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
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
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患與夫億萬之仇
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
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
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
始擊並符旁臨既與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黃
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
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
皆不利於先舉儌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

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内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

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倖之相妾内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遺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illegible]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所可噬事之未然[illegible]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强敵外攻姦臣内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今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氏尊奏侂胄大怒下大理寺取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之入毋縶

論楊畏姦邪　高斯得

理宗時斯得任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上

紹聖三年正月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爲御史其論議趨向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吕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變其趨而偷合苟容交闗執政傾亂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謂之三變詔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舊河中府中書舍人盛陶言未敢詞行下移知虢州臣聞舜之戒其臣以難任人爲急難之一辭乃聖人屏惡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蓋憸壬之人易惑難遠聖人

非特去之而兢兢業業戒謹恐懼惟慮其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苟畏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閒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吕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厚安燾李清臣則附厚安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惡運亂源濫觴於符紹消天於崇觀政宣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世俯仰逐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焰薰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懼遭傾覆之禍幸賴

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之機耳邇來國家多艱局勢漸搖彼靜觀竊笑久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後先及其奏至之時復加薦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爲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日以來從臣奏議欲用嵩清與誼三黨倡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佞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謂國事凛凛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舜難任人爲法斥去邇言謹勿輕信使已去之奸絕意再用則局面皆固善人獲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遂忘其愚惟陛下采擇

論史嵩之不宜復用　吳昌裔

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

臣等聞之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象之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必之爲辭言其決然而無可疑也臣觀自古以來必有君子而後能國未有用小人而不至於敗亡者聖人之言如金科玉條其可犯也哉臣等謹按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尚書史嵩之習氣輕浮操心狡獪脊梁之子本無學術憑藉其伯彌遠聲勢濫冒制閫公論不容至今藉藉遊邉累年初乏善狀彌遠內專八柄之權外存三窟之勢遂以乳臭小子謬當閫寄彌遠晚年每欲引之自代師昭之心人皆知之氷山既摧嵩之知無所恃外交韃人私結和議用權檜故智恐脅朝廷爲守祿固位之計不臣莫大焉邊方以積貯爲大命嵩之空京湖之粟以餧犬羊以博珠玉兵民苦於轉輸破蕩死徙而不恤韃人本未知中國虛實嵩之徧體事之引韃人頭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聽其節制兩殊不知恥往者小使鄒伸之之遣引致王檝窺覘上都啓敵人貪婪之心貽襄蜀蹂踐之禍皆嵩之實爲之斥逐家居安享富貴在嵩之可爲幸矣而乃恃其多貲交結中外規圖復進起家而師江右物議已自沸騰曳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褻給事洪咨夔謂近日雷雪之變皆此人所致嘗行繳駁權直院吳詠亦復見之論奏爲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供職恬若不聞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嵩之爲人惟陛下與一二大臣謂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謂其輕嚻寡謀必將重至誤國此譬之惡草當芟夷蘊崇之勿

使能殖可也豈宜任獨見違公論而用之乎且陛下與一二大臣必欲用嵩之者不過謂其嘗爲襄帥稍請北人情性可以招來郭勝講解韃帥而已臣等以爲不然勝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決無可招之理韃得志而驕和議亦斷未易成嵩之近日奏疏嘗爲走弄之語矣陛下用之必無益而有害臣等聞元祐間衆賢聚朝天下駸駸向治矣時相呂大防把捉不定至用調停之說兼用熙豐舊人進李清臣鄧温伯而楊畏章厚蔡京之徒攀援而至其時雖以劉摯范純仁蘇轍王巖叟諸賢參錯要路不足以遏其復然之凶焰而中原之禍隨之天下安危理亂之機甚可畏也彌遠濁亂天下一十八年遺患餘禍至今不可醫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賞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竊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作矣臣等甚憂之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見欲望陛下特賜睿斷將嵩之刑書職任亟行褫罷以清朝列以快公論若謂時方多事未免使貪使過且乞與一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備他日邊頭任使庶合泰否內外之道謹具覺

察已聞伏候勑旨

論史嵩之等奸深　徐霖

宋理宗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沅州教授徐霖上疏歷言其奸深之狀曰

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然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潜棄而潜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蹐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咋舌爲霖危之

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卷十八

奸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寍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朋黨

諫繫黨人　　　　竇　武

漢桓帝永康元年時朝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門校尉竇武疏諫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熈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禼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㝢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論黨事救李膺等　　　　陳　蕃

漢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極諫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

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賓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
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
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與門而出所不恨也

論甄琛朋黨

後魏宣武帝時奏　王　詳

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
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
聖前聯淵鑒幽隱恩斷近習憲執惟新大政蔚以增
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
直法糺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糺況趙脩奢暴聲
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曾不陳奏方更往
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
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
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衛將軍黃門郎李憑
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
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
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
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降其父中散實爲叨越
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
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

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
必先請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糺將何以肅
整阿諛獎勵忠絜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劾奏紅陽侯王立黨友　翟方進

漢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立立爲長求留丞相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復奏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
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
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論請不用姦黨表　裴度

唐穆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替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度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

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與邪佞亦無讐嫌秖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恐三人險狡

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蔡州行營拖拔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令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稱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不去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瞻日月臣不勝感恩嫉

惡之至謹附中使趙泰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又第二表　裴度

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奸臣其國必亂伏以前件人爲蠹爲奸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不知名若不竄逐必爲患難陛下雖時追悔亦恐無及臣所以昏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恐聖意含弘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抵牾權倖伏望更加譴責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爲朋黨實蔽聖聰實是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兇寇而憂在腹心不在四支憂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上表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同異升化爲善爲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脉死聞天伏紙流汗

乞別白朋黨　韓琦

宋仁宗慶曆四年詔戒朋黨相訐樞密副使韓琦上奏

臣竊覩已降詔書中戒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窺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之人有扶私之黨既爲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附大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姦邪與扶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眞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

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不可務寛俾忠賢與奸公之人以類而進姦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縉紳自今而後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譖于上曰此朋黨所爲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爲朋黨　　歐陽修

仁宗慶曆五年杜衍范仲淹罷政事修爲河北轉運上奏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唯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有指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非有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淸修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於杜衍欲深罪滕宗諒

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也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

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効恩雪恥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

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

論公論朋黨繫於上意　尹洙

仁宗慶曆五年上

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任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旣薨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發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爲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修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

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來遠方而任官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修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

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其人爲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其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踈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旣爲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　范純仁

哲宗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上

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爲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聞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復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荅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卽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爲大儒黜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監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爲皇帝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大起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

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爲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

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尚書右丞劉摯上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捃摭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卽其源流乃知其弊此擧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振風俗修整紀綱玆出大公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爲御衆

以寬有虞所尙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喩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廱知上旨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國家尙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雖行人亦不信今但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之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鎭靖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偎欲望以言語區區過爲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克復僭僞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

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尙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

又論安反側詔第二狀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摯又上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臆度風旨輒相傳誦不無非議臣

請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已宣露及使人
情疑惑則利害固以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
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紊願
畢其說臣謹按威公與管仲謀城莒謀未發而聞於
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
朝廷之所不為則已苟有所為雖秘謀深計人且意
而知之況陛下已脩政事已清人物遂欲潤畧細故
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
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喻意坦然
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以害國

右編　卷之七十八　十八　三百七十八

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過者已治欲使其
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才布滿內外其中
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
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
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人情安與不安
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
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覽特
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

乞收還安反側詔書　王巖叟

哲宗元祐元年巖叟上

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搢紳之心輒犯天威論
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聖心未加采納
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
且自安便為僶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
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為盛德納諫為聖功天下風聞
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此道不
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
名為安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
朝廷厭言而拒諫有損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
無益於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

右編　卷之大　十七　四百六

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
睨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動搖自
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
以塞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
下擇可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
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為諫官對於簾下親聞德
音丁寧諭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
一主張臣感激至恩恨不傾歷肝膽以為補報今日
詔書臣所未喻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應厭言如此
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莫如魏鄭公太

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貞觀之
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諍悅而從
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以聽受然終有難色太
宗曰於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
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尚未道時都
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
朕終不違公臣謂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服義景仰
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貞觀之初心導人使諫
羣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者以詔
書未宣布間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

臣不勝激切忠告之至
貼黃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臣愛君之人也或出
於全身之謀或出於爲子孫之計或出於養譽邪
正之間欲收人情而兩得或出於懷姦計以誤陛
下浸開間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佞復爲前日之過
深可懼也惟陛下精慮而深思之臣恐詔書既下
端人正士知陛下有厭之之心不敢追安稍自引
去後來者必得循默之人以爲稱職其次得苟且
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次得阿諛柔順之人靡
敝政事皆所以爲姦黨蒙蔽下情欺罔之患復結

矣陛下深居簾幃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復得聞天
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衆人之說
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竊惟之所謂反側者乃
前世伐叛逆之後餘黨畏懼誅夷有懷生偷安之
心當時恐其爲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亂之時
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
理行典刑此曹何爲而有反側之心陛下何愛而
下安慰之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者
日益疎則在遠者疑畏而不敢進姦佞之在近者
日益親則在遠者踴躍而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
見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哲宗元祐五年上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
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
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此劄待子查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毋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

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士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稱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爲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促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姦挾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帝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收斯義勿謂不預

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又乞謹用左右近臣第二狀　蘇轍

哲宗五年上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審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

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爲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說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

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説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

來小人親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搖動貴近發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裁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覩朝廷用

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變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自知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論當明好人之情

宋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龔夬上　　龔夬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爲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遂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能盡舉其要

則欲變亂是非渾淆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爲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爲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爲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乞爲政取人無熙豐元祐之間　江公望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

臣日者獲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體當以繼述爲先復賜宴間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所患元祐人爲多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説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爲美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媢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相合特政必目爲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

故元祐之臣投荒屏裔爲之一空所引陰險諂佞輕浮刻薄之小人内結中貴以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爲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而德風浸潤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芃芃足薪槱之用一遭幽厲之亂人才凋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畝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也元祐人財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凋

踈落漠所餘無幾天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作萬物興睹雨露滂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青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仕宦亹亹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扞頭目豈復有不態我戩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爲多不過患其不爲使爾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體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群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事事陛下豈有驚

然不爲使哉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强其所不能得欲使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耳昔齊威釋射鉤之讐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爲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讐陰計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爲陛下盡心也必矣陛下若立元祐爲題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

黨復立矣搢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所宜用捨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矣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啟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

是乃所以為常道也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駕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項領而不為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非迫其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況不為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諭群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勉承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儻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沮成法或快快非其君而鶩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爲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焉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蓋有不獲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五味

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陛下善置人焉雖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

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　　楊　時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

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已者使無敢言然後得以肆意無所不為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晚悟其非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悔不及

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恭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復有爲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爲蔡黨或指爲王黨或指爲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爲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爲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誤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

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爲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爲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爲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乞革欺罔之風　范宗尹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范宗尹上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趙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

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辨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淂以宪矣

論別白邪正當知小人之奸　李綱

宋高宗時上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爲中興雜材智並用然惟腹心非君子不可

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愛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及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

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

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論朋黨　高宗時上　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

不敢爲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
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啚治安之計哉
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
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
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
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
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
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
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爲國
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

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欺罔故曰其
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
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巳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
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
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
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
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
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
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
執孤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
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
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
黨難人主之德剛徤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
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
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
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爲朋
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
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
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
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

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辨君子小人去小人之奸　牟子才

理宗寶祐元年起居舍人牟子才上

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
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聖人作易
於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徤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
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
陰之意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
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爲卦內徤而外
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其內外

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殽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
有爲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
之爲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適所
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
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
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
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
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欲久安而不亂者必自辨
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混其異同混其
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

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
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
祐之所以爲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
四五年當時言者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朱光庭
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
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上則害政
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
當使之在位爲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氷
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
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

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
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
不援以爲據蓋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而隳泰之道
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
萌培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柰何調停之說雖賢如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
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
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得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
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
亦疎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

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
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
以爲元祐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
而乃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
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
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
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鬬于下豈
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
幾退幾僨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
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譁競

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
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之並用
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
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
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慧又敢欺誣其狡獪之
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漼詖之辭足以譸張而爲幻
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
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亂爲正論則厚
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
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

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
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踪跡
詭祕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
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
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
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善激發上惡譁競
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其黨也
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
翼僞造謗興訛其諧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
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飈志無所不爲此激

發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
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
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爲禍之烈如此而
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
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
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
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
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
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
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庶不失其好惡

本然之眞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
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
否枉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
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
給狡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
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
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狠戾駔
儈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恥而擢其靖退有
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
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疢而疏藥石則忠

邪之位定而内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
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英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
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
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貌其心勿以小人參乎
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
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
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鑑紹
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不蔡正陰不勝陽以成泰
内之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材之孰忠孰
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作賢作佞則用者不必用去者

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愿憂所發
冐進瞽言不勝拳拳

乞亟誅六賊上欽宗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
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
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
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
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
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
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兇而未去者道君
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段闕一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
國政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
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
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
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
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材如八元八凱者可
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
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
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
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

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
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
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
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
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
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
奸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
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
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嘗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
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

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傅卿求曼
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
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
之餘始以進御貴官竇爵貪饕無厭姦贓狼藉縉紳
不齒覩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役黼實啓之是時
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
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
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
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
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益

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
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
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常數百
里是致士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
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
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
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
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
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
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又

歸諸已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
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汚者一時苟
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
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
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當天子之命也
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
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
自謂皆出已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
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
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

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
侍其傍而列侍之並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
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
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
李彥凶談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
違忤卽誣監司捃摭它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
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
嘆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
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
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

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
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
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枝脊始因賂事蔡京貴緣入仕
交結閹寺遂致超擢招權怙勢氣焰可炙出入禁闥
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
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
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
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與販百端騷動數路蔑
視官吏僮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
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栢輒

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
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
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
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
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
驅動丁壯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
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
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
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
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

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
竊謂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
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歛怨於上前此罪狀
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
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
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
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寔貫賊枝梧是致陛下新即
寶位遠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
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
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遂

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
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
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
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
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
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
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
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
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
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播撼國本項年楊戩亦

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討
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
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
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
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
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
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師建議北伐遂有此
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
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
尤不可赦李彦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

右編　卷之一八　四十八　四百七

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彦乃發錢數千萬往淮
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
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彦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
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
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
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
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
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
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

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
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
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
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
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敬者願陛下
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
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
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破膽落矣議者或謂兵
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
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

右編　卷之十八　四十九　三百五十九

等雖布衣一介之微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
比日朝廷募兵日有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
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
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
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
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
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
罪之至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十八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九

亂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亂一

論晋人殺厲公　　里革

晋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論莒僕殺紀公　　季文子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諫沛公居秦宮　張良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入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沛公初入秦見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

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

說漢王伐楚　董公

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勸代王入帝　宋昌

漢高后八年后崩諸呂謀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言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

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說光武循行郡縣　馮異

漢光武初起兵主簿馮異因間進說

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

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寃結布德澤之光武納

說光武延攬英雄　鄧禹

鄧禹聞光武起兵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偶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上漢獻帝表　漢先主

漢獻帝時以備爲大司馬漢中王備表辭討逆上奏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

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

上

爲先主定計　諸葛亮

先主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出師表　諸葛亮

漢後主建興五年丞相亮伐魏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又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勸征杜弢之亂　王鑒

東晉元帝初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剿朝廷深以爲憂琅邪國侍郎王鑒上疏勸帝征之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所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屬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耳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論征杜弢之亂　熊遠

琅琊國侍郎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弢丞相參軍熊遠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遂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代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

論庾翼討蘇峻之亂　范汪

東晉成帝時蘇峻反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襄陽中書侍郎范汪上疏

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致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宜往前豺狼之穴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漕運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輙行非命原野以冀宏規經略文

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鎭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意乞寄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

祿山之亂進說太子　建寧王倓

唐肅宗爲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與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諭曰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乎倓進說

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

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與復策之上者於是議定

破賊期對　　李泌

唐肅宗時帝問行軍司馬李泌以破賊期泌對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論叙遷幸之由狀　　陸贄

德宗建中四年時帝幸奉天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退而上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手變臣睹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訴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箠笞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

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蓋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
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産以營卒乘道路愁惘部曲感
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
第疾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毋并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厖類恐

懼興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鍵不寧
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膚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
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於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

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証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剗億兆憤惋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

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巳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

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黜詐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將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德宗興元贄上

右欽淑奏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偸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

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秦皇嚴衛稚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讐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奮慨沫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巖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

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規避陳凶黨强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奬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獨義之心既沮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

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無辜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

光繼叛鄰邑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逆山棧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因拘使反者得辭來者褫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連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憫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

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當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具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陸贄

右先須勑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

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淩羣峯澍流巨石崩奔罥般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過恐非功力之所支籌畧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脐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發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兆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淼瀰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夷闗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惟詔說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攜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計徐孽指顧可平請廻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徵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淨上之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懲猜譖之災及遂乃蠡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盜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内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鵰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家室屯戍爭戰者冀全其性命德澤

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累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弁

歛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已盛矣旣
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
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亦乘釁豺狼整居於禁
闈猰貐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
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内沸騰艤有問鼎
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
之儔咸自歛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拔境之侵及聞
天澤滌瑕剏書復爵曾不帶介望風款附爭馳表章
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貞救怨之流
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

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
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
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
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
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
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昬迷不恭

則當外察其倔强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
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証也如或時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徼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
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爆之原野輕人如草
芥而勦之鋒鏑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
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
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
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
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
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
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
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
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
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愿以咎已布明信以

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暫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

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偷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

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惠以養威當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

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有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獨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廢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

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挾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猜任大計已鑄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邊疆彼既氣奪算

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潰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

論光化兵變　歐陽修

宋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作過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衞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

論軍賊王倫之亂當求禦賊之策　歐陽修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號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量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縉紳之內憂國者多皆論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眾多之言必動於心畧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許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

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
軍[illegible]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
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是
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逆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
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
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
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此去矣竊
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
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嘗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
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儒柔不肯生事今尚有

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
朝廷爾嗟夫天下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
識已形之禍以熙爲樂以危爲安盜賊雖多而時有
敗者遂生玩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
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
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閒暇天下之事深可憂矣
今桂陽建昌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爲尤甚王倫在于
遠處更不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
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墾已成難救之意速講
定禦盜之法須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攻守擘畫
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爲
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
州官吏各只有罰銅五斤及知言者皆不蒙納臣謂
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
此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
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
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係
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論王倫之亂不可寬江淮官吏罪　歐陽脩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狀已到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
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
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
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墮壞盜賊
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
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以棄城而走望賊
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
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猶此
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
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

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廷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禦邊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

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寬恕

議僭逆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至行在因辭相位不許綱進十議其四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詭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十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

事而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僭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諭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

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
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李綱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刼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積顏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者有因爲姦利汙

染國威者有爲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邪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覩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復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爲之用事者爲一等以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䘏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論劉豫之亂捍禦賊馬　李綱

高宗紹興四年提舉西京崇福宮時上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

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苟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輙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强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

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毅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羆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郤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難之術、若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加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

右編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四百三五

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雷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餽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遂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進退、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傾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

右編　卷之十九　四十二　四百三六

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陜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

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
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
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脚之疾、步履艱難、方國
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
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辜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
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
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李綱

紹興四年時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使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
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
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
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
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
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
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
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
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威勢退劇、誠可爲天
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

綱輒敢竭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
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
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
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入寇
亦早、倘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
氣、勢必遷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畜
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
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
海舟、又於楚泗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
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
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
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
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
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
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
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

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荊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眞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備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覩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

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乃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illegible]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皆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合淮揚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閒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耕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

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惟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睚眦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

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爲先宜賛淵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欲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衞綱竊覩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除表裏爲長慮郤顧之術也祖宗禁衞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爲

衞非强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衞單寡竊以鎭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衞之兵相叅宿衞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隷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桿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鎭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踊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爲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

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能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眞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眞可惜也荊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皐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荊湖及須降式樣於

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劉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璞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

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後擾之患、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絶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論淮西軍變酈瓊叛逆　李綱

臣據舒蘄江黄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輙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陜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

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足拄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觖望、生携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卽當選武臣之有威望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衆人無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吕祉以叅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鬢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徑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

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日今夏經火焚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虞術亦疏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於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諭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

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察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宜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福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請舉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亡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傷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

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讎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導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爲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疎闊叙逆竄伺强暴陵夷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寖强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

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惜痛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講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

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携貳士氣沮喪甚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

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廣詢

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與周房杜以持衆美故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謂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龐寵盧芳在太宗

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二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儻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馬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

輕動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惟𢈔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冐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若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級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蠢愚夙荷睿奬

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踈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悃惓荷罪之至

乞委楊沂中酌處淮西軍變　李綱

臣續據探報酈瓊驅虜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踈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發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明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丞吉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與於呂祉更望聖慈許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論淮西之變宜寬張浚罪　李綱

臣近者不量短淺輙冐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

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涓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將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敗

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
之罪在於志廣才踈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
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
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恐其
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撓大
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强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
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强之計則何以
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
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
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

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
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
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
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
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
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
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
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
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
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强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

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前着既差後
着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
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
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
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
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
張將安所底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
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脩軍政以自强無
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撓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
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

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
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
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
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
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
兵謀之喻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
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冐昧有
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
馬之疾益深將塡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歸山林貪
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彌

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冐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附 李綱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為盜賊之招昔眞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為正與今日之事

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攺撥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冐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又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論車駕不宜輕動　李綱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劉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浚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冐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

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虜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徒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

退而之閫奥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强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浚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

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監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趨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爲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懷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illegible]矣、譬猶奕者、前着雖差、後着猶可救也、若着着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蓋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浚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

池以保上流，么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創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攏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又曰作民父母

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于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爲先則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動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愚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卷二十

亂二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亂二

論詰盜 臧武仲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漢武帝時東郡盜起丞相公孫弘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請禁之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丘壽王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請自治渤海膠東盜賊　張敞

漢宣帝時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

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五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弭盜疏　陳忠

漢安帝即位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蔽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為憂上疏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

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轍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再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與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

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
天誡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　陳蕃

桓帝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尚書陳蕃上疏駁之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

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蕃以此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

盜賊疏　劉陶

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論黃家賊事宜狀　韓愈

唐穆宗時位韓愈論黃家賊事宜凡四

其一曰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並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夾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

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
厥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賊未屯
聚之時將詞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
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
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
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
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
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
旻行立事既已往令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
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其二曰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
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
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
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
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
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其三曰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
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
發共四百人曾不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
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
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
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
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其四曰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
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
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
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
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
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乃為擇選有材用

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
叛之事

論濮州盜　王禹偁

宋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
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而奏疏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區分爪割七十餘年
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
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
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長從號曰長吏實
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

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備
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
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
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
蓋不敢擅有脩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黄州城池
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
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
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
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
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隳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

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
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
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
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

乞東南諸郡募兵以防寇盜　　富弼

仁宗慶定元年知州詣富弼上

臣聞天下大器也非法制綱維不可以守矣生民重
畜也非智力控禦不可以保矣是故先王兢兢業業
日謹一日惟恐失大器而喪重畜也臣伏見西戎僭
叛屢寇邊境本道不足以支朝廷悉發京東京西淮
南江南荊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
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罹此調發故關中得
之未足以克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
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
鄉民俾習武以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論
也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
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
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
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是不加保守
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凡

姦賊好窺覬者無世不有今西鄙用兵天下兵與將
皆集於西方力必不能及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以
臣觀此九道州軍或一豪傑率數十夫伺州官朔望
行香畢集持鋤钁白梃羣呼奮擊可盡殺之誰復禦
者然後開府庫復劫取豪家物散施召募必應者如
雲一日可得千計鼓行而前處處無兵又城壘不脩
諸郡縣鎮所至必陷俟奏至朝廷即時發兵亦不減
三兩月方至則其徒必及萬數何可破耶臣又慮陛
下以謂巨寇必不能猝至臣不敢遠稽前古略引隋
唐以來東南爲寇者以明之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

餘杭朱熒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璋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偷強故自古爲寇淵藪唯王者能鎮撫之則寇不能生於其間不然則

亂之必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荊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臣前所謂天下生民宜綱羅而控制之者

以此道也臣伏念京東京西雖置鄉兵而軍兵絕寡亦未見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堡又各持兵仗其部伍上下終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饑饉爲姦桀倡之安能使必不爲盜又宜得軍兵而相制禦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讓杜伏威起齊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冤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橫行天下雖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

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則可無虞矣議者或謂財用不足恐難成此夫以天下安全之業尚患財窘而不能立久長之策不幸小有寇聚則如之何伏惟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民爲念裁制私欲損節橫費則數萬之衆不日可募此無疆之基也

乞揀訪京東狂謀之士　富弼

仁宗慶曆五年弼知鄆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上

臣近曾親書劄子聞奏見察訪民間恐有賠行結扇不徒驚劫別蓄奸謀如劉邕之類者候見的實別具

申奏次臣後來察訪京東一路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洎至長立所學不成雖或稍能文詞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茲長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以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所臨之官無由肯見往往晦名詭姓潛迹遁形唯是兇徒密相結納或遇饑歲必有竊發臣恐此輩一作卒難剪除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似此輩類的實甚多散在民間但未發耳又緣不希仕進難以牢籠不可捕而加刑加刑則黨類驚

而速爲也不可縱而稔惡稔惡則根株成而難去也要在得而縻之使兇謀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畀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畧盡若以此輩不作其它盜賊雖遇饑年蜂起不足爲慮也伏望陛下深切留意於此不可忽也

論西鄙用兵盜賊竊發　　富弼

仁宗慶曆八年弼乞選官轉運守令以除盜賊疏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騷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愁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聚而爲盜今張海郭貌山等數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恣凶殘之威洩憤怨之氣巡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月偷強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出入州縣開發府庫劫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陝西南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殺人放火所在瘡痍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民恐懼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緩急亦未有所以備之之策賊既轉成不可不防秦末隋末

唐末諸寇或起於畝畆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貌山輩如此其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今茲賊黨未見剪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前日命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爲諸處警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至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幕下通判或知縣中

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親人填
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
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
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
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
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被滅之驗
也今且以上項襄鄧等十餘州論之共知州知縣縣
令皆庸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
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驅使賊不倡狂自恣復何為
哉臣切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

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
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朝廷
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但為宗社有靈陛下
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徧滿天
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賊盜
愈多竊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王或稱帝
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
朝廷守此一城還將安穩否況今來不同漢唐都關
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
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旋若贅旒

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
一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
城不知何以為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
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
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
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
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
礙之所致也唯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害
不生賊盜不作則是都城也且保無虞故大宋之興
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削方鎮兵權只用

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
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又賴太宗相繼剋復諸
國一統天下更賴真宗為民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
和好故能八十餘年都城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
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
愈強且增歲幣國用罄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斂
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
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
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禦災之運正在
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方廢寢忘食夙夜整救

則數年之內或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至理亂憂懼所迫不覺切至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使知州知縣不可稽緩盍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禦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所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縣尉亦可並委轉運知州揀選

不煩朝廷費力此策最爲簡要無可疑難京西既行次及諸路變故或起倉卒設備皆不可逃朝廷但能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所有諸路揀退不才及贓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聽候明旨朝廷只就外指揮更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

論京東西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

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

論京東盜賊　趙瞻

臣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唯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恬爲故事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奸之源塞萬一不測之計也謹按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即用張敞爲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即舉龔遂爲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爲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薦王尊行京兆尹事據兩漢時

盜賊奏至天子與大將軍丞相御史推舉守臣復尚蠲去繁文假以一切而後激勸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即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校任即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檢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賊殺官吏顧諸備位誰有受斯責者環視俟變無一援救其間甚者則必有罪其死戰之忠以爲貪功辱命然則是無有公家竭力之人矣且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縣數十員而尤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開白則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使因循巽愞之吏傳執習按而與趣公疾惡之人挈度計較是終無以成實效也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成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爲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劾如其逗遛無

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擢處置之宜俾先圖上朝廷更爲裁擇官吏自無苟簡足以肅清內郡震帖外夷臣恐不勝懇激之至

論河北京東盜賊　蘇軾

神宗元豐元年尚書祠部員外郎太常博士
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奏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
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
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
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
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
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
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
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
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
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

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
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
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
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
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
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
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
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
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
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

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
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
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
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
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
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illegible]人籍其
名於官授以劍槊教之擊刺每月[illegible]衙集於知
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
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
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

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
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
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
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
遷於南京與許轉運使分東西路畏懦偷之勞而移
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
之重城下數里頗産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
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下差出使此數百人者
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
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

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
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
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
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
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脩軍政
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
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
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
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
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

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
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
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
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
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
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
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
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
剌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

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
陽亡徒蘇令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
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
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
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
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
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
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
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
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

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
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愼擇守臣
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
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毎
鄆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
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
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
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
自念遭値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
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

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
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
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
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
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
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
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
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
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
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

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
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
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
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
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
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
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
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
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
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

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
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
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鎭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
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
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
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
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
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
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

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京東盜賊　蘇軾

神宗元豐元年軾代李琮上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

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勞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胆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更改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敎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衆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

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爲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

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illegible]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illegible]以[illegible]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

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忍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旣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切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靑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衙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

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救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决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海賊　鄭剛中

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

海賊之患今而不慮恐爲他日之害晉孫恩初因報讐結聚其後破州縣殺長吏永嘉東陽等八郡皆相應遂至有衆數萬雖劉牢之輩將兵轉鬭而恩出沒海上吳會閩廣皆被其毒恩沒盧循繼之劉裕因之以成事可不戒哉說者曰海上之盜招之則無矣曾不知海盜非招安所能盡也往年招朱聰矣其徒聚

而爲劉廣後又招廣矣其徒聚而爲李元盞招致其魁其徒必縱以歸業魁得官其徒謂可取以爲準也什百嘯聚又作一頭凡其所略縱而不殺又厚以物予之許其去而復來無業者欣然附之官兵弱則奮臂而爲敵官兵强則乘風絶洋而遁又急則孤槳單下變爲客舟官兵不能辨也止能於瀕岸淺海互相回避驅入深洋則巨浪之中不能坐立何暇議鬭哉臣以是知招安之不可盡捕殺之不可及也臣官永嘉間瀕海諸郡各有土豪習知鄉道凡海舟桀黠無賴之人彼皆素得其情盜之所向豪皆知之爲令之

討莫若使諸郡以禮求訪使自爲捍守仍將海島之
民結爲保伍如其境上無盜賊使攝或自設方略而
能格捕之者朝廷第其勞而官之容隱坐視者待之
有法如是則朝廷不費官官兵不費糧而海盜可以
漸息如只以招安爲術制置司兵爲用常使江北無
警則已萬一被兵或饑饉仍歲則孫恩盧循之患蔓
難圖已

論弭盜　胡交修

高宗時給事中胡交修上

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

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
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
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
變者黨與携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
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
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人陛
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
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
則可以裕國矣日者[illegible]與連西路董平處南楚什伍
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雄視一方盜賊猶

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盡兵以禦寇不能爲翟
與華之所爲乎　世以爲名言

論贛盜巖盜　王質

宋孝宗時上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
江西之贛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巖其俗好大而
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
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呼號鬬詈以
輕犯鞭朴甚至於發塚露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
刀鋸又甚者至於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
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

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
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
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巖之盜不可
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
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
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
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支倉卒之急一旦有
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
盜不可使出巖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
頓足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

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晁之擾頴所以易擒
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冦之擾殿所以不長者在於
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譽而又有豪傑深謀遠
慮者爲之畫彼其鑿齊冦之失必不肯守鑿方冦之
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臣嘗熟講歷代
制禦盜冦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於刑以爲
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
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於二郡之
間臣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
而畏鄉里之豪强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强

之號令蓋豪强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
穀粟之蓄過人有是者則桀驁之民不得不低首下
心折節而歸豪强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
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
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
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
命而豪强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伏固不同矣故臣以
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慓桀姦人之雄也
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讎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
不可廢蓋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

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
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
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算計見效利可以掩
害而害不可以勝利此非深窮夫利害之端者有不
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
泊矣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臣論之
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
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
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
者可返者饑民而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

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
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
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
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
生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聊之謀攻掠
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
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
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
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
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而以爲未足

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於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脩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於三尺之外以徼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於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

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闃然而來旦則羿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有雙脩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不過使人避害

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爲誠然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數百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

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源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刈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扇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於刑辟而後黜治而未絕大如是則可使

不驚闔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於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害如此其深也

・論制豪霸狀　元成宗元貞間上　鄭介夫

漢書所稱游俠即今之豪霸也其時貴臣如竇嬰田蚡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如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連黨類權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亂之所由生也豪俠之革代不能絕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猶能賑窮周急謙退

不伐色取仁以合時好立虛譽以要權利今之豪霸所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眞生民之蠹國家之賊也然有席祖父之勢者有挾富强之資者其下則有經斷官吏閒廢於家務爲潑皮無賴者人雖不等均之爲蠹爲賊耳憑依主之威執予奪之柄衆可使活生可使殺富可使貧賤可使貴此在朝之豪霸也氣燄同寅吞聲莫校威凌胥吏奉令惟謹借公道以縱賄賍營私財以奪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候道塡門其等莅視爲已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鄉之豪霸也地雖不同亦均之爲蠹爲賊耳然其鄉者雖爲豪霸之幺麼而禍及於百姓則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詞訟必須經手若不稟白而徑陳之有司者則設弊尋隙陷之於刑既已歸命於已而官吏有不順從者則別生事端累贓誣告其虀粉可立而待也威勢既成動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縣守宰願指氣使俯首聽命而已間有一二剛方自立奮然出爲寃民施一援手僅能抑之一時彼罷還家之後故態依然眞是法制所不能及禮義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擧入豪家而細民何嘗

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盡此輩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爲患何可勝言如朱張二家一賒死之盜賊耳以言豪霸則渠魁也皆向來朝廷寵遇之太過所以養成今日之餘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顯戮禍及宰臣此眼前之轍跡也昔漢主父偃說武帝曰天下豪傑兼幷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除害武帝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誠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後若有顯惡聞於鄉邑聲跡播於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以貲財若干即遷之他

邵或徙之荒壤視所犯之重輕以定地之近遠有背
不及者則移於附近以五百里爲限根蔕既拔枝黨
自散使良善咸獲安宇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軀
保家朝廷亦不至於芟夷少思去豪霸之策無以加
此矣

右編卷二十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一

鎮一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一

諫伐齊　申胥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

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于人無鑑于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

以寢於地王寐嚋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不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論城陳蔡不羨　　申無宇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謀遷國　　鄭桓公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㽥

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

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
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
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
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爲夏
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
温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
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
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
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
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荆實有

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
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
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
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
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冢
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
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
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
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
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

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
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
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
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
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
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
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
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
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
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

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
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
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
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
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
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
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又矣
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
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

馬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

申申人弗畀必殺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罷珠厓對　賈捐之

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帝使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爲郡久矣今叛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荆蠻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風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論安西四鎮不可廢　崔融

唐武后永昌中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

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匈奴右臂稍稍渡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

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緍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内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鎭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鎭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鎭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鎭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

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　議乃格

論姚州戍　張柬之

武后永昌中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蜀州刺史張柬之論其弊

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駈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

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鎭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縱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提挈子

弟爾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勦南道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珠奏請於瀘南置

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狠藉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請罷西戍疎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武后萬歲通天中發兵戍疎勒四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諫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

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轍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

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

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illegible]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

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論西蕃邊州安危疏　陳子昂

武后時北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十姓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擅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疏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遣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爲國家剋翦凶醜遂數州之內自率兵馬三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竊爲國

家危之深恐此等自玆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
有十姓者本爲九姓強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
能動所以委命臣妾爲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
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
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掎角亡叛維持邊疆唯倚
金山諸蕃尚爲形勢有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
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
愚以爲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
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
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

不可不察且臣昨在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擬入朝
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然軍漢兵不多頗有驕
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順今更
不許入朝謁疑之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爲大讎此則
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若使狼心
有顧懷不自安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道恐非國家
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
十姓無罪不宜自絕今者妄破回紇有司已罪揚名
在於蕃情足以爲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
入朝實爲得計今北蕃既失此虜不安廟勝之策良

恐未補事既機速伏乞早爲圖之臣伏見今年五月
勑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口是制匈奴要
衝國家守邊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
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
降戶四千餘帳奉勑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亂先被
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歸降
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傷
夷殘羸饑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
以攜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
望恩覆護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

儲畜雖有降附皆未優矜蕃落嗷嗷不免饑餓所以
時有劫掠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
多甘州居者鈔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
千頭口兵糧粟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城
孤兵少未足威懷國家不贍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
安撫臣恐降者日衆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爲禍亂
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爲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牛
羊大爲其餌而不救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爲羣盜
乎羣盜興則安北府城必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凉
以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

故誘其爲亂使其爲賊非所謂綏懷經遠之長策也
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旣
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者以慰喩諸
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爲得事則未
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爲患於
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況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
衡自古所病倘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收
强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至戒今北
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爲良圖恐坐而生變乞

得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論十姓四鎮　郭元振

中宗時郭元振爲金山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元振奏請闕啜入宿衞詔許之闕啜遂行經略副使周以悌說之且教以重賂宰相無入朝闕啜郎勒兵擊于闐元振上疏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
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携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
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剪屠士畜疲癘財
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
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
大計欲爲吐蕃鄕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
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
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
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
門方自嬚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
之賢人不顧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
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
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
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以元慶爲可汗矣

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
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
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
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
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
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繫卽
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
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
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
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

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俟子爲救況今北
庭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
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
易之幸哉疏奏不省

論原州戍　元載

代宗大曆八年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

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
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
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
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

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
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
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
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乃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論關中事宜狀　陸贄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蓄
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陛下天
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
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
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愼守而不失者惟居
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
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
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
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
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
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

夏而已抑又有鎭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
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
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
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
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隷禁衛大凡諸府八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
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
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
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
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

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
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
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
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
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
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
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郄醜類再安宸
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
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先皇帝還自陝
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

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
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强又徵諸道戎兵
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兹昆夷猶
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
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
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
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
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
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

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
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
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
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
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
料兵連禍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
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愼不敢輕用之者蓋
爲此也當勝而反敗嘗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

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巳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
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
而正巳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
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
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自頃將帥徂征
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
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illegible]兵占將家之子以益

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戢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内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

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陛下儻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輻湊鄙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情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請撫循李楚琳狀　陸贄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

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傚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内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晩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褦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敻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

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騁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覇功也然則當事之要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伉儺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奸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汙潴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

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准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鑾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畧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汾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耑阜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蔓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愼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輙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

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令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内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奬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

力則踣投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僵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令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壓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不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

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近迂濶有異軍機引論爭疏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玉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功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綏御無方經略失

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内叛外攻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蹶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逶邐談賜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輙敢睚眦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肅竪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患運路幾絕生人重殘廢
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
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
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
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
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
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
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覬之心聖人所以興敬
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
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乘而遣之斯可

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誅其帥而纂其位則不可焉何
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
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
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旅亦未協
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
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
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
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
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
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
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
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
王將諸道必復懀嫌迴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
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
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
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

此不勝拳拳懇悃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
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
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陸贄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
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
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
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
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
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脩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慨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臨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强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援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聞

論魏博事宜　李絳

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豎處其位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懲宿弊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然時既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遂進用兵之策具圖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為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對

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便圖已各令均霑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敵權均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洩不同若一將為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事為便加以酷誅重賄故無敢發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事須假人權柄託人性命即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搆其禍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從主帥不能制斷即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

置即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即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傚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既懼諸鄰攻伐必須懇歸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且嚴勑諸將簡練兵蓋為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上謂絳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

論不必遣使宣慰　李絳

勅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難處置疑
惧之間機宜已失即追不及矣今田興為衆所歸坐
俟朝命不於此際便有寵授他日勅使把三軍表來
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既不得已須與恩禮不出
聖心是依軍中所請感荷與特恩豈同且示推誠不
歸足以應機合變撫納其勢總攬其心平蕩兩河在
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素與絳不協密[illegible]中[illegible]交結潞爲援[illegible]今出[illegible]勞不可
此鎮獨無上遂今中使[illegible]處置絳又奏曰
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軍顒俟聖旨不當特處置赴

其機宜待勅使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
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
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
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即恩澤出於君上而
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
勅使獲宣日且與留後何如待其有別成効即與正授
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
得否因機會奬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
後忽不受命即却成咒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
伏望決於聖斷特賜處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為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

請賞賜魏博　李絳

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
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剖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
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
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illegible]內庫[illegible]二庫賞給中人[illegible]日所賜
太多那得及此後[illegible]有卿又何[illegible]絳奏曰昔竇融當光武削平天下河
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誅為避禍之計尚此崇奬
福留子孫况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
而天生忠義志懷霜雪舉六州之地兩河之瞻惜一

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
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
剋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其事畢當賞賚又在此
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計深可
惜也上覽表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澣濯之衣每事節約不用者蓋為大段要切將用不然內藏收貯何為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驩躍何[illegible]年[illegible]田興初授節旗請道專使數十人在魏州咸德充聞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者乖于失色歎息曰自叛離已來未曾聞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憲宗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

北四集賞接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備之失
今不取後將靠闕帝將尉之十年中書舍人
韓愈奏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
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
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
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
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
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
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
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
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後圖功爲統帥者盡力
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
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

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
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
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
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
不相諳委望風慴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
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
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
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
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
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
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
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
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土領之使免
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
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
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諭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于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
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
功効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
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
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
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

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
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
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遺吳元濟書　吳武陵

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
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
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
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危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
謂明且三王以來數十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

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涵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恣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狠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叅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瘖耶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矣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

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横之命不若奉大軍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紆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罷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二而伏服而舍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居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况以一[illegible]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刻塹灌以流潦王將怨構士卒崩離田僖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裦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誡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論天德城守　李絳

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鸊鵜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

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修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視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

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修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積道無倚二可憂夫城堡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係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比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

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哉曰降王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論維州事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界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礌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侯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侯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士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宛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遣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鄭叔簡冊致貶況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序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中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徒為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宜付中書各加褒贈冀楚夷感德幽顯伸冤

嘗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幽州事宜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諭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久在河朔諳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潛道款誠事縱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兼見君賞與張絳手疏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藎之誠近

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復諭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寔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忝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楊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節制實為朝廷之恥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倨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桀逆及王師
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
朝廷獎其歸命寵遇淪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
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曆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
其符節以系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脩覲
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
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林於邪說自謂雄
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
樹置騃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
上黨故風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

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
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
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
之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
怙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庭議以盡
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
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李德裕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
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舍其罪至洛陽
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
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
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
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
錄示元逵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
准此處分未審

論河陽事宜狀　李德裕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眞到稱十八日陳後遍山遍
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
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

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
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
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
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
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遣先鋒望
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
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
元王宰行敕詔處分

請賜張仲武詔　李德裕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

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
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
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
濫授鈞衡及歸鎭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
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
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
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
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
潞一鎭有啓聖舊宮艱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眞首
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比

謂劉稹愚騃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
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
縣得劉稹牓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逢着即須
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卿宜
速諭諸蕃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
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爲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
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李德裕

右健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
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頻立戰功赤頭
赤心皆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
死一心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
國亮許其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子弟及從諫處
招到兇惡將健等用兵後爲劉稹出死力戰鬬先犯
官軍毀罵行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
伏料如此號令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
耳心昭示四方稱朝廷吊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
付翰林約此意詔示未審

論劉稹狀　李德裕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欵發使之特

不以先鬨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
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
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
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軍
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儻立殊勳必比諸軍倍加賞賜
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
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
送回輙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審諭石
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

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便着齊入勿失此便

天井冀氏行營狀　李德裕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熱之時便見次第今炎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克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兇出內庫貨財以資軍食計量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飾將心不敢安難於撑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回兼諭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撑便利不得安閑

潞府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憚於征役豈敢更爲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知其長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爲之備臣比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力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縱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詔旨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邪治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温士全各令自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安路太原兵馬遥爲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除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往澤州亦要賜澤州詔守備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要賜恭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防越軼臣累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李德裕

右適魏博奏事徐廼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藎故令中使先往遣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廼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爲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

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諫降兵令往山東令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部令鎮守涉縣兼充捉路河嶺子口至爲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信别選專揀一武將速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盖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内山川見甄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客狀聞奏望賜留中不出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二

鎮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二

論藩鎮疏

宋仁宗嘉祐間上　張方平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僭如戰國自安史起猾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

皆寇壞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衰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篡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強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更前弊講究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局鐍妄咨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

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静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亨文武之固桓靈繼高光之法棄爽敗典罷邪遠正周漢宮闈鞠成秦藪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盡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盡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

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晋之議者盡見陳項之事黄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識覆轍遏亂略堅盤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愕奄有者則又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啓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起譙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乏敦温之勢叡泰出偏裨之微附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覆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

鞅斯罷侯置守之筭徒見其輻輳運動之勢誼錯強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追於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珠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受歷幾三百年内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遇難安洮爲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憲不稔統律厮替私昵執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是忠結安南兵連徐土發卬蜀之役搆雲代之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

所蹊食禁旅爲蒲人所殲邠帥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内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厲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構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歴師乘何釁而犯順嶺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瘣木蠹由中生譬之累棊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絶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棙動静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略獨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

業則有輯熙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眞宗之以
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
其撥亂守文理政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
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
無疆之法也主上灤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
二柄以照臨四表專制無牽恐之愛采拔罔畢逺之
闢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
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曰不虞豈朝廷
之所恃者乎謹論

論除鎮兵之權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
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
瑣細務皆不足以瀆聖聽竊以國家治亂本於禮
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
也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
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
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
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
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
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駭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
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
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俗效華
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
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
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
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不能諭也強毅不能制
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
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
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

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
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
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
齊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有力不足哉知天下之
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
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
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凌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
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
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

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若循尊君卑臣崇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犄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之人疾之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儒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

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師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惟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鏑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

明勤萬機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之權歸於部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

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至誅斬而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清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滅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嘗謙遜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受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

祿慶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王之所謹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告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

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息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董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濫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

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校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罪陷使之憤恨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甚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

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以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

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變則軍事追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可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或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倨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篤厚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乞罷諸路將官　　司馬光

哲宗元祐元年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自古以來置州縣必嚴其武備設官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莫能制至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縣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知州則一州之

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目

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司
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
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
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禁軍並委長吏與
總管等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共州縣長吏所
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
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
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蓋將官多與
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
攻城陷邑之患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

為朝廷旰食之憂耶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耶又自祖宗以
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沿邊及諸路屯駐駐泊
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鬥習山川自置將官
以來苟非有征討全軍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
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
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
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
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
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欲望朝廷

如臣前所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
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
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
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逆遏或棄城
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
亦甘心今平居驕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
不亦難哉

論世守邊郡　孫覺

哲宗元祐閒右諫議大夫孫覺上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

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之乃
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
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殆非衆人之知所及也
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
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
為上者勞故古者分為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
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
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
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
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勞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

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之道特招携懐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并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畧蓋可知矣臣竊謂割分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畧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illegible]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則以次邊之郡以共其法其治以安靖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強自守彼不能侵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衄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

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其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舉賢以自代毋問親踈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論倣唐藩鎮置帥　張守

高宗紹興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守乞以[illegible]州軍為藩鎮

臣伏見昨者車駕省方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煖又遣用兵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盡勵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絶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為寒心伏見向來被冦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來虜騎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輙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以謂與其委城於賊不如委之於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並倣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發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

冦屏蔽中原如虜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為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為番人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准此若或因其退師因昇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為防淮次為保江之計

兵論論收藩鎮兵　葉適

宋孝宗時上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

苛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陋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

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

裒刻之術取於民以習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

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並弱大概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梗化爲盜賊斡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拔

於四總領之巨擘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漁
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
則曰倉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
天下坐縻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
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
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
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
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
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决於此豈有久
而不革者哉

論兩淮兵食

高宗時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　張守

臣今月二十日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初圖善後之計
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
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
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竊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
指日可俟臣雖困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
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廷不當枝詞蔓說
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
擇議者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
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
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
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
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
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
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
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
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
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
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

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
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陝
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
自江之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
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
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
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
援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棊布三路
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
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

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

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衛而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illegible]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衄悵

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効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勌盛德日新四海愛

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與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論防秋利害　　趙元鎮

高宗建炎三年趙元鎮上

臣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蔽外戶阨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歷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沿流之斥候誠為急務斥候之不明以措置不專勸賞不立也自來委之軍中及沿路州縣而軍或散亡城亦自守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選募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而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預備也自來使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刃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

欲前期選閱受成而出各使分劈遠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為出入邀截之計廣積芻糧嚴設塹柵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遏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臣竊謂黄帝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然而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為營衛所以能戮炎帝伐蚩尤逐葷粥以去天下之不順者今陛下欲久留此耶願如臣所陳謹斥候防托之備慎將帥委任之選保無後患堅守不動為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不鑒哉臣願

陛下深懲既往之失常為去就之謀以六宮所止為行宮以車駕所至為行在吏部注授並依八路戶部金帛財之諸州凡宗廟祭祀禮文法物及六曹百司之閑慢者並歸之行宮而差除陞擢號令賞罰出於行在隨駕之兵不在多選擇萬餘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預設控阨既有以分軍食又有以相應援行在官兵既省則用度易足進退簡便或住江浙或臨淮甸延見父老省察風俗旌別善惡搜揚人材召集軍兵振耀威武使敵人知有預備而莫測巡幸定居之所則恐未敢再謀窺伺然後別遣能臣出使

關陝收六郡良家子募為効用優諸路弓箭手足其闕額以至蠲私田之税如弓箭手法推之全陝諸郡因其民借復唐府兵之制待以歲月訓練精熟則西方之事庶有可為者且關中四塞之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高祖所以卒能并強楚成帝業者以其先得關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為於天下莫不在此今固未可幸陛下他日圖之

論守江利害　　張守

高宗紹興十二年御史中丞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

臣惟本臺牒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

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上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逝逃則賊據城市脩治城具船筏與我對壘曆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自荊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

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由襄陽荊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恃大江之

險而能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不足論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距符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荊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狄人長技惟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

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涌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

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遁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訖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

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　李綱

高宗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乞沿淮漢爲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秉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説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秉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蹟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聰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議練民兵守淮　辛棄疾

孝宗隆興元年辛棄疾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又上疏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爲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爲兵立於城上閉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

道路無所歸宿饑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稀少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每州為城每城為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若欲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焉能以歲月拔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橫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术之智逆亮之力亦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為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

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撽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粮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於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為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徙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乞措置清河口防捍戰船　虞允文

孝宗時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上

臣據陳敏申坐奉聖旨令密切措置清河口防捍戰守事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守江淮之襟要聖筭無遺矣詳敏所申謂虜人舟船動以千百順流而下凡稍泊去處即是登岸之路我軍雖欲阻之形散勢分終莫可禦其說既當然以劉錡劉寶用十數萬之衆不能捍清河謂莫若益兵五萬人守楚州或城池芻粟未辦又謂莫若益兵二萬人守高郵分兵屯瑜口鹽池興化黃浦四處此其意在守高郵而已所謂圖其易不圖其難不可不辦也虜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

習水戰皆在山東拘收粮船多積芻粟亦在山東出山東而為兩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爾一出清河不獨順流而下皆是稍泊登岸去處如敏之說也使溯流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安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足食逆亮南寇其粮山積於盱眙濠州皆從清河出隆興癸未甲申之間江東路運米亦從淮河而上沿楚泗濠州至安豐壽春給淮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置卻欲增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而後守高郵為計亦左矣假令朝廷有兵可增如敏所請而虜之粮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軍食

則天長一帶虜兵可以持久又自盱眙上至安豐則
淮西之虜亦可以為久屯之計是增兵以守楚高郵
名為捍通泰維揚則可而非絕糧道使虜不得久之
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者也欲扼井陘之口以絕
漢糧道使野無所掠鹵雖韓信不敢遽進兵臣愚謂
左車之策今用之於清河口虜兵雖衆決不敢輕動
動亦不敢深入可必也臣到鎮江見戚方說亦必欲
守清河口盡到圖子欲於河口之南因甘羅城舊基
築小堡藏車戰船以待用韓彥直欲沉船打撞必爭
於虜人叛盟出船之初與戚方之說亦合又引周明

韓貴見臣謂深知清河口地利者二人見責本軍自
効故願効死力也彥直以總計事當赴奏欲乞聖慈
面賜宣問如有可采即乞速賜裁酌施行或專委彥
直同戚方共力措置庶兩淮襟喉早得預備利害至
切臣敢昧冒言之伏乞廉照

論楚州屯戍　袁說友

寧宗嘉定十一年袁說友上

臣竊謂城守以為固不若軍心以為固蓋城雖堅而
固之者在人軍無二三之心則誠甚於百二山河之
險也故曰衆心成城此言誠在於衆而不專在於城
也臣茲奉選命護客有行往來之間道出楚州切觀
本州城壁勢極雄壯蓋楚州實為揚州藩籬之衛也
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自淮而南其陸路至
揚州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
楚州而來也然楚州尤為要害者以敵人糧道必由
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為之敵若以他路至
揚州則楚又扼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為重增城設塹
不敢忽也今楚之人皆謂頃年朝廷常以武鋒一軍
八千人屯駐於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誠是為緩急死
守之備自揚州增朔堡寨以一時建議者遂移武鋒

一軍盡屯堡寨今不過令鎮江都統司每歲更戍於
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為久
計總司復添支食錢幾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
之士各念妻兒在他郡且非久屯更練者恐不能責
之死守臣竊欲望聖慈以楚城為揚州腹背要害命
樞廷措畫或不復武鋒一軍即乞令鎮江都統司撥
五千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日
客與分屯久戍於楚庶不張皇其元來武鋒軍寨屋
見今存在却頒行修葺庶幾軍士老小同戍且為久
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

必可恃以固守兼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務

論淮湖舟師

理宗時曾伯爲淮東制置使奉詔言邊事　李曾伯

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下申飭三邊廣延羣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禮神謨勉𢙣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况有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爲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戍卒

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脩浚粗周惟壽泗暨漣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踈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遠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厪廟堂之憂乃若賊情所在則老𡙷諸酋睥睨於我者已非一朝於此春秋更悄蓋將以歲月敝我兩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永開賊猶棄弗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閑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治舟於河此其姦謀必有所圖而河北探聆泗濠梁報到賊中事宜今秋之入又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又其可忽乃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而湖而爲急慱采衆論覺亹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則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有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

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眙泗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虜使不得渡然觀近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河口僅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矣逮至去春賊之圖壽由潁出舟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爲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逮月整葺堡團備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弗能遏賊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

於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鋭在長
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團堡亦送弗支若非文德見
幾急急收歛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數節灰
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本我
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
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我
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絶勢所難禦
非我師之不盡用命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
將措置堡團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
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

淮千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脉絡爲彼所斷諸州糧
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
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
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
舟用輕捷泝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或
侵犯我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
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
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瀰漫
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
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濵地理賊之垂涎眷食非一

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掠抄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
已熟血入於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
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
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實繁
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慱支湖一二水
面稍濶胡馬難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至於海
岸又皆平川我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
往在京湖嘗閱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
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間居人避
虜之地亦爲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他攻此皆往

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爲淮東之患者必自射
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
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
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預招湖兵
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與化專令爲湖中之備此策弗
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
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爲防托寇
至則淮鄣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
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焉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
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爲然也而况湖中舟備如

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截一賊用故智復
由海溝幹腹透漏則我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
近自賊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
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
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於平河黃浦
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
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
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深隔絕外其
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
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踞坐寶應

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貴之高郵
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
憂心如灼實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鄉淮兩郡
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
濶可恃賊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他令淮
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
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寶應及
湖濱亦是用舟師犄角擗敵以防賊由平河入之路
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艘擺以防賊由海溝入
之路然亦止可以爲賊勢小入之備儻其大至則地

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
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
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廟慈速下有司更加
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
衷江淮相爲表裏藩籬堅密門戶自安惟陛下亟圖
之
　貼黃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
切於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
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
不待辯然臣觀鑑則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
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爲胡越臣得近日

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
地遠勢均運棹不行而招司自謂贅負常懷觖望非
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筭中矣此聲已出恐
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欲辭新除之
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負觖望之言所遺臣書
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他時設有疎失
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以臣愚慮莫
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鑑權管却分呂文德過
淮東界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
界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

制置使兼知庶幾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西湖西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論襄陽形勝　　李綱

高宗紹興八年綱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

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遏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荊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脩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

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論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　　辛棄疾

孝宗時辛棄疾上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爲

成敗也六朝之時貴寶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壤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專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荊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爲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虜以鐵騎出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

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彼人人皆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誠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荊南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可前可後專任鄂渚之責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失兩路之名內可以爲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爲雖然臣聞之天下之勢有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亦天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不能合秦爲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爲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爲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

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爲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離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脩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荊襄四事　李曾伯

理宗時曾伯荊閫回奏四事劄子

臣猥以庸謬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戍淮困

續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蔑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
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職次亦已兩旬事雖多
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月奎畫誕頒預
授閫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
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節復城池可以
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
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
自服膺訓飭願竭涓埃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
臨疆場親訪軍民聿昭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
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爲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

自江北諸城徃罹狄難閑田曠土彌望荆榛皆二十
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
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嘗防因糧之
患比連政制臣所以艱於經畫未易廣於開拓也本
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尚餘九百萬
畝以臣愚料珙亦誇言儻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
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
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賈似
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咸功視珙
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

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
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
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廪浩繁南北之應測緩急之
預備舉是數者皆取給焉嘗諸常產之家仰爲卒歲
之計似道非不欲其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
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
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頻傷於巨浸
歲事已乏於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僥倖佃户又以每
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夾
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

收雜料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儲糴
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
始至軍無百日之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
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
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用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
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閑親率勸課思
廣積貯他時稍增寨下之耕或可少寛湟中之糴此
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貿遷有無
通惠商賈往年與金爲鄰沿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
近歲雖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於邊州守將慱

易馬疋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覩其
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
皆可自爲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
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
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齎已貨越吾土以求售於我
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
齎貨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泝流而上
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
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
鄧矣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

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
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
若贏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
貲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虜情可以得韃馬
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爲公
計苟籍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
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軍券等需何
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爲矣又況北方頭目
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
聽其用而未嘗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畧假之乎臣

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疑敵情與
時酌計之可支斯亦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樊城略
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爲交易宜示優容若
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也至於脩
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
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夫下
而漢陽耳漢陽郢鄂一葦虜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
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畚築亦既浚淺而培薄
轉瑕而爲堅矣此外諸城多在窮治繄斯築斯固未
有及是者臣伏讀脩復之訓廟謨宏遠鑑管莫窺悚

然未知所指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
毀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爲而發也臣自抵
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虜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
疽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
往往嘷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
廟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酋之骨肉方
爭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
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畧之意或者養威
伺釁未見可爲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
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令欲付之

以此捐軀效力固不敢辭但令兩路城池之未復者曰
襄郢隨棗安信鄧復武當荊門凡十郡舊元無城未
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荊岑
通襄脉絡將大爲經理之計抑姑爲徐進之規私慮
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
幽燕之伐曰以够取以够守以守於既可爲代規圖
天下大事反復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
睹不然則徒爲褚裒商浩秖貽笑方君世講爲脩
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
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來應援支吾歲從何而

取須是另外辦此一項粮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
辦財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
是軍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
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
愆於素無虛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
指授之至於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
民之避寇江南者猶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徙
業江北者已漸多且開太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
幼驅牛畜歸返其舊土者絡繹不絕於道遠而隨棗
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郊者則又公家給之

牛種廣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illegible]
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爲喜有識思之猶
以爲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虜哨不入將謂
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閑防深恐豺蝗
非仁鷙孽必匿侵藏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
此申諭諸郡俾相告戒類爲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
有急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迂鈍不可人意實切於
爲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詔敢不益加勞徠安集以
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爲蕃
漢之撫摩不專爲吾民之流徙與言及此臣罪不勝

所恃明主可爲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
太廣不爲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彊
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所授柄之
憂南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虞幸而不發
苟以無厭饜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
其視東淮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
著諸心待以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
人養虎常飽猶恐搏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
嘗觀東漢末年處降胡於邊塞其時劉石輩多出其
中苻堅不聽王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

涵養成要非一歲於此往者則幾耕以脅繼者則惟
幸其弭若不及今酌權預作圖惟如療病於未病而
使譬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優裕勿露機括思
所以處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潛弭之臣恐異時
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
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
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發縛之心爾伏望聖慈密與
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輒進
狂瞽之言嬰瀆霆威謹蹈跡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
控於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於

前時材力豈堪於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饋餉攸
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
因人知爲闕費匱之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
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頓虧其可以有立
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方興而
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
前日語況衰弱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
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別選討臣俾臣專
意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肩一
心展布四體誓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肖臆
所蘊筆舌難窮併乞睿照

論唐鄧不可棄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論唐鄧必不可棄奏

臣至孤遠叨被二聖非常之知始終與等之眷日夜
念所以報神明寔臨之今者唐鄧二州名爲空城其
實繫上游之存亡甚重臣不敢言其形勢之扞蔽地
里之廣袤戶口之蕃庶與異時進復中原之塗轍獨
有一事利害至切不敢不奏稟臣去秋抵襄上防托
之兵雖薄所以不至於憂危謂必可究北顧者虜在
潁昌襄郟爲家計去襄陽爲遠使其引兵深入則糧

道回遠必以人力車乘而運勢不容久留也若棄唐
鄧而虜人以唐鄧爲家計去襄陽爲近聚兵積糧一
旦進發可半日抵城下其糧道自唐州之泌河順流
而下直抵漢江可以與官軍久相持而漢江之險我
且與虜共之矣漢江在春冬之月可以踏淺徑度之
處凡三十有二臣嘗親行漢江比乘五月漲水其襄
郢間坐舟尚有着淺不能行處郢州又在江之北見
有積糧十餘萬石虜若於此分兵駐守則官軍隔越
於外真有德順往年之憂況京湖饟道遂絕秦蜀馬
路不通又虜兵東可以入隨西可以窺荊南其勢橫

濟我之兵力有不能支矣此皆兩路士夫軍民之所共憂而臣十一親歷其地知其事之果不可不慮也臣非不知陛下許臣棄此二郡則臣之責輕又非不知臣棄此二郡與時宰合可以保位而希進臣不此之爲而區區然必進其自危之說者後日之憂繫宗廟社稷至大臣今於此事若尚畏避時宰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而祖宗在天之靈必不祐臣矣臣前後論奏莫不委曲詳盡伏願陛下審思而行之臣見亦一面遣官屬詣朝廷仔細禀議次重念臣病已沈痼決不能支梧嘗於今春奏云或棄地請和臣即挂衣冠而去不敢先負陛下臣今敢墜此言哉扶力親書姑以見臣垂死不敢忘君之義惟陛下哀矜深察之

論唐鄧間道　蔡戡

宋孝宗時上

臣戡惟陛下一視同仁兼愛南北外脩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內固吾圉以爲不虞之備故禦守之策九關聖慮且如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備仰見聖謨雄略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爲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爲襄陽計蓋欲以捍荊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以堅城戍以重兵樊城以爲[illegible]漢水以爲限自可奠枕其如自唐至郢自鄧至荊皆有間道相去不五六百里騎兵馳疾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惟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牽制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荊無城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脩蔡陽古城西脩光化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只於棗陽穀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荊鄂都統司徐議脩築荊郢城壁以漸爲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虜人窺伺之患陛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審切行下京西安撫荊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保明聞奏

論優假李允文守鄂　章誼

宋高宗時上

臣聞唐德宗幸奉天兩稅度支使包佶寓楊州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悉脅取之度支使繇表以聞時禍難熾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功臣取度支財防他盜取庸何傷遠近咸稱帝得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羞怖上表請償由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竊見宣撫處置使司僞官李允文挾降將張用之兵

據江湖兩路之境輙用便宜檀更守宰虛張戰功覬冐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俾之歸司恩貸厚矣允文徘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爲解近者張用騰表有願聽節制之言滕膺奏陳有耆老借留之請高衛懼其豪暴難制至今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蘄黄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堅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別生向背設使別授守臣又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闚伺之意此正安危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悟淮陰假王之請躡

足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禍難煽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弘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爲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容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爲後圖不勝大幸

上禦備廣右五事　李曾伯

理宗時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曾伯上禦邊五事

臣一介疎庸誤蒙聖恩拔擢畀以闗寄冐昧領事條又閱月於此竊伏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繫得一日之暇則當爲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徭民不知於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韃有假道幹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凡幾其爲隱憂豈待敷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守邊之宜雖近諜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条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如後〇一邊防所急間諜爲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爲蠻徭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隋之前牘類以爲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況蜀羌以西又在遙邈其所刺探或傳賊犯烏爭國賊攻赤里

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韃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韃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邕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条之衆論皆謂虜若自沈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猶闊當先知虜若自恩

播一帶之諸蠻透沅沅靖則荆閫當先知其與本司
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韃境地
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閫應有探到韃
賊動息以時關諜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
力備禦一韃虜諜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
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
報不暇一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
報或傳諜入思播以窺沅靖或間取道蕃部徑趨南
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爲鄕道入廣此等之報
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

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賊南闕連爲蕃蠻所沮至戊
申冬復傳韃賊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
是虜之進退遲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
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嚴州之捷虜既北遁
遂覓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間之
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閫蜀中去年
一報謂虜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
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
羌丁未失利於西莫先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
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嚴州

又安知不捨嚴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
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爲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
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
叅考大槩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
至其國蜀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
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廣
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
門戶無虞一罅稍疎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
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
待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

萬一虜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向來謝濟
之徃前帥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
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一竊考
本司自傳聞幹腹之計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
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
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
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
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匱乏設有邊警
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
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寇於是宜

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爲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於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悉力之所至事事而備且日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置豈敢過有於作爲臣之所憂其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强非但爲禦寇窺闖之防亦欲爲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强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脩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此理

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於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秖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止令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舉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論蓋

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殫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横山永平等處皆是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爲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計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爲增其封境之廣闊丁民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横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讎殺禁掠奪有寇則調

兵於諸洞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郎爲提舉其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其爲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非爲藩籬計況此備蠻非備韃也近年以來上下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廢舊屯提舉四員秖存虛闕蓋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歎於待代遂致無人願注類界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永年之被焚徃見於交人横山之奪冊復見於溪峒

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
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庭參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
慢罵矣載思祖宗成規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
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司商
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籮以支兩江半年俸給亦嘗有
意經理近歲守臣謝子彊王雄條具邊防事宜申明
經司湖南憲宋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
與夫本司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復固已辟廖
一飛者充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諸峒
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幾自

毀撤置弗葺理深爲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
官未易有此事力盍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
江則駐横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爲今日控扼交理防
備幹腹之要地略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
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馬副都
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提舉總轄許及二
年不候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
路州壘差遣亦循邕州將領任滿就除海外軍壘之
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
司儻無此力請之於朝且未得催索諸峒苗稅除見

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各處作令往
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爲之太驟以啓猜疑如是而
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變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
爲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
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且責有扶
持撫馭撓臂指相應痛癢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
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
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
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一言備
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斬約溪峒

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
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爲先務今臣檢照前積所謂
斬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沐之禮物給借貸之資帖取
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隘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
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
之隴柵寨屋屢立纔務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
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爲慮今官司斬約使之不爲我
梗諭令自保鄉井始爲離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國
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
溪峒者爲多此臨所謂使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

用皆峒丁也往時邕州綱紀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
彊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
事不同乎前帥蔡節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
民鄉境易致疑愕諭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
谿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
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以
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被命
此來所部只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
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
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

邕倅黃夢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二十八隘
又新置古細等頭黃暨花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
曹康亦嘗結約天池幽郁等州峒首領羅光里等一
州則差官有開結約所部諸欵以路萬里
道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
十二
之約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
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
見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在淳祐八年
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夢應
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

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
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
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猗
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
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
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
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鬬
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
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
以邕宜兩郡守皆將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

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
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綏窺闖
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
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閫臣
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未準朝
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
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徭
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
此臣欲且行下三部各照已申經司之舊若溪峒則
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

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帘加覈實以壐壯而補老弱
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旣久而
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
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
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興宜融三郡守臣遵守貼
黃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爲幹腹之慮然念自古兵家
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深入險阻
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固難揄度所當預防
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虜當隆寒草枯盛夏蘊
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

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
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
南丹宅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
爲備韃計也

論經營西蜀以圖關中　　趙　鼎

宋高宗時上

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
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
陵侮之憂故也今强敵南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
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
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雖欲立國於此其可得乎況
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中之計惟關中與
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
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
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中當自荊南始雖然漢中鄰
長安而興利鄰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來山谷險絕
皆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阻遏自興元
趨劍門更無棧道而劍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
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絕不通行然後可
保張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營度守蜀也今岳

鄂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齎詔付浚及選除利州夔
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爲守蜀之備俟浚回報
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荊南徐圖所向爲今日計無踰
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
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繆悠然
轉徙終無所守況欲立國爲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
陛下發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
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爲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
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
欲守江以民丁爲兵以王義叔爲使臣嘗上言民不

足恃義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巡
幸不敢為戰守之策河隃水陸棲泊會稽及洪州央
守復幸平江為決戰之議已而與國有警進不能前
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林之平所遣海
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
寒心故臣謂巡幸之宜願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
可再登海船則捨上流荊襄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
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決擇

論據德順以保蜀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與講閣直學士虞允文論德順守戰之利不可輕棄

臣自秦州同吳璘商量措置促王彥楊從儀合兵以
圖鳳翔又德順四十里內並令清野及調發人馬以
助軍勢已於九月二十日奏知去訖近據楊從儀申
令喜走入渭州及據探事使臣伏宏申虜於九月二
十五六間再以游騎於剗馬嶺一帶抄略無所得至
晚歸寨臣於二十日到河池伏見近降指揮令吳璘
退守蜀口此固根本而後進乃自古不易之至論也
臣初與吳璘約只令分兵守德順之險身以重兵居
秦亭為不可測之勢正謂如此臣嘗兩具始末奏知
然璘之往德順先留兵二萬人在蜀口以萬人在秦

金平以萬人守大蟲嶺之天池天池在散關之前與
和尚原相對山形尤峻阻有水草之利又界於入蜀
二大路之間可以腹背當敵璘云和尚原止可以扼
一路以前措置有未盡者今年五月親行大蟲嶺始
得之殆天賜也至如德順之險自今春用盡兵力然
後得之勢須必爭理當固守若一旦棄去不獨失三
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糧盡資於敵蓋弓箭手
二萬乃土著之人不肯徙家於近裏州縣而官軍所
因之糧盡仰給於新邊自去歲九月用兵出秦州未
嘗自河池運一粒米出關以給軍食而諸州縣城寨
日下所管見在尚三十餘萬石而就糴之數不與焉
所以七月間身往德順方擇地利捍防適與虜值不
免須用兵力摧虜之鋒以爭北山東山[illegible]之勝勢今
濠塹深固虜多死傷德順可以必守但[illegible]力不
足不能大破虜軍成大功爾璘與臣說如此臣博采
輿論酌以愚見在今日之勢誠不可輕棄德順退守
蜀口且璘自八月來與虜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戰
之後虜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璘回河池今又半月
虜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則是璘規摹措置可以固
守已有明效必能上寬西顧之憂今士大夫之論以謂

一棄德順則虜復收三路兵糧而窺三口之路愈多
矣自德順至仙人關下皆平漫土坡見盡耕種而路
皆方軌虜兵可以長驅當甲寅之春虜至仙人關纔
住二十日而成都之民已奔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
往事尚可鑒也數年以來吾所以有階成西和州特
南北之要約爾今兩界㙮在秦州之皂郊平川中無
一水一阜之可憑有目者皆可見也臣凡者親行此
數郡見士夫之論誠為不誣若朝廷必欲棄新復之
地臣嘗具申乞別選官付以此事臣決不敢賣國為
苟容之計念自陛下嗣位未嘗得一望清光遂蒙睿

慈察臣孤忠不肯徇大臣意賜以庇覆生全之恩尚
付以變之方面感激涕零愈當誓死以報方其解去
不敢緘默為一身謀伏惟陛下聖明錄臣萬里惓惓
不勝大幸

論經理川蜀　孝宗時上　虞允文

臣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三次據利州西路
都統司及鳳州一帶屯戍主兵官發下所司緊要文
狀稱虜人集於秦隴鳳翔之間積粟既多已一兩次
打圍聲言以重兵犯西和州分兵從小路入寇皂郊
搉場亦有禁閉客旅文牓兵將官多言虜有前件情
狀舊以為舉事之候即具急奏上瀆聰聞因而張皇
遠近震恐臣雖書生至愚至闇竊料虜兵必不輕動
止緣去年洲上虜使坐索俘囚陛下神算所運虜已
奪氣只如陝西之虜已紛擾數月金銀木牌相屬於
道凡增兵積糧增築堡寨為自防之計蓋不得不如
此其張為先聲亦欲吾境內自相紛擾爾況今已入
春時虜之事力未充和好之利必不肯輕失決無可
憂者又臣自到蜀如西和成鳳極邊闊遠平夷守臣
之病廢者既采衆議易以良將次邊統制統領官之
老或病者亦行銓量選有謀畧驍勇之人代之又點

揀之後大隊皆少壯之兵臣支撥射射小貼子錢分
授都統司以激勵入教諸軍臣在利州又於小貼子
內造一兩金錢分日令逐將弓弩手爭射初無射中
者踰月之後諸軍人自精習近日逐將各有三四箭
中金貼子者小人嗜利不待督責咨捶皆有必爭敢
戰之意而兵氣作矣又忠義歸正人以數萬計累年
在疑忌棄置中懷不自安豈免怨望若盡行收拾則
事力有未能遽辦但擇有材武知名虜中置臣左右
為帳前提舉一行事務之類士大夫以其反側難保
多為臣危之不知臣示以不疑而反側者自定也況

憔悴憂危之人方惴惴度日臣一旦信而用之有請給以養其家有厚賞以固其志亦必肯爲臣出死力矣虜如不動誠爲虜之禍使天奪其魄敢爲戎首則以正兵當其前與之相持從間道分遣忠義首領潛入虜地各逆其黨潰虜腹心當有必勝之機可乘而用反側之效可見也臣今約諸將靜以待之萬一虜用狂謀出於不測一犯吾境臣即日引道身臨邊衝糾率三軍願以一死少答陛下天地莫報之施臣已擺布馬遞傳送探報約成鳳西和至利州不過兩日夜可至決不致少失機會臣既籌今日之虜止是虛

聲尚慮諸軍探報或有達天聽者急具此奏乞陛下特寬西顧之憂天日至明察臣肝膽不勝臣子之幸

論川蜀形勝　李鳴復

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

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劍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爲險隸於梁曰武休隸於沔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令雖創天水爲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吳玠實爲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爲之糧以食爲之屋以居無事則寓於州有事則歸於寨自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曦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力請於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二十里咫尺天險而

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毀則徒費耳雖然此往事無以議爲也臣獨以爲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足之地耳萬一有警不死於干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爲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爲要僊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與元戎司主之其金戎司則又各爲一隅密邇商虢蔽捍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爲之關

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犒軍至西和見其人品強勁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也關外之產賦輕而役重民之願爲兵也非以免賦蓋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蠲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爲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戎司有官軍以捍敵

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強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爲哉厥今強寇遠去殘虜僅蘇當外患帖息之時正內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大率爲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在惟陛下擇而行之

論發兵援蜀

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　　吳昌裔

一蜀兵舊以十萬爲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興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塡僅及八萬己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前年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虜騎深入則赤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韃裝束而摽掠於民財有爲虜向導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蠹壞已非一日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

能軍也嗚呼國家百年竭蜀膏血以養兵今也不能爲國禦寇而反資敵爲寇非所謂困民力以養亂耶竊觀昔之帥蜀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總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河中軍來高駢以天平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將莫不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者又皆習爲兇悍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竊惟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

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既以
命後之事而命重矣欲乞參稽典故於江淮荊鄂撥
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撫節制則成聲勢動勝氣
鼎張遺民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恃以無恐矣諸軍
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陸梁矣此最救蜀第一
議欲乞睿斷施行

論經理全蜀　　　牟子才

理宗時起居舍人兼侍講牟子才上

臣聞蜀猶一大棊枰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
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着亡形具而無急着以

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相爲存亡者也蜀亡吳
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具其可坐視無一着以活
之乎且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
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
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今爲敵所據則亡
形成而人搏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劍而外東西川在
馬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遡文龍二州東則
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梏柘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爲九
州之險司馬光以爲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
今爲汪　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心寒矣夫有垂亡之
形而未至於遽亡有欲絕之勢而未至於遽絕萬一
遇急着焉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爲也安可以爲
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歟然當審觀時機斟量局勢
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本曲端
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滿以十萬人爲額休
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
數狹沙汰爲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節減七萬人
通忠義之數猶爲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
餘無幾今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
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

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
所管慶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
劍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illegible]人瀘帥司之
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上有二千餘人得
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
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
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
歸大閫商賈百貨盡籠於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
一兵以補舊額眞可痛恨往事已矣失今不圖闕短
呈露愈見衰颯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爲當

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爲□進屯之備且慰安田楊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爲若憚勞惜費慮不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莫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劍閬巴蓬次邊惟渠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議者謂莫若與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法照逐戶稅籍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爲兵却與盡蠲輸或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爲一甲五甲爲一隊五隊置一

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於逐郡城中就令守禦不測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遇守戍則始與支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而緩急有制敵之用如閬米倉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侵不循常道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宅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蓬一屯向渠廣以爲當起六郡已籍之民聚爲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爲若遲疑不發敵復重尋舊路會兵於此不惟六郡生靈俱層而爲蜀之大

計轉見繆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三曰壯分屯之勢敵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南臣已創議欲調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蓋欲阻其越險之謀也今敵又城利則劍閬乃其切鄰豈可畧無蔽障哉議者以劍門天險實爲戶樞昔守三關無所事此今既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戍之兵併三小屯之卒令及萬人阻關爲固而遴選智勇之將中出軍實而訓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獲一堡形勢雖斗險然規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踏逐一險要去處大

爲城築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戎之屯益以新募之卒令及萬人阻山爲固而遴選驍騎之將晝夜閱習以遏敵騎出葭萌之衝兵法又云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不敢過今若依數招募創爲東西二屯以相犄角如連栖之雞彼觸則此應如常山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騎進不得抵巇於前退不能襲擊於後蜀尚可爲若以無兵爲解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軍[illegible]進艱[illegible]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升糧以

備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疇若種麥以待其熟而漕以小舟豈憂乏糧議者以爲當及糧道未通之時與二麥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困其事力絕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撓之守劍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爲攻刼之圖乘其機而行掩襲之計使取糧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爲我鎡基如此蜀尚可爲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劍閣之間鈔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皆殺以逞威逃難之民値者輒死父母妻子駢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伏得免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孑遺之民生意一髮況十許年來田畝之利盡歸軍屯而科糴軍需之苦反甚於有田時也鹽酒之利併歸制司而過數增榷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番貨彰明烏附施黔板木盡入私橐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庇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殺之令甫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

邪苟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百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絕雖間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閭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至規撫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倍及中者賞之視舊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未墾田疇給以牛犁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科糴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鴈復安於中澤逃潜之魚復止於深淵喘息小定必能爲國耕種爲國輸利爲國貿易相與效死弗去則蜀尚可爲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殲遺黎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鎭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得人焉而守則金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關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奸此計若遂守將爲其所得軍民爲其所居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議者謂關表土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爲吾用

然後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令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專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愛惜人家自爲謀計必能盡其死力相與固守一舉兩利此爲至謀若棄而不用敵騎𨔶岌必行重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絶矣臣區區愚忠去秋直前嘗於貼黄力言韓宣雖守夔張實雖守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當在上流又謂利閬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施行其

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城已就矣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已猶欲於搴枰未定之時進此急着以活囊譔若猶以臣言爲迂遠而欲專倚仗於夔門一城以爲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唇亡齒亦寒矣況夔之上流褰裳可涉之處不一而足萬有一踏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憤雖力弱才腐不能備戎行致死命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胸臆比因進講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邊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雖廣問廣答言其大槩然積蘊未盡謹效[illegible][illegible]之悲徧采蜀人之論條爲六策以復清問陛下[illegible]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

荊川先　右編卷二十二終

卷二十三

鎮三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三

論靈州　張齊賢

宋眞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上

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刼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況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讐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二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來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假許蕃漢兵獲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仍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見利爭進令靈州軍民不趨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敎諭彼必向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禀命沿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収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耻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

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耻用兇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山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内推為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示羈縻則一懐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似失權宜

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兇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頋惟靈州還同弃獸外則虞寇戎之逼内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潜俟間隙伏望明諭邊將内備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咸平四年八月李繼遷遣使將來貢馬然寇擾邊部益甚上以邊臣玩寇朔方餽餉愈艱命齊賢為涇原儀渭汾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仰日馳騎而往九月繼遷陷清遠十月齊賢使還上此奏時為兵部尚書

遷賊李繼遷也

論進兵解靈州之危　張齊賢

真宗咸平四年朝議欲棄靈州上出手札詢於齊賢上奏

臣伏見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種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覩此作為志實非小況靈州自遷賊為逆以來危困殊甚五鎮連陷奸威益張道路阻難音耗迨絕當城鎮堅全之日積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剏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岡輒自焚燒兵勢人心傷沮

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甚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援少發兵則復虞邀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粮與其應援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勝復全匪惟擒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殺蕃民示弱稔奸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邊兒屯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渭鎮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戶從東亦擇穩便處入界若嚴

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還取來援助彼則分兵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遁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立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栽候平寧却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

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劉平

仁宗寶元二年鄜延環慶路副都部署劉平上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

長策於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移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粮遠近騷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潜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厮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為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厮囉通和約契丹相為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

唃厮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轉徙粮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厮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遏元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鬭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

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
限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
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徃
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
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
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
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
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
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
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

遵守

論城水洛利害

仁宗慶曆二年上　　尹洙

臣本路將佐前見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曾未逾
年復此興建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廣臣且
置而不論所慮者既城之後為害滋大耳臣竊較計
利害為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昊擾邊王
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
然大槩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
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為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
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
動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便益多
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為害一也山外
諸城本無稅藉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
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单弱之民
寢以愁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
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儻復發兵援送則所費
彌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為
害二也且朝廷命將出師勞敝天下禦之不能勝緩
之不能伏為我之寇讐者賊昊而已西蕃種類與國

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擴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
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於賊昊內實樹怨
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羌夷之為患多矣今西
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讐怨不相伏屬
如一旦破讐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深者必先被
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
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於疆埸侵寇之
患是更生一昊也所謂為國生事而無損於寇讐此
為害三也賊昊前寇山外獨黨留麻氊部落種類附
虜為虐不聞水洛種族藉勢為邊患也今則通賂於

虜事巳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爲援爲之
鄉導當時少出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敗之
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爲四害也然
建謀者必以通秦渭之救兵爲國家之利此又失之
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水洛
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
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於虜較勝負者哉臣
以此知水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
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
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

聞拓地廣塞轉餉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聞
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兆禍階也臣識慮淺近
然在邊累歲耳剽目睹事頗習熟又幸得以諫名官
豈容嘿嘿無所開陳伏望聖慈博詢衆謀愼重茲役
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乞韓琦兼領大帥鎭秦州　余靖

仁宗慶曆二年集賢校理余靖上

臣准五月七日詔勅節文今後三館臣寮如有邊防
要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巳降
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管韓琦范仲淹
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
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
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虜伏中
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
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
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
以成長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
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
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
者秦州耳賊所以盤旋未敢攻秦州者三馬邈川尚

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
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爲賊所侵漸巳挫折一
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
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
至豈肯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
秦州招懷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
擇材勇以爲鬬將庶幾全倚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
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爲朝廷憂
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
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

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文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節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

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崛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耳侯鼎鑊

議陝西守策　范仲淹

仁宗慶曆五年仲淹為參知政事上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

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攜家居於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號精強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

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赴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岅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决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禦之要也

論陝西重鎮　鄭獬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恩冀州河決水災又河北州軍地大震自秋距冬至有聲如雷殷時不止翰林院學士鄭獬上

臣竊見去歲自京師而南至於海隅地皆震今歲自京師而北至於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悉摧仆長河決溢灌深冀間茲豈細故哉地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有所聲而不爲虛應考之古而驗於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竇太后由房闥而制天下今二宮非竇氏之比則不爲宮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拆裂壞城郭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今內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爲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桓溫跋扈顯朝今大臣非王敦桓溫之比則不爲執政者發也是數者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二震而武溪蠻反晉成帝時豫州震而蘇峻亂近者仁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就穀此惟煩朝廷戒救所在務爲存恤不令餓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自城綏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餉縑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轉芻糧雜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百萬縑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槩

可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於內民財屈於外怨黷並起姦人揺之其將柰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暴粮畜牧必未能久駐殆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師既發粮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畢時則又來使我犇走爲備之不暇此正墮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不爲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數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

本朝自藝祖平定四方以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爲治今之難難於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於五代之末四方之強諸侯已沒其立者皆孱予弱孫勢與數俱窮故太祖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去草管然易於力也至於真宗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其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日過已盛之時萬事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爲力而甚於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爽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慎哉如羌人引衆而遁則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涵養生靈使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日有震搖亦不能以勝我矣

論納橫山非便　　司馬光

英宗治平四年御史中丞司馬光上

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逾葱嶺誅大宛絕沙漠擒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趙諒祚部將輕泥懷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尚慮語言疎畧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

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畧賜省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鬭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

浙若拾地芥加以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皆叛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淸遠軍爲虜所抄掠及經沙磧饑渴死者十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眞宗即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眞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於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

賦以供邊役關中饑渴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藉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御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切誘我民以益其衆猶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

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蠚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役費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狠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場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嚬側自稱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

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遣臣與之謀
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郵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
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詠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
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
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
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
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
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
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
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

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
雖其自言權勢之强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
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
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
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
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駈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
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
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
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
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空山過

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
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
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覇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
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
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
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
小有水旱阽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
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

怨戾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
不進遇鄉邑小盗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
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不知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
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强梁之虜
巢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
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
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
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

以練士卒修整戎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使百職既
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
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
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
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
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遂城晝閉朝廷
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
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
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
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

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
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
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
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
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
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
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先是六月知青澗城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攜貳橫山首尾嵬名山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朝廷早令向化陝西轉運使兵叛之時高遵裕使夏州還亦言招納之利上召經略司機宜文字張穆之爲薛向所謀遂言諤謀必可成七月詔下諤奏付知延州陸詵及向諤參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保兩界不耕地詔使高遵裕宣密旨欲諤依詵等所上策未嘗許其發兵深入諤時遂遣謀者與名山約日會綏城不復告詵十月諤悉發所部兵與折繼世會守保寨塞庚中諤入綏州遂興版築壬戍繼世入銀州嵬名山謀其族帳悉降詵聞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與詵向發兵詔具奏云實遣諤爲此綏州既城議者以爲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諤謂此扼三大川口虜入號曰李王心古曰上郡言其地形高下示詔郡也不可棄共米勢大樂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朝廷後用韓琦議乃存綏州也

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　孫覺

哲宗元祐元年右諫議大夫孫覺上

臣竊聞熙河困敝陝西以及天下幾十五餘年矣臣
聞其歲費數百萬略以十年計之爲四千萬以朝廷
本爲熙河舉西師不能斷羌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

而包賀蘭前日大衆西師不得羌人一級而坐費數
百萬於黠羌兵馬馱乘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
山邊人至今爲國寒心自朝廷開熙河以來負罪官
吏無賴遊客冒名入仕與擁高貲爲富人者不知其
幾百家矣吮啜生靈之膏血以肥沃無賴之人何歟
臣恐昔聞祖宗時河西折氏畀之最爲得策今天下
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孫相繼皆忠順勁勇
爲國捍守此實措置得其道也今熙河之地使帥守
得人爲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
或兩人漸爲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倚者付之許

朝廷不愛官爵以寵之但爲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
如析氏可也其他經營久遠之策容臣察必有能
爲朝廷謀者

論建西夏六寨

哲宗元祐元年上　司馬光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
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
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
寨此蓋上以藉口用爲己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討
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

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
也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輸運之累無拓土闢境之
實此衆人所共知也三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
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
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
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
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
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
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
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

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
臣服如故其志無他止爲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
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
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
疆埸土地而已其後乃云兵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
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前首尾已自
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
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
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怒
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

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
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
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
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
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爲邊患
三者久自絕於王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
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
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
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

既不能相絶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竭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衆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讐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而忽之術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漢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叛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脩之禮嘉其吊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已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徹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猶似有名繫夷狄者不一而足使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畧司遽稱熙河蘭會路當是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熙河岷蘭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彼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

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弃之此中國之耻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耻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曩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

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罪借使虜有一言
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
爲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
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
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
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
貿易其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
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
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
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

右編　八　卷七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七　四百六　李光

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
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
欲懷音革面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
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
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
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
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
得倨慢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
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
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國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

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勑邊吏嚴禁私市俟其
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
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
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翫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
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
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
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
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
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
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

右編　八　卷七十二　二十三　二十八　三百六　李光

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
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
人家財克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
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
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畧使下令
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
皆遷淮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
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
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
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

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元祐元年二月上初不暫出界人款塞請還侵疆不許至是臣寮多言還地者其說皆自光發之時為門下侍郎)

論蘭州等地狀

哲宗時左司諫蘇轍上　　蘇轍

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雖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敢最實其事

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發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任於争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開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

宋只守蘭西北得用耳

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
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
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
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使地惜而不與負不
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
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算之
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
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
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
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也戊日益

飛輓不繼敗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
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
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
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
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
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
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
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
鳳為境脩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
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

也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踊貴見今守而
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
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
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
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
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
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
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
惡歸其侵地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
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

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未必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
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
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
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
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
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
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脩守備寇至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
謹采眾議以三事參校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

以輙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月暈圍昴畢論湟州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任伯雨

臣先曾論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預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適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昴畢謹按漢志曰昴畢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

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憂陛下欲陛下畏懼脩省先事爲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爲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爲陛下先論湟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二州唃厮羅地唃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與國在眞宗時繼遷爲寇唃氏之兵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虞唃氏必爲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河陝西之憂者以唃氏爲藩籬也前年因瞎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擄貨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唃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爲所并自此四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益疆國家邊面益廣由成文龍龕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爲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

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瞎養㖷與大小隴拶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罷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蓋不止百倍於存寶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冤憤矣

一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

守之可否兵廣則屈爲國瘠瘵捨可守之邊城不毛
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
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非所欲今日納
欵特以力困耳彼其爲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
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且
關中歲歉米貴已六年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猶五
倍平日不獨糧食增價加以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
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有事無
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
勅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

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并守則財力不支
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罅隙必多罅
隙既多則救應必難萬一寇至虜衆限隔外內睽阻
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爲患故臣願
陛下敕帥臣新舊堡砦何者爲可守何者爲可廢何
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
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
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
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
得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

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承靜以北居民
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
千里蕭條閒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
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邇邊鄙居民流散倉廩
空虛城郭不脩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爲計今朝
廷雖行鬻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上
不耕收穫至寡雖鬻爵入粟勢豈贏餘取之本路無
由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廢內帑之積
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耕嚴敕監司牧

守修器械脩城壘揀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爲無虞常
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常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
此天家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
北界者幽薊之間往往刺之爲軍中國虛實彼固知
矣虜主老病比年轉甚胡雛驁猛性頗好戰狼子野
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趑趄則國家預備
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真宗嘗謂輔
臣設險興功守邊之利苟漸爲之害莫大焉祖宗之
事足以爲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
今日昔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

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年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俾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識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款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

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湟州已因事發怒刺數千人爲兵更乞朝廷審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論取湟州五患　任伯雨

徽宗建中靖國二年右正言任伯雨上

臣伏覩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覩紹聖之初爲益虛財用覩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徙馬覩紹聖之初爲益耗謀臣將帥覩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爲國失信奪貨爲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鄯鄯二州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

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眞宗仁宗繼賞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爲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爲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賁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爲讐則馬一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征族平日與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爲讐

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爲吾腹背之害五患也況開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

論攻關西五路　宋高宗時　吳伸

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爲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爲然及

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於當時固亦可用於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爲喻朴嘗以吳爲大而脆以并爲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撓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攻小而堅者爲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先吳而後并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既然如

是用兵之道不能知此難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於自斃昆陽是矣臣雖疎逖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時正宜輸忠効芹願陳一二況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蒙陛下知遇之深臣曉夕思慮補報之心惟有一死臣軀甚微君捐軀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願自試柰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傾心勞思未嘗不爲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輒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畢賜睿覽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筭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

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於幽人怨於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於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鋤僭逆蓋恐其滋蔓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僞既久形勢已成又況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

當宛請於金人金人以日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於
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觀兩家之弊正用刺
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為
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觀關中之地劉
豫認為巳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
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
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
所謂從易者始也又況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皆
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但守皆不及亮
又如之何萬一不為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

右編　卷之二十三

陛下有也今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
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
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
必臣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强亦來彼弱亦來
蓋强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為自固之
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
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為主
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
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
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
亡曹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不存左車而敗泜
水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
寅固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
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求鈞軸出總師律下士
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懸遠臣竊意
其無他欲愈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懼之勢不知
進見一人聞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
則斥之可也謝絕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
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皆一時遇之得非懲於

右編　卷之二十三

羹者吹齏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本朝縱張元而元昊
叛留姚嗣宗而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隅
安危見於張姚匹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
可忽哉臣嘗訂此理不特為張浚惜亦將為陛下惜
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劉豫僭號於中原
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
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
不能盡為我用況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昨
見[illegible]克為宰相順沓遂帥大邪襲君虛以校尉投虜

立作郎曹自可誅夷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
臣每念之未曉其義況夫捨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
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龔構虛之徒也既
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
聞之劉豫聲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二五人共
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
當盡歸我寨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
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
也臣又見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
自任太專待人太薄猜忌太過凡間幕府從事者非

親則舊皆闒茸備員會聚之日不過敘寒溫問安否
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
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已者又安能策得失之
討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
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
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若自以爲不及則下士
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箴規其失重以前
年春間衆謗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
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
轍有誤國事臣又安得不爲陛下詳言之況臣紹興

甲寅曾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
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
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
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
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固責之一新矣臣憂國之心不
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
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
臣言一至於此尚何譊譊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
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尤
當先於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

誓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爲死讎萬一國家
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於
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沽名釣譽良
爲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
下事偽事眞略無甚大利害況前有馮道歷四姓而
不替之鑒伏望陛下痛加察焉不惟臣一身之幸亦
將爲廟社久長之計也干冒旒扆臣無任俯伏待罪
之至臣仲昧死再拜

論伐河東　范質

宋太祖乾德元年侍中平章事范質上

臣氣疾發動近將兩月不離天顏舉戀聖慈深負憂
責臣今有芻蕘上聞冒瀆聽內懼僭越北伏罪譴後來
臣雖疾病任假便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以
來顯然外議皆云必行尚無改易臣切料河東劉鈞
自潞州奔敗之後乃點集遣人軍河潛仰川困蹙兼
肘腋之間自有纖變契丹倒弱不能救助縱與君到
城下攻取少時必是成功然須十分之中七八分則
料其必取二三分料其未得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
月聞在賊城下料草不接即須抽退雖無損軍勢且
虛賊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少力近聞般運

右編　卷之二十三

糧草纔第一轉所在鄉村甚有逃戶蓋是晉絳蒲陝
汝洛懷孟及沿山諸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
下今年令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
為辦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數陳又聞所般運
糧草日至潞府晉州將來大駕到河東城下三五十
萬糧草潞府晉州存貯無多不知更差何人津置此
事須措置衷請陛下仔細勘算軍馬糧草準備之數
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要
官之處即日並未有帥皆是儒士懦弱權輕力小
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虞若
是兵戈稍動烽煙未弭之間須憂兇豪不逞之徒生
心冀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繫道理遇便即發覬覦
如聞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怎得安心中間世宗
親征河東之時近幾小小兵士亦有姦謀者賴尉氏
兵馬監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願陛下稍用宸
衷臣竊見河東物力軍勢百倍不及大朝窮困危迫
日憂亡滅乃是本分朝廷強盛軍馬天下無敵北至
燕東至海南至五嶺西至隴右百六七十州之地無
不懾服陛下即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
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為河東六七州險

右編　卷之二十三

阻窮困之地虛躁聖懷更俟三二年時歲稍熟收拾
糧草諸事有備賊界漸困此時動未為遲晚臣竊料
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覇盛且劉崇
乘世宗即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南來一戰
大敗將校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
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下才登太行立
平寇賊劉鈞惶怯奔走不暇拋棄兵刃甚於高平此
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昭然可知伊日尸居餘氣
苟延歲月之命必無與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為
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以社稷為重端坐鎮靜不極

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動繫安危苟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詳察

請班伐河東師　李光贊

太祖開寶二年帝親征太原夜半傳呼壁外劉繼元降帝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詐可中夜輕出帝勑銜之果謀者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

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結怨黔黎況天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由父命奪我以時則必有非常之災陛下豈不畏天

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近日歸命之國閒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其心踴躍各有覬覦傳曰隣之厚君之薄也豈若間鑾浚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勞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况時屬炎蒸候當苦雨儻或河津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遲恐勞宸慮

河北守禦策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滄定鎮冀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滄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萬定五萬滄瀛鎮各三萬冀二萬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萬雄霸莫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增十萬人則戰

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頭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逗誘衝陷掩襲臣雖愚未信虜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敗則左救縱失則橫援豈更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

必須廣爲經度其間歲有盜賊誅之不獲或寇至益
兵食常不足則暴斂橫取而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
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險無
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踵之頗久至
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
雖强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釁已兆向去
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輒得養
兵二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外屯駐駐泊就糧諸
軍悉分屯於河南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
富實不營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

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誅斂
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沛然
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發倉支移
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以實之分屯近邊兵馬每二
歲一代亦足以寬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擇一焉或兼
用亦善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殫竭一旦用武
又重加斂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讎何暇禦
外寇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邊率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山
過易州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
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出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
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
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薄然可以爲虜騎歸路遂
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
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或窮冬冰堅
或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爲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
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泥姑海口西
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爲險可以
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古塘水之阻虜
騎可以平入虜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但用臣上

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
以轉禍爲福逞志泄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
由廣信西來虜騎初入境沿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
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入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
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虛而不與
戰虜必分兵來禦已而令鎮定互開壁復不與戰虜
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
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趨平州入寇家戶咫
尺燕薊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又出精兵直抵燕
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入則

莫之爲討矣燕地旣亂凡冠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
所牽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
及鎭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兵過山
後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
之地振數郡陷兵之俗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
無遺策矣旣以兵守四關口外唯西山後有新開父
牛鐵脚猪窠三口虜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峻
狹不容車馬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
兵馬縱虜入冠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未
欲盡舉復燕之策卽請寇入之後頓重兵於西山下

虜騎有所掠而東出亾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
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勢旣
屈與物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爲匈
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爲主往
往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
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困民萬一入冠我沿邊土
人甚有豪傑勿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爲官軍
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各等郡爲華人欸亦幸矣臣
切壯之慰謝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邊豪之

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爲異日之外用自後不輟尋訪
所得邊豪頗多將來虜若冠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
令自率鄉戶各成一隊或爲鄉導或爲內應或破陣
或攻城大可以爲王師之助矣其始欲則質其家其
成功則厚其賞臣不患其譎而反爲害也
一鎭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
德已前不甚迹熟盡溪澗峻狹林木掩過故虜罕由
玆路而入雖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
丹自山後斷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
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

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
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旁擊鎭定橫行河
朔牽制王師以解救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緣邊已
曾探報聞於朝廷今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冠我必
以重師禦其鋒若有西山別衆出于鎭定橫行背擊
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能
幹而謹密者除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
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一和深二城舊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
甚脩葺切聞契丹今復入冠知吾重兵屯鎭定不肯

南面直走幾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壘當廣而高之以防攻過又曰虜既憚鎮定而忽祁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替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俟其變則易爲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路或雖可入

寇第取定襄等路爲掎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爲防或剏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爲經度素有隄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二策總一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河朔往回十餘次詢諸緣邊士兵幷當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及到虜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於載籍質於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責之意即非臣任胷臆罔聖聽惟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巳狥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畏事養病而藥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退脩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勾踐脫會稽厲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是故陳王答書悖慢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扈難制而裴度誓不兩全終之隋滅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所爲各得其道無不建功立業聲流後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凶醜

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復讐雪恥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虜勢方强盛可以爲寇而輙肯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爲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燃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彊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以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死所少紓國難願解臣密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料或可稍寬陛

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幸

論不可割三鎮與金　晁説之

欽宗靖康元年上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絶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

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之或有天子坐廣内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爲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乎昔僕役高麗臣事奚丹者遂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不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遂覩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眷曾祖宗慤實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内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甲寅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惟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新改大褒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古之衰世暗君乃有詆誚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内外

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凶暴徒以貲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狀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下和之玉再刖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封豕適遁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數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

無慮一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爲府而未幾乃
目中國棄之爲新邊也耶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
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
乎誰爲陛下而爲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
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
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
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
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
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
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請

專以割地爲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
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
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
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爲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
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
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
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
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
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
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堅之秦拓跋之魏朱氏

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
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
齊彊於宇文氏嶠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
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
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鎭之重於河
北者不必繁引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
得而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
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
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出師之日門壘齊北爲我
有宋驅除曉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

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
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
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鎭中盧龍也六國之燕
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鎭中盧龍亦最弱朱滔
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鎭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
堅忍奇倔藏禍心畜凶謀前有太子丹荊軻之風後
有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
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
魏博鎭冀之上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
丹之叛臣女眞小醜者嘗之鼎凡得幽薊則潞窺壞

得三關則遊騏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
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
以千人之單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
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
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
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
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
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鎭定入京師絏晉帝而北其在
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儻如
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眞宗皇帝爲澶淵之役

矣高陽關之勝敗關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
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
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堅高自昔
有指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
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
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鎭孰爲勤王之
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
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鎭定攻中山然
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
[illegible]矣惟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

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於中山彼契丹遂
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爲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
師中山堅壁寧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敗於高陽
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眞宗皇帝華輅親征
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
遠邇愚智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華輅
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眞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衆
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泚知眞宗聖意
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
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

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
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
萬畜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塡
吾洪流而代吾灑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
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眞
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眞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於
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朗契丹之歸
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
山之形勢其何如哉惟我祖宗爲能用中山之形勢
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

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
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
太宗特每歲防秋之兵合帥聚於定州鎮宗躬置禦
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為
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講明祖宗之制務
果則中山爲多蓄兵則中山爲重命帥則得韓琦焉
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
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爲
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
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

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鞞之所及一日削
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論
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
郭無爲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耆戰不怯死其民樂
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
以革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
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與李氏之唐而李氏
所以爲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
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
與之也高氏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

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
號爲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羌
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爲成周之盛衰者
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爲鎮可輕畀付哉重以太宗
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
首詢之張暉暉曰戰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爲謀繼詢
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爲援未
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
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
破北虜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離巢

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
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
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潘
美郭進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繼
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棄其城郭將貽萬世之
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
而棄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
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
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
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

令鎭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爲三鎭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鎭矣今又幷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矣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遽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過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

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埶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鎭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愼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鎭於一嚬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爲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敬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絕遐陬殭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

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問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眞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眞國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眞遂亦自全於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眞方役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見隣侵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已遂欲陵梁於中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

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眞之過遂詔還女眞之使不知今日女眞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何如哉議者曰奈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寇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賜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淸明之時天以小醜驚懼陛下增脩盛德巖廊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鎭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疏遠小臣必待百

此後却以高宗止前以句成為法耳又有不然者句成無父母之問焉

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民爲興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

路温舒嘗爲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温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稱文

帝者實爲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天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又果如何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

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尊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蛙游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中則張讓段珪曹節輩兇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閹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

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跡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亦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庸愚不顧國家竊以將稱而無補也昔者賈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患也况籍慟哭於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爲陛下言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一衆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助之吉無不利此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

休命如其惡者不過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以純粹精而天下何難於爲治哉

論要害三鎮　楊時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

臣切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厥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切慮無有紀極破人名城殺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其背盟之罪未施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廷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

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恐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切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躡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

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解
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切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
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
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
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
則天下幸甚

乞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司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
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雖

右編　大　卷之二千十三　宋九　二百八十

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
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
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
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
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
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
入重地我之守禦因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
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
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
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眞定及沿邊諸郡

既以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
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
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
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
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
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
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割地而和可
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
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
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

右編　八　卷之二千十三　宋十　四百〇七

靖康末所失者眞定懷衞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
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
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
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
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
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衞濬三郡以扼吾
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
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
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眞定可圖而中山之圍
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

悉識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
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
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
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
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
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
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
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
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
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

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
理之必至也儻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
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
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
乞天下不勝幸甚

請備禦河東河北沿河江淮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
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
狼盜賊也曾不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
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
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
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
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懈怠夫金人既已得其所
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位號其
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
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爲臣民之
所推故留此以爲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諺曰鞭
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
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

及者留數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
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
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
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
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
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
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
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
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
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

[illegible]

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陜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矣惟陛下熟計而幸察

乞沿河江淮置帥府要郡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

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賫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寖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恭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仰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肯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鄰路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

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横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萊州 登州 密州

次要郡 沂州 濰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濟南府　濮州　興化府
次要郡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河南府　潁昌府　要郡河陽府　蔡州　新川府　汝州
京西南路
帥府鄧州　襄陽府　要郡唐州　隨州
次要郡金州　房州　均州　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永興軍　要郡陝州　華州　虢州
次要郡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揚州　要郡宿州　楚州
次要郡泗州　海州　真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廬州　要郡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舒州　黃州　濠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江寧府　要郡宣州　江州
次要郡饒州　池州　信州　太平州

江南西路
帥府洪州　幽燕未下　虔州　袁州
次要郡吉州　筠州　撫州
荊湖南路
帥府潭州　要郡衡州
次要郡永州　道州
荊湖北路
帥府荊南府　要郡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澧州　復州　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杭州　要郡鎮江府　潤州　平江府　常州
次要郡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越州　要郡明州
次要郡溫州　台州　處州

論幽燕未下當先固根本　張齊賢

宋太宗時上

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毎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

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由山後轉般以授河東
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
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
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
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
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
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用
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
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
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

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
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
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
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
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
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
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
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
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
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

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袵而至矣陛下愛民利
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謂多以纖微之利赴下之
術使苦瘠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於
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
於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
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
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
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
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
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

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太平興國
五年十二月上時爲左拾遺直史館

請班取幽州師　趙普

太宗雍熙三年武勝軍節度使趙普奏

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
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
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剋復俄及炎蒸飛芻輓
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
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機在念百姓爲
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于平取浙右力收河東垂

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因游成歸於掌握十年
將致於雍熙唯彼蒋戎豈吾敵對蓋遷徙烏樂自古
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
水草皆以鳥獸畜之此際官家何消卅意必是有人
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
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頻有千金之費
以此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
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由聞於經史其
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常
爲大訓歷代賢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
右編　卷之三十三
樂嚴安輩所上書及唐明皇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
事可以坐鎮患害立致昇平唯慮至尊未能留意醫
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爲今
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輙
思抄錄專具奏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伏念臣謬以
庸材叨居顯位幸偶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
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羣萃而登極品只是遭逢
恩私何啻於豚魚報尚不知於犬馬粗懷性識常積
兢皇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
又不能效命軍前唯有微誠昔常上奏今者伏自朝

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嗚呼萬之生靈咸當禁運致
數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爲鵰鼠而發機持明
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
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全未見於便宜可重
興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書所謂事苦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
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若或遲晚恐失機
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七月切慮内地先困邊廷早
涼北狄弓勁馬肥漸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候指平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輙陳狂
瞽抑有其由竊以臣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
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聽
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
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
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夾以來王料契
丹而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費糧買刀有道之事易
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期弔伐是爲萬全臣又竊料陛
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失防微大
凡小人難保始終但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

不實言盡解欺君[illegible]行之則姦邪爲利失之
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
算俱是狂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緣不
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
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良盡力共
畏三千之法同歷八百之基臣此特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
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
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圖報
投荒棄市甘當此月之誅竊祿爲安不造來生之業

唯祈明聖特賜詧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條奏冒犯
旒冕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
營之至

一臣以濫守藩方切知稼穡見當州界承前多是荒
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
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
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
至雇人般糧每斗雇召之脊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
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
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緡所以與

柔責牛十斛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
者仍加苦訪倘赴旋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二十餘
日近知內才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遣迴軍糧未
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既莫旁其眞虛又
難行於考覈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詞多般稱彼契
丹圍却軍都兼被劫却糧草及令尋覓皆却隱藏蓋
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嚴
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
其住滯必有艱難伏望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
費糧儲[illegible]行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

役決定[illegible]移假令救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忽
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
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殊不知
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躔臨外處不可征討
若彼能同衆意繼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
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
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憲臺無有勢之人而况
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曆算須預定於吉凶
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懲誡何戒後來
一臣竊入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從級三班前朝百

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幾奉委差便思僥倖難詢利害各避嫌疑而況毀譽生心貪求恣意狀同誑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當實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賓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閑事必料曾使沿邊相度往彼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較比並見直虛乞誅罰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

一唯有內外不同與發一則我無關志一則彼有讐

卷之三百二十三　八十三 三百二十二 刘洲

右編

心而況戮其懷貪獸之情恃胡馬之力乘茲怨捨郎慮追奔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退宜睿謀但令硬弓長槍周施禦捍前歌後舞小作程途儻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遠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臣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施行天下幸甚

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常之幸其餘際會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與至末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唯懷竭節輸忠以至變家爲國懃懃德望有以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潛地陛下纂承之日將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而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恐一朝之忿常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目民愁未定戰勢方摧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承至尊乞明驗於姦人情不容於首惡臣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避詞繁冒犯宸嚴不勝戰越

右編

卷之三十三　八十四 三百九十九 刘洲

敘燕　宋仁宗時上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莫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

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鋭專力於虜不能撰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顧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於爭地掎角以疑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臣若亡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

委大柄不疑二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戰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誅共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

徼幸於一戰庸非取哉兵久弭士大夫諱聖謂百世不復用兵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荊川先生右編二十三卷終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四

夷一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一

論高麗　劉仁軌

唐高宗顯慶五年方州刺史劉仁軌上

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道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財參逐官府者東西

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惟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聞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

際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勑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内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逐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毎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内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

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軌浮海西還

論高麗買書利害　蘇軾

宋哲宗元祐八年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上

臣伏見高麗人使毎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館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饋遺外了無

韓公余同此處

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倍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

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饋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盡一處置綠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内創立許船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

務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
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
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
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
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
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與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
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
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
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
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

臣以爲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
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
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
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
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
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
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榷場之法亦可廢兼
竊聞昔年高麗使乞示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

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
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
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
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
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爲無
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
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惟
狥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
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
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貼黃

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
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産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
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
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
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
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
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
鄭衛曲子諸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
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

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誥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荅之風迅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恐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內陪臣猶知避禀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待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乞裁抑高麗人使　　蘇　轍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蘇轍上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

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

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幾比二虜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并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如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諫伐閩越　　淮南王安

漢武帝建元元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又爲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朱允經之文不可援補）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疲夷狄之意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應深谷篁竹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淮南厲王伐越與今伐越分作兩處用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謕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
言越人入寇之難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於界中積
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後說前意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甲以誅死（此段說用兵不如遣使）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絶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又說用兵之害不止于不能破越而已）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
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
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厮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
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
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
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
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

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
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
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
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
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論征安南五事　張方平

仁宗時知諫院張方平上

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蓋交阯氣俗與諸蠻

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阯自國
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
藩鎭遺風故其勢易爲翻動切聞乾德尚幼諸酋共
事而主三人今年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
夷不義唯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其三郡分
授三酋各爲主領被之吿命使違蠻中事縱不行必
生猜二以至他日其勢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舉
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
能用之間之術神妙之道也唯時會之難得今實得
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爲上策

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爲郡縣後
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王因[illegible]別爲國歷江南
六朝嘗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illegible]復至唐
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爲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至晉
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爲林邑素無土田貪日
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卽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
不去唐末亦是爲蠻獠擾亂以陷交州爲中國患今
揣能害交阯者爲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
本共象州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
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

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
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
重利必自爲力亦伐國一奇也
切見南安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
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開約取七月到本
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
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
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作亂狄青破之開在邕
州西北適近山陂地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
馬軍之力爲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

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卽
糜爛矣今交阯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
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勁
騎有到京師猶謂不服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
霧沮洳之中巉巖險惡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
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戎虜
雖時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
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
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
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戰馬甚不易得蓋

心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騎兵願各遣還本道使荊湖多募丁壯寬補諸州土軍其將士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下筋力自壯慣行險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不爲動也

伏見南安招討司期留諸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切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使引行

右編　八卷之五十四　十五之四十　缺作

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穀已熟暮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傷損國計軍行兩爲便利

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謹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臧否亦以見羣臣之才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爲無補也

論諸路地震言湖湘蠻猺　張方平

仁宗時上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荊湖川峽山東河北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之後兵難及今適當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推之今日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強之臣測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爲大患故於守禦素爲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

右編　八卷之二十四　十六言全四　作

不可輕忽而又南海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略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度支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致危亂則知事常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饑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

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路等招刺强壯弓手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於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敗告發聞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器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

惟念亂脫乘釁間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定强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傭人充代而其强壯本身並無身力倒各不勁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鹽茶而冒禁黨緣因歉攜窮流民結為盜賊必先此類害之黃巢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過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提神不復畏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黨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猜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强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頻閒民閒猶多當時所教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預防之大略伏望采納施行

請罷五溪之征　劉敞

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上

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辭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郤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五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為子討父得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厲劍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

古者三王之征伐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
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
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祁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
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
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
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
三王之所以務適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
而況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
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征蠻事宜　蘇轍

神宗時論征蠻事宜其四事曰

臣聞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也彼蠻之
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
國而敢爲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
出爲寇患可以入與戰鬬乘其無備因而得逞傳聞
蠻界其崖礬深阻處皆叢林洲不通人行人有操持
器仗者縱不得回轉頃年官象海路略容象行謂之
象路象過蓁復翁集蠻行如鳥獸奔竄山藪間自知
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今叢已失備致寇蠻又悉衆
而歸王師出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
速要之致誅而已不計事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上不可久於瘴鄉驍騎不能
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
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
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用則蜂蟻之衆何足平
若十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今東蠻未
撲滅則來春兵須抽退更闕後舉臣切非之臣識闇
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策亦足以測事宜
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切謂今來出伐兵在

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況淮浙江湖公
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積蓄計置芻糧若令諸軍且
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痡軍量宜役使自
餘浮食一切罔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爲
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
月士飽馬肥蒙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
乏方可圖功

諫征犬戎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
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
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
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

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
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
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
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
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請和戎　魏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曲盡奸人之情）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孔經世之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近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請兵疏　班超

漢章帝建初五年軍司馬班超上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漢安帝元初六年軍司馬班勇上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

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

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

富執僞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征西羌疏　馬融

漢安帝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自効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

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蓺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論置敦煌校尉疏　陳忠

安帝時尚書陳忠上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

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䘏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諭西戎　元稹

唐憲宗元和中左拾遺元稹表奏

臣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思我之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卄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壁異其帥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凶苟謀開縫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實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

右編 卷之三十四

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師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修而屯聚之方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昔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竟於荒陬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由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間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因其塍堰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擾鋤耰櫌之事若此則蒐時之聚食者盡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鼂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郁敘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棋者將劫其棋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絕貢誠之路陛下又嫚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有完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

右編 卷之三十四 三十 三百七十八 林桂

涉秋則犬戎乘釁啓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諫襲吐蕃　陳子昂

唐武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

臣聞亂生必由于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

國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

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貞盜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狥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

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敝生人流亡誠陛下當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値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

論結吐蕃　郭元振

武后時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郭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

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籌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

傒令委之則蕃力益殫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其國統兵專制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衆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

論絕吐蕃諸夷質子　薛登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左補闕薛登諫

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并被獎遇宦戎秩步黌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謀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

論罷討吐蕃疏　杜佑

唐憲宗元和中司徒杜佑上

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北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

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
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
求繇役遂致叛亾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
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強邊
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
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
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論吐谷渾　郭元振

武后聖曆三年拜詔引宜超右豹韜衛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統部落京甘瓜沙等州

時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叛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上言

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
在諸蕃亦不遠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
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旣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馬瘢夷
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
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耶今降虜非
彊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為之制也
當甘肅瓜沙降者卽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
安磧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
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
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　詔可

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翰林學士時上

右欽溦奏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
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
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
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
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且失准擬渾瑊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

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
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彼吐蕃者犬羊
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
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險詐難御特甚
諸夷陛下但與建中已來近事准之則戎心難知固
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
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
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
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嬌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

已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携將帥之心懷光遂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内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剿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易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奸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

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奸謀恐其潛蓄奸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

不却不前外率國家内逼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賄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魂神降之災覩機若膜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征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愚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

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華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
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
遊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
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
之心勸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
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

論不許党項讎復回鶻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上命宰相李德裕草詔令幽州鎭秉秋早平回鶻至是德裕上

右臣等雖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

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
無活處卽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
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懃懇今若
許田牟徇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慮絕
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
邊患取笑四夷況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
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
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
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叛種落
皆安嗢沒斯叛逆而來卽須拒絕可汗旣自失國牙
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嗢沒斯等迫於饑困各
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
與德務雪屈爲党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
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
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
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
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
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鎭然後以武力
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

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
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
擅出詭計妄邀奇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爲
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論嗢沒斯特勒等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三年上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威懷克宣果得
嗢沒斯望闕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
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嗢沒斯特勒及
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各各內賜錦綵銀器其

嗢没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
戸部物充度支速差綱般送仍許不分散部落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請賜嗢没斯槍旗狀　李德裕

右嗢没斯既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
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
兩對器仗并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宜賜如以中使行
速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
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

論嗢没斯家口等狀　李德裕

右嗢没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
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嗢没斯赤誠向闕極力捍
邊請遣宗族盡歸内地非惟絶其顧望足以堅彼歸
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兼與
隨事造土屋其嗢没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即
與别造壯平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
給米三斗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
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驅逐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武宗會昌二年上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
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人馬
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爲施力臣
等思慮量爲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
於本界屯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
未有用處日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水
合後回鶻更有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爲計會
至十月已後寒凍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内
方及事機又緣太原步兵鈍弱素爲河朔所輕兼本
道奏事官孫察孫儔自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
於河朔側近别徵兵滿取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
月内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貲財得早安邊境伏以
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集議蓋以國之大事
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師道長慶中征討
李齐並令集議況聞向外議論不一互有異同若不
一度遍詢羣情終爲閑詞所撓望令公卿集議兩日
内聞奏所冀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

請賜劉沔詔　李德裕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
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爲慎重漸失事

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擾侵且務綏懷今旣
殺傷邊人驅刼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
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旣假以使
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
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未審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
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効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
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
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勑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

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
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
將軍長行取得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
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
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慕義知勸
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勑處分未審

請錄李靖傳示劉沔討襲回鶻狀　李德裕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
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
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
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
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
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
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
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
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
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
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
軍疾進率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
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

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
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
寶相擒之以獻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
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
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
今旣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翦除令盡不得
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從排比兼曬
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聞塞上五百錢買得
一頭牛亦令納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
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採

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問襲卽須且讓仲武不得
爭功如仲武不出詞言悠悠便未有去思卽須及塞草
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
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李德裕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
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鱗府
鄜坊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
豈敢盡爲暴害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
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後加顯

戮便須擒盡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
彼亦無怨臣等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
送且至叱利鎮城下容召酋長諭以國恩問其屯兵
事由有何冤屈既命親王爲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
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旅殘毀城戍焚爇村閭百姓
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背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
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是本族酋長不特是族
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卽且爲容恐待之如初
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誅討他日不得有
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仍望付翰林約

此意撰勑書未審

諭鹽州屯集党項狀　　李德裕

右党項久爲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
之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不自
安更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
往月來漸成邊患望賜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
速令攻討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
破城堡及於叱利鎮屯集者卽且驅出令於平夏放
牧不得更固山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
令邊寨永清商旅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討襲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兼如
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
長於野戰若在磧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
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佗並
不慣習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曾斫營儻令石雄
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二千騎精選步卒以
爲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
如以爲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狀伏望留中不出

回鶻事宜狀　　李德裕

右自劉穬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譏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穬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縁延英論事較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諭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縁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穬已平天下無事唯殘虜未滅常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爲國家了却殘虜成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

報必極優崇料仲武前義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朝廷內無疵孽足得捍邊仲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効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久爲敵國結怨已深雖近方戢兵終須早有經略且令招誘最爲得宜臣謹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四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五

夷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元昊僭命　韓琦

宋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脩輕犯天誅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詒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爲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

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宫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習之僥倖此臣所謂内患也且四夷内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憂内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為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只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為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論斬西夏之使　富弼

宋仁宗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上

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勇悍難制強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差取其籌畫推為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疆暴

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求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即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甚哉戎人心憚而失鬭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遣從境上存至都下資其貿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懇愊意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禍豈然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率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問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召而復遣涅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況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史見隗囂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

命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突厥遣其腹心執矢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百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先戮爾虜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為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

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必邊儒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中府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仁宗慶曆元年仲淹為陝西安撫知延州上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在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靖寨張宗武在政縣寨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令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

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
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
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
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
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及
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
劉平陷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
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
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
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

主曰無戰必勝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勝可也
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
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
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
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
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
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
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赦
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
之意使其不倂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

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
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
至則擊但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
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
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
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
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順與戎人相見於界上
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
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
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

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
帶蕃漢人戶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
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
也

論攻守二策　范仲淹

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
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
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
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

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太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疏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回赴闕

議築城據險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從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實也居者勿遷仍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太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

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並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覬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北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

穩

議分兵迭出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衆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强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駈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順通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

於絶漠之外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出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師疲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剏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論廟筭三事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

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重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

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兵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師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十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剉衂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
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
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
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
須水旱耳外爲賊謀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
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
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
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三術並施則財
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
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

可効故爲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
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
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
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
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
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
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
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
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
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
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
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
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
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
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
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
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
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
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
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
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
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
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
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
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
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
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

共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
襄陽梁津令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通之募
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
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
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
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
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
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
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理入于

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
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
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
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
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
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
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
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
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
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

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
之上尚多是人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
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
過爲代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
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
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理
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
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爭戰而不暇然用棗祗
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
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

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
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爾久廢
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
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
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
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乎

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
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
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
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
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
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

牛之容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
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
也籍而爲兵遂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
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
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
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
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
水路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
三日榷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
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

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
其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
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
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
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
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
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
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
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伍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
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
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
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
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
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
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
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
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
則不爲故大商不如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

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
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
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
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
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
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
以號令召也故所要有司變法利際薄小商以無利
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
貨尚安肯勉趍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
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專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

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
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
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
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
術之上也欲制商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
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
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
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
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
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

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
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
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
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仁宗慶曆元年鄜延路鈐轄知延州張亢上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
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
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
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

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
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之所
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
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
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
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
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
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鬬豈能施勇如賊已退
乃是空勞師徒與賊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
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

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須及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

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困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送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部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禀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臧亢以省費令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剏招撫蕃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兒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

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論仲淹答元昊書

孫沔

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豈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

其相違悖如是又臣寮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一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鬭戰殺害父子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紿其族類必曰我為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為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

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偽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畏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為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無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疑以我不許為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攘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許來之意於邊境之虞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答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危機今大臣果謂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偽為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蘖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廢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讖訖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

為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昊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昊賊即設姦計復答其書偽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賢材不為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昊賊實欲歸款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戴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

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
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
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當日柄臣皆詆其
怯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
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况仲淹以书移賊自是
閫外事宜若昊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
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
削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
大過豈宜輙加其罪諒陛下神機聖斷盡在策中不
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

際必盡公言决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
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富弼

仁宗慶曆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富弼上

臣近者切聞[illegible]賊遣其僞六宅使賀從勉齎書到闕
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昊賊
來書未肯稱臣别圖僞號兼臣昨在西京閒居養疾
切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
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伴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
太過必恐下向難爲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

也臣又切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
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專畏契丹使來貢奉元
昊不敢不從卽不假忽忙可且特重與之商議縱昧
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
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
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應臣又今
日切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旣許人使爲官之稱則
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
事體如何况臣去年兩使北虜所議西事甚是分明
臣前後邀勤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漸

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
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欵不可令別
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
令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欵稱臣况南朝與北朝
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
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别録照對
方見的實向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爲令他
指揮西事初既不避張此名聲今來又却不依舊約
則是虛受前恥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
須是廣爲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illegible]是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許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甘分則是因此致使北虜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不復稱臣漸爲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尊名分犢定異日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三百九十五　本編

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爲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今天下安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唯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衆口紛紜互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虜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纔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四百五十　備

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其間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説如此若使盡集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禆萬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臣夙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伴元昊遣來一行
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
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莭朝廷既不能從
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
少雖云事小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
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
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前必內憂斬戮次
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

右編　八叅之二十五

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
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
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
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
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
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卲良佐昨來往彼僅免侮辱
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爲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驕辭
辯以圖强勝若能先窺其禮以折之亦挫之之一端
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
急問至於臨視伺窺仰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
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不須尊寵來人厚加
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冦是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
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矣

論西賊議和利害　歐陽脩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
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
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
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
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
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

右編　八叅之二十五

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
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
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
臣然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
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冦耳且數年
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
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
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吾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
但得再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

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美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於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游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

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義不沮而善美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上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部懷心寵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竄美凶羅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為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

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竊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竊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聞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

未出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大原後都西洛皆漢人

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梟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

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卻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嘝厮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強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

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
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
之利克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玆五年
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
待其給用既足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
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盡買蕃漢之人依前出入
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猶無蠹害今
既爲强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
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
又此類必所在忿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
可防者三也

論元昊所上誓書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余靖等使契丹楊守素等來到闕邊臣先以西人誓書來上弼上奏

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illegible]一遵朝廷
所約只是疆埸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闕乞與
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爲其恭順
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
備我之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
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絕和約或
大段遲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爲患如故
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
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
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丁度

仁宗慶曆四年度知制誥上疏

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若來大意
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興兵恐深入討伐
之後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北鄰之請堅納西人
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大虜如聞契丹屯兵
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爲
名夫患有遲速事有輕重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
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
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
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
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
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虧甥舅事大之
禮違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
誓詔封册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降詔與
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
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北

論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論契丹請絶元昊貢獻事　余靖

仁宗慶曆四年同脩起居注余靖上

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訖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甚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乗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縁元昊世稱藩臣一旦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

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虜王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伺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乾元節信使回日請于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縁已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此言曁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謀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欵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絶元昊之和逞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唯與元昊絶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欵西戎苟紓歳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虜而絶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爲矛盾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爲外虞堅絶其約使北胡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借尊號改年名不稱

臣不奉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絶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又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于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絶之而遽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擧兵而使我絶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切料北虜因弋獵之勢爲擧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兵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鬬以遂死傷之禍況鄰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

所以兼愛南北豈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釁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僞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求而拒之則似大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貪獸固當聞此而

悛心矣雖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尸後幽州亦遭刼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胡氣陵中國据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為然即詔靖爲回謝契丹使其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款順之故則無煩出師翊延州昨奏元昊以邊場寧素服誓書入界儻不係初約猶可沮還若盡遵示則亦難却也

請早冊元昊　余靖

宋仁宗慶曆四年九月上

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爲虜中徼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變此皆游談之過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徼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爲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自非覬望加以契丹意在

讎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切以元昊天性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和乃肯和耳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爲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請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爲恩契丹無以爲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以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不如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

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鬬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詔從
其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韓琦

仁宗慶曆五年樞密副使韓琦上

臣伏見朝廷巳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
此之時若便爲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
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
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折其鋒
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北虜與之物
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

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
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
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
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
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遷往討伐
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
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趁沙漠中所得者唯
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
興問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爲盟誓且河
北兵驕不練忽隔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
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
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强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
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
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强盛意欲并吞
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
自此交兵未巳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
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
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獘則幽薊靈夏之地一
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
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
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
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
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
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
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
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
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
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

有事宜不得輙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粮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匱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閭里切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費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論西邊可攻四事　歐陽脩

英宗治平二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

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愚庸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唯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倂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

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

而不脩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脩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完脩緝

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不知邊事之謀臣駁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

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庸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

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

也臣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
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
敵得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
粮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
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
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
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
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常先爲出攻之
計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
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

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
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
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
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
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
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
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
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
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番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

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
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爲宜先屈意含容而
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
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粮常具軍行之
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
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
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
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
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畧如此然臣
足未嘗踐邊隴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

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
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說耳

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上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
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
之人熟戶蕃部閒其亡命叛去反與潛交通者已爲
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
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
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

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
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賚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
縱有所荅皆侮慢欺罔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
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
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
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趣抽點內州軍下番兵士
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
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
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切以
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

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
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
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
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
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
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
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
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
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
謀得成切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

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
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
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目前
之暫安不願興特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惋何
戎狄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
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
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
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
及文辭之鄙悪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
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

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
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
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
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
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
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為雖北取幽
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
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答詔問西事　范純仁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純仁之慶州召入其奏
乞賜宣召上殿面陳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遣

中使賫封手詔曉純仁及呂大防令條具備
置守禦純仁上奏

撫復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吊慰祭奠進
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
址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
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
易應援并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
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審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
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
拘以文者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
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

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昺新凡有不便
於民者皆爲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讙呼鼓舞以至
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
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
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
廷待其初來之意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
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爲前來
朝廷拒之大峻却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
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寮使與
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

人之德彼必有所對荅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
願和之意則可令作押伴臣寮意度說與自用兵以
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宜若夏國盡底納
與朝廷聞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
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度量應副彼若
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荅云前來
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
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荅則乞委延州趙
卨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
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

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有居漢
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
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預約日數兩相交還
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
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饋
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
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
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卨諭意不肯換
易及換易之後尚較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
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如此則我直彼曲我

逆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
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
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卨條上不得落賊
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
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
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
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爲萬世之法
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
只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務恐戎人萬一於應
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人回日

必有荅詔便可奬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諭以解仇
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答詔問西事　呂大防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吏部尚書呂大防上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爲夷狄
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朝廷
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
之體不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畧可見
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
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爲報永樂諸將寡謀敗
事使此虜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
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爲美虜之無能爲
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
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非蘭州之城擯斥甚頻雖
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既益堅虜
望亦絕此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
既死而秉常已亡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
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
苟欲覘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
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今

生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
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覘其意足以測其僞矣又詔
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患孤僻不易應援
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收
疆土議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
威眞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
又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況蘭州西
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
昊以來方盜有其地延慶熙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
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

將會州之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為議和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力以供饋臣愚以紅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供饋之費如以為可即乞下臣條析仔細利害又詔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為今日邊計唯擇將帥為先轉運使為次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覩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

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為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為之統帥其次以為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為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論禦戎之要　　范育

哲宗元祐五年知熙州范育上

臣竊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

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為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寨朝廷指揮撥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塞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

已數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
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逼遠之邊面所
處不管數十里而賊兵毋出可至逼遠逼遠受敵則
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替質孤勝如
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
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
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
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
南介山東西境壞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
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況賊兵一出則立至州

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
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
一帶川原廣濶昔花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谷
質孤勝如川僞號御莊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
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
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
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
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
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
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解未有可息

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速而患小蓋吾
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吾邊
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
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國得朝廷既行封爵常與
夏賊伺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
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歲之邊患
今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讎之謀日圖殺易置
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詰其與漢和
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統一大羊
之黨勢必相爲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後

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
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逼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
以禦之則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
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
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
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二賊據吾腹背歲歲
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
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
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況萬有一
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

患可爲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
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深聽無忽臣昨累經畫
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骨再召溫溪
心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丰落族四人鋼
其因首及勾隴逋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族其人戶
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攔
未去自朝廷除結㖞捉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
還又勾界邊廝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揚二酋長憂
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
發欲踵前日簒董氈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

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
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
徒以乙逋始簒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耳使其
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
爲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
賊方且合謀爲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
善爲謀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本路欲與夏
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
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爲之計發
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

策納趙醇忠繼董氈後醇忠既立忠順戴賡因撫諭
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氈繼世人心皆服
唇亂既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
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
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
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
金城之疆錫之則爲朝廷之德不與則不敢爭吾兵
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
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過是矣將見本
路州民有臥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

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
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唯
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
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
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項臣雖述此利害或恐
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
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
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
理早賜處置指揮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文彥博

仁宗時慶曆七年樞密使文彥博上

臣今覩梓州路奏稱瀘州并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曆四年夷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署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在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具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以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

為遂州官吏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至生事臣知益州日監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聞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芀子弟及寧遠兵士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郡兵甲可以討擊蓋蠢尒小醜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與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皆是益州鈐轄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復視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施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為允當

論擒鬼章　蘇軾

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上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

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足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

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
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
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
年衆定迺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
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
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
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旣
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衆自
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

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
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
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
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
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
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
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
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
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
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

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葢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
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
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
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
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
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
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
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旣聞
鬼章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
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

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
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審敕
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
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
君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若詞意未甚屈服
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
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
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
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嵗涇原之人豈吾
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

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
嘗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
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
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
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獲其意者也若謹其利
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
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
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
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
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遍至於
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
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
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
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蘇軾

哲宗元祐四年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
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
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
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
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
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
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
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
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
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
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
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

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
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
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王城自
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
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
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
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
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數年諸
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
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

赴闕宣敕戒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繫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囚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慫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

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貸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寵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殺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

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讐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請勦文州夷　范成大

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

臣伏見西路[illegible]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境當時朝廷[illegible]吝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稍[illegible]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成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備大敵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絕夷人狃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無所顧忌獨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西路文州界內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

年如此官司毎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本
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關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
人初無雄傑酋長爲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爲之用國
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蕞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
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
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讋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
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長筭也臣
已檄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並許自通貿易以
解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菁以
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已行下乘風焚山嚴

兵清野保甲鄉道搗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爲文州
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隔阻臣再三詢究茶
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
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
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
邊防利害之輕重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
朝廷方以備北虜爲急此等癬疥合且姑息臣竊謂
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
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
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謐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
雍有警則此等窺伺侵寇將何所不至臣輒此稱事
實有不敢以苟紓歲月爲心而妄爲西土姑息之
策若萬分有一偶合庸旨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
興州都統制吳挺廣設方畧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
之類臣雖庸愚不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
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寬度外俟邊防安靜不患馬
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之地戰越

右編卷之二十五終